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塘步月 / 沈莹宝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11
(文坛黑马系列丛书)

ISBN 7-5059-4156-4

I. 锦… II. 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182 号

书 名	锦塘步月
作 者	沈莹宝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地 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印 刷 厂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7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156-4/I·66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第一辑 故乡情韵

- | | |
|----|----------|
| 1 | 锦塘步月 |
| 5 | 菱叶渡口 |
| 8 | 东方广场 |
| 11 | 盛泽的电影院 |
| 14 | 旧时的中药店 |
| 16 | 粮店 |
| 18 | 沈万三与盛泽 |
| 21 | 老虎灶 |
| 24 | 柴主人 |
| 27 | 孵混堂 |
| 30 | 远去的叫卖声 |
| 33 | 钉碗 |
| 36 | 盛泽的土话 |
| 38 | 绸都十年唱新歌 |
| 41 | 绸都，我为你自豪 |

第二辑 岁月留痕

- | | |
|----|----------|
| 45 | 读书·买书·写书 |
| 49 | 唱歌 |
| 54 | 看戏去 |
| 57 | 献血 |
| 59 | 父亲 |

- 61 忆母亲
 66 夜，静悄悄……
 69 霜叶
 72 走好，老师
 75 我心中的太平桥小学
 78 我和母校
 82 阿孜医生
 85 张海明——一位跋涉于无声世界的翻译家
 87 小雨中的回忆

第三辑 世俗风情

- 91 苏州话
 94 行礼的演变
 97 正月十五闹元宵
 100 说“柳”
 102 中国的茶道
 105 龙井问茶
 108 中华第一酒
 111 豆腐杂谈
 114 麦芽塌饼
 116 吃面
 119 夜宵
 122 西安的小吃
 125 “片”鸭儿

第四辑 陋室杂谭

- 129 敬畏自然
 132 解读温州
 135 诚信
 137 问道
 140 怪圈
 142 “良心”小议

- 145 来自张家界的启示
148 也说旅游
150 关于女红
153 绸乡老年“打工族”
156 微笑服务
158 从“刮油族”看勤劳致富
160 好你个二楞妈
162 评弹的出路在哪里？

第五辑 履痕处处

- 167 与岷江同行
172 咆哮的黄河
175 猛洞河
178 古镇王村
181 走进边城
187 走马观花访五台
192 九华山道上
194 坐轿的“理论”
197 团泊洼的“秋天”
200 尚湖春色
202 孤山寻梦
205 南浔藏书楼
207 游园
210 老军垦

213 跋

第一辑 故乡情韵

锦塘步月

桃柳成荫拾锦塘，
波桥卧水亦生香。
鸳湖词客留芳躅，
西爽轩中题景忙。

这是八十多年前沈秋凡先生所著《盛湖竹枝词》中的一首，词中提到的拾锦塘、香波桥以及金陵会馆的西爽轩都在盛泽舜湖（西白漾）东南一侧，与目澜洲相伴。清代著名文学家秀水（今嘉兴）朱彝尊（号竹垞，即词中所说鸳湖词客）寓居西爽轩时，因旧题“盛湖八景”大多与当境不合，于是更定为“盛

湖十景”，其中一景为“香波夕照”，即今人所称的“锦塘步月”。

四十年前，这里是故乡盛泽绝妙的一组景观。

舜湖烟波浩渺，是家乡人津津乐道的冶游胜地，而湖之东南历代相继建成的目澜洲、香波桥、拾锦塘以及关帝庙、岳庙、雷尊殿、碧霞行宫、大王殿，借大泽的湖光水色，衬托出盛泽的人文与林园之妙，而其中的金陵会馆（在关帝庙内）、任城会馆（在大王殿）更折射出绸都盛泽丝绸文化的熠熠之辉。

关帝庙，原名关壮缪候祠，祀三国时“义薄云天”的蜀汉大将关羽。关庙殿宇轩昂，古木参天，一派森严的气象，而庙西侧的西爽轩却是处精致优雅的小园景。这里修竹清冷，寒梅吐香，窗明几净，陈设典雅，是香客们的随喜之处，楼上作了金陵会馆的办事处。

关帝庙的山门前，站着一对青石精雕而成的石狮子，高逾2米，神态俨然，其中那头雄狮的屁股上有一条又深又长的裂缝。听父亲说，那是因为雄狮晚上去附近农田里偷吃稻子，被关公发现，挥起青龙偃月刀一刀砍去，在雄狮的屁股上留下了一条耻辱的刀痕。少年时代，我常与伙伴们爬到它身上去打这头不守清规的狮子的屁股。

从关帝庙前的广场向南，是一条曲尺状的石砌长堤，堤之南端连着一座单孔石拱桥，过桥后，堤折向东，与雷尊殿相连。堤旁遍植桃柳，所谓间枝杨柳间枝桃，有杭州西湖苏堤、白堤之妙，故而名曰拾锦塘。

石拱桥下是一湾绿水。清清的水波从浩渺的舜湖款款涌来，穿过桥孔后轻泛涟漪，转而折向北去，绕关帝庙出港又入

舜湖。河内遍植莲藕，每到夏日，河面莲叶田田，映日荷花亭亭玉立，漾起娇羞的笑容，湖面轻风徐来，水波漫开了阵阵清香，于是家乡人都亲切地把这桥叫作香波桥。

香波桥是个登高远眺的佳绝处。每当晴空澄明之时，站立桥头西望，舜湖如一面巨大的银镜，泛起道道金光。遥看天地相接处，洞庭两山如含黛的娥眉隐隐地浮现，舜湖正是遥借了洞庭双峰的美，赢得了“小洞庭”之誉。在香波桥西侧镌刻着一副桥联：“一水斜通菱叶渡（俗名东白漾），双峰遥拱洞庭山”，正好道出了此中的妙处。

春夏之际，香波桥下，拾锦塘上游人如织，赏桃柳之艳容，闻夏荷之清香，戏舜湖之清波，望洞庭之山色，真乃人间之乐事也。难怪清人仲楷在《春日游十锦塘》中说：“积寸新晴水没篙，堤边景物苦相撩，柳腰桃面人如蚁，不羨西湖有六桥。”他连杭州西湖都抛在脑后呢。

然而在我看来，只有在月下才能品出拾锦塘神秘的美色。

月明星稀之夜，约几位同窗好友踱步于拾锦塘上，此时，除了远远传来隐隐的湖上涛声外，只有港湾里的蛙声一片，等我们走近河边时，蛙声突然停息，直到脚步声消失后才又一齐鸣起。我爱这瞬间的静谧，爱在这样的静谧中默默思索。远远的湖面上银光闪烁，莫非是天上的星星一齐坠入湖中。月光下，关、岳二庙显出格外的肃穆，叫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敬畏。香波桥下，像一幅刚刚泼墨画就的墨荷图，淋漓的墨迹还未干透呢。就在这样的月夜，朋友们坐在桥头，呼吸着湖面飘来的潮润空气，漫无边际地谈啊，聊啊，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倾

吐胸中的块垒。啊，这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

锦塘、香波之美更有其特殊的色彩。香波桥东侧有这样一副桥联：“人去横塘曾拾巾(锦)，客来题柱亦生香。”俊男靓女踏青赏春，有意者投巾(锦)于地，以示爱慕，拾巾(锦)人借还巾(锦)道寒暄，这可比西厢之恋浪漫多了。四十年前故乡的恋人们则常常以锦塘步月作为恋情的一幅主要背景，难怪人们要把香波桥叫作情人桥呢。

也许是锦塘、香波的美引起了“左”派先生们莫明其妙的反感(是封建文人吟诗作乐，散布腐朽没落思想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关帝庙、岳庙、碧霞行宫等先后被拆除，随后，香波桥、拾锦塘被夷为平地。从此，锦塘步月只能作为记忆残留在怀旧者的心底。

菱叶渡口

我对菱叶渡的了解，源于一个老人们常说的故事。传说明初奇人刘伯温帮助朱元璋打下江山后，曾遍访天下名山大川。一日，路过盛泽东郊的菱叶渡口，发现这里的风水不同寻常。菱叶渡的四周分别与五条河港相通，此乃五龙取水之势，若不加以毁损，将来必出真龙天子来争朱氏天下，于是，他下令在菱叶渡之北端建庙镇住龙首，免生异端。因为这个故事，幼时我对菱叶渡总是心存敬畏，觉得它是个不寻常的地方。

菱叶渡，俗呼东白漾，在湖边没有建桥的时候，原是一处荒村野渡。明代万历年间，卜梦熊所题“盛湖八景”诗中有“东漾划船”一景：

菱叶渡头新水生，健儿鼓棹榔鸣鸣。

药师倾雨天瓢上，昌黎攀汉龙背行。

扬旌江面鼉鼉遁，代鼓渊底蛟蜃惊。

长沙有赋而今在，湘水茫茫不尽情。

那时的菱叶渡曾有过旌旗高悬，鼓声喧天，万人空巷，争

观竞舟的盛况。到了清代康乾之后，随着丝绸业的兴盛，这里成了士商们冶游之地，画舫笙歌，夜以继日。然而余生也晚，到了我初谙世事之时，这菱叶渡口早成了市声鼎沸的繁华地了。

那时的盛泽是一河挑二湖，东有菱叶渡，西有舜湖（俗称西白漾），两湖之间横贯着一条市河。有人把它比作一条扁担挑起两只箩筐，也有人形象地比作是一杆秤，市河是秤杆，湖大而水浅的舜湖是秤盘，湖小却水深的菱叶渡则是秤砣。

6

因为与菱叶渡口相邻的东庙一带是盛泽的闹市区，于是菱叶渡便成了四乡农民上镇时最便捷的集散地了。那时的农民出门行路全靠驾船，市河过于狭窄，整日里拥挤不堪，而菱叶渡湖面宽广，四周河埠众多，停靠极为方便。

每日凌晨，菱叶渡口迎来的第一批客人必定是卖地头（蔬菜之类）的农船。同村的邻居相约合摇一船上镇，你卖你的青菜、萝卜，我卖我的青豆、竹笋。到了埠头，各自挑担上街，留一个半大的孩子看管船只，而随船而来的老人，早已叼着烟袋急急地上茶馆喝早茶去了。直到日上三竿，卖地头的肩上挑着空箩筐，一手蘸着唾沫，低头清点刚刚到手的一叠毛票，喜滋滋地回来了；船上的孩子关心的是大人给他带回的是一块大饼还是一根油条。等到喝茶的老汉凸着灌满茶水的圆肚子兴匆匆地踏上了船，便收缆、撑篙回村而去。

此时的菱叶渡四围早已停满了船。各村的做船捎来了乡户连夜赶织而成的绸匹，顺便还提了满满一篮子乡亲们托购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卖稻草的船上，稻草堆得像一座

山，摇船的大叔正笃悠悠地吸着旱烟，等待柴主人带来顾客；捕鱼的划子后梢吊着一个沉入水中的箩头，箩头里的鲜鱼活虾正飞蹦乱跳，带着黑毡帽的绍兴渔夫探头张望：约好时间看货的菜馆伙计怎么还不来呢？

湖岸上，一群主妇在那里东张西望，唧唧喳喳。准备腌菜的大嫂与菜船主人高声地侃着价；买河蚌的婶婶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看河滩上的剖蚌人，比较着河蚌的大小肥瘦；还有些闲得无聊的人，什么也不买，只是在那里磕瓜子、看白相，图个眼里热闹。只有几个胆大的男孩最开心，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不晓得吃力，也不管危险不危险。

这种闹哄哄的场景直到下午才会渐渐散去。这时，湖面上零乱地漂浮着一片片菜叶杂物，等一会儿自有贫家的孩子拿着长长的竹竿来撩去；河滩边只有洗菜的，淘米的，玩水的还在河桥上忙碌着。

每当夏日的黄昏，菱叶渡口聚集着一批戏水的人，有大人，有小孩，光着膀子、出着小屁股游泳、打水仗，而我只有探着脑袋羡慕地望着他们的份。因为菱叶渡湖水极深，每年都有人溺水而亡，父亲下了死命令严禁学游泳，故而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个旱鸭子。

九十年代中，为了打通舜湖路，菱叶渡湖面被填平了大半。虽然菱叶渡已风光不再，但是看到昔日的湖面上一条宽阔的通衢大道横贯东西，把盛泽古镇区的街道编织成一张巨网，仔细想想，这点牺牲还是很值得的。

东方广场

8

在盛泽古镇区的中心地段，有一个宽阔的街心广场，名叫东方广场。广场的中央是个小小的花园，小虽小，但是假山、水池、喷泉、绿树、草坪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情趣。花木丛中，三座汉白玉织女雕像亭亭玉立，她们象征着古老绸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花园四周是宽宽的环形马路，马路与花园之间的人行道上，是老人和孩子们散步、歇脚、休闲、聊天的好地方，每天从晨曦初露到夜深时分，这里总是充满了欢笑声。

东方广场是绸都盛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镇区两条最主要的商业街在这里交会，给东方广场带来充满活力的人气。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东方大厦、人民商场、新华书店、文化中心……一幢幢大楼朝着广场围成个大圆圈，而由此向外辐射的有盛泽最繁华的老街、旧称长庆坊的舜湖路中段，号称丝绸一条街的舜新路，还有设在中国乡镇上的第一家肯德基专卖店、影剧院和工人文化宫。如果用两个最简洁的词汇概括，那就是车水马龙，市声鼎沸。

早在三百年前，这里就是盛泽经济的心脏地带。据史料记载，清初，盛泽的“丝绸之利日扩”，“商贾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四方商贾辇金来此买绸，“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于是在市河中段의善嘉桥一带（今之东方广场）形成了最早的丝绸专业交易市场，俗称“庄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旧历三月十三日，桥南新街口失火，越过善嘉桥延烧至北岸，烧毁店房五百余间，绸市精华所在毁于一旦。稍后，盛泽绸业集资在西肠圩之极南择地而空阔处建房百余间，谓之新庄。这新庄一直保存到今天。《盛湖竹枝词》专有一阙记录此事：“贩缁晴趁市河趋，市日曾传寅亥俱，南徙新庄缘底事，壬申一炬为丛驱”。此后，虽然这一带的市面渐渐恢复，但是繁华商业区已移至东边的长庆坊及花园街一带，这里已经风光不再了。

建国初，善嘉桥一带散居着一些普通人家和小丝织厂，靠一条盐店弄连结着通向苏嘉公路的便道。改革开放后，盛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八十年代起，各省绸商又纷纷汇聚盛泽，在盐店弄口的中心旅馆及附近，一个潜在的丝绸市场呼之欲出。县、镇两级政府审时度势，于1986年在西白漾围垦地上建起了新时期的“庄面”——东方丝绸市场，又于1987年在大街（今舜湖路）中段的北新街口北侧搬迁了77户居民，拆除房屋2500余平方米，辟为广场。从此，东西、南北两条通衢大道在这里相交成一个硕大的十字，广场成为绸都交通网架的枢纽；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广场从此刻在了绸都人的心中。

每当夜幕初降之时，东方广场渐渐显露最为迷人的姿色，

高高的广场灯下绿树婆娑，喷涌的水柱闪烁着五彩的光斑。四周的高楼上，霓虹灯、聚光灯、广告灯，各种灯光交织，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环形马路上，轿车、出租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汇成一股恢弘的车流；花园岛上到处是消闲的人群；文化中心活动室的窗口传出阵阵悠扬的琴声和高亢的西皮流水唱腔……，它们共同传达一个相同的信息：这里是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新城。

盛泽的电影院

自从买了电视机，我就很少上电影院看过电影。想当初，我可是个电影迷啊，只要电影院上映新片，总要想方设法去看一场。好在那时候一部电影要放映好几天，票价又便宜，否则哪来那么多钱啊。

说起电影院，那真是盛泽的骄傲。一般的乡镇，有正儿八经的电影院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而盛泽的第一家电影院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出现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电影还只是城市里的稀罕物啊。

七十多年前的盛泽，丝绸业十分繁荣，丝、绸、领三业实力雄厚。1928年乡绅仲少梅开辟了西新街后，又募资建造盛泽大戏院，由唐炳麟先生主持具体事务。1929年，盛泽大戏院落成，其规模之宏敞、气势之轩昂、设施之时新在当时江南一带的乡镇上称得上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我仍清晰记得戏院的巍峨门楼的模样。据说当年建造时套用了上海丽都剧院的图纸，因此从外观到内部装修都与丽都十分相像。为此我还特

意去上海贵州路、北京路口的丽都剧院(当时已改名贵州剧场)看了一场电影,果然如一对孪生姐妹。

当时的盛泽大戏院既演戏,又放电影(那时叫作影戏),听老人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无声片《黑猫》。建国后,戏剧演出渐渐减少,后来干脆就改名为盛泽电影院了。那时我正在上学,看学生专场的电影票价是五分钱,为了看电影,我把零花钱都省下积攒了起来。参加工作后,手头稍稍宽裕了一些,电影看得更勤了,一部《五朵金花》我连看了五遍,几乎把所有的插曲全背了下来,电影院成了外婆家。

12

在电影院票房的墙上,我曾见过一张苏州地区电影公司的排片表,当时整个地区的八个县中(除吴江外,还有江阴、无锡、吴县、常熟、沙洲、昆山和太仓),只有盛泽与江阴的澄江、昆山的玉山和常熟的虞山四个镇有正宗的电影院,其余乡镇都由各县电影放映队轮流下去放映,而盛泽以外的三个电影院都设在县城所在镇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家电影院一直开到文革时期。1971年,荔枝街民众剧场废址上翻建的人民影剧院开业后,老电影院随即停业,地块圈入了东风丝织厂,最终成为新生化纤厂的一部分。对于盛泽大戏院的拆除,不少镇民为之惋惜,尽管后来相继建成的影剧院规模都比它大,但是哪一家都不如它典雅、美观,更别说它独具的那种历史文化气息了。

人民影剧院开业后,正赶上文革结束后电影业发展的高峰,经历了十年精神文化饥渴的老百姓,突然对电影爆发近乎疯狂的热情,每天购票窗口前涌动的人流成为一景,更出现了

昼夜24小时滚动放映《红楼梦》的火爆场面。人民影剧院已经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看电影的需求，于是政府开始筹资建造规模更大的电影院。

1985年，由当时盛泽的镇办企业筹资与县文教局联营的盛泽影剧院正式开业，而原先的人民影剧院的旧址上建起了农业银行与中国银行的营业大厦。但是这几年电影业走下坡，电影院里少了许多生气，加上设施渐渐地陈旧，因此很有些黯然神伤的样子，镇民们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都在盼着它重振雄风的那一天。

旧时的中药店

14

在旧时商家百业中，中药店一直受到老百姓特殊的尊崇，一来这是个治病救人的行业，二来中药业内历来恪守着货真价实的信条，很少有人敢以假药蒙人，因为那是要遭天谴的。中药店讲究丸散膏丹药味齐全，故而旧日药业中就有许多资金雄厚的百年老店。建国初期的盛泽镇上就有养和堂、存天德、太和堂、仁寿堂等多家颇具实力的老字号药店。

那时候，虽然西药在城市里逐渐地普及，但老人和偏僻乡村的居民们还是信奉烙有千年民族文化印记的中草药。在江南一带的乡镇上，人们把专售西药的店号称作药房，而把中药店叫作药材店，以示区别。

药材店的规模虽然有大有小，但店内的摆设都大同小异。铺面内外多牌匾楹额，无非是“道地药材”、“药到病除”一类的赞语；店堂内总有一长条宽大的曲尺柜台，柜台内靠壁一排顶天立地的大药橱，俗称百斗橱，橱上层层叠叠地排满了百十来个抽屉，每个屉面上标着一味药名。虽然店内布置得很有儿

分典雅古朴，但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小孩子眼里，那高高大大的药橱总有一种压人的气势，让我们感到一丝畏惧。柜上备有铜质的药缸和俗称“药船”的船型药碾，这是药店为病家碾磨药末用的工具。柜台外摆放着一张桌子，药店请来的“坐堂先生”（中医大夫）就在这里为病人诊脉。历来规矩，坐堂诊脉病人不必掏钱，而开出的药方随即交柜上抓药。病家店家双方得便得利。

店员接到药方，先抄起一把算盘“噼哩啪啦”打出药价，然后在柜台上一字排开印有店名的四方包药纸，手拿戥子（一种精巧的小秤，除了药品和金银，恐怕其它什么都称不了），按处方逐个拉开药屉称药，再均匀地分拨到每张包药纸上，最后按行内特有样式裹成一个鼓鼓囊囊的升箩状方包，叠成一串，和纸线仔细地扎好，活像一座小小的宝塔。

中药店古称药肆、药铺，历史久远，唐代诗人张籍在《赠任道人》一诗中就有“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多索钱”的记述。唐宋之后，药铺开始经营各种中成药和中药汤剂，有实力的药铺还有参茸麝胆、虎骨牛黄及各种名贵药酒，规模宏大，如清代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等药业巨贾非但都有祖传秘制的丸丹名世，还承制着宫廷、军队的药剂，盛极一时。盛泽的药材业虽然没有那样的大场面，但多年来始终保持的代客煎药、送汤药上门和夜间开设小窗口为急症抓药等服务项目，着实方便了城乡的百姓，直至今天老人们还念念不忘。

粮店

民以食为天。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为吃饭的事犯愁。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只有一句话：“吃饭了吗？”有饭吃，便是最大的幸福。

解放后，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每个城镇居民依据不同的身份和工作岗位，定额供应粮食。譬如不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每月供应大米24斤，一般的工人、职员是28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则根据消耗体力的强度略有增加，而对上中学的学生最为关照，每月32斤，在粮食最紧缺的那些年里，这也成了一些人想上学的重要诱惑。

居民买米都有固定的粮店，按住地划分，凭购粮本按月供应。我家隔壁就是一家供应附近几百户居民米面的粮店。

那时的粮店格局都相似：一张长柜台，柜台的一头交钱登记，另一头称米交货。店员接过顾客的购粮本后，首先要核实本子上的定量及购买记录，这粮食定额要比钱更为重要，核实无误后，才能收钱登记，然后到另一头称米。称米的师傅用笆

斗装好米，放至柜台的台称上，柜台外的顾客则睁大双眼盯着称，生怕短了斤两。称足了，师傅捧起笆斗把米倾入柜台的漏斗里，此时顾客早把米袋套到柜台下方的漏斗口上，等米泻入了米袋，顾客往往还要在漏斗口上猛拍两下，生怕还有米粒嵌在斗壁缝里。最后，用粮店备好的麻线扎紧了袋口，小心翼翼地背回家去。

除了大米，粮店还供应面粉和加工好的面条和年糕，一样顶粮食定额。有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粮食定额中须搭配面粉，有些人不习惯面食，愿意以一斤几两面粉换一斤大米，于是像我家这样粮食不够吃的，就用大米的定额去换面粉定额，每天上粮店买面条，成了粮店的常客。

每个月的月底，粮店提前两天预售下个月的计划粮，此时的粮店从早到晚排起了长龙，熬了好多天的居民们迫不及待地来买“跨月粮”，好回去让伸长脖子的孩子们吃顿饱饭。这些天里，粮店的师傅们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往往要过了月初才有喘息的时间。

如今，粮食供应的定额早已取消，居民们再也不用拿着购粮本、提着口袋上粮店买米了。昔日专营的粮食摆上了超市、商场和普通食品店的货架，一袋袋包装精美的大米、面粉任由顾客去挑选，而这时的顾客却忽然变得十分的挑剔，不光要看新米还是陈米，还要看什么品种、产地、品牌，一个个拿起了架子，再没有当年排着长队时的那副猴急样了。

昔日的粮店不见了踪影。

沈万三与盛泽

近年中，周庄的旅游异军突起，仅短短的几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水乡小镇一跃而为国内最热门的旅游胜地之一。随着游人的纷至沓来，一个人的名字被迅速传开，他就是被称为江南巨富的沈万三。

沈万三，名富，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关于沈万三，流传最广的一个传说是“助筑都城三之一”，也就是说明初的都城南京的城墙，有三分之一是沈万三出资的。这还了得，不是已经富可敌国了吗？江南一带不少地方有沈万三的传说，说明他曾在许多地方有经济活动，其中盛泽就是沈万三在周庄以外的一个重要投资区域。

据说，沈万三的第九位小妾善书画，因看到沈氏家族生活侈糜，料定日后必无善果，故决意另居别宅。沈万三就在今天的盛泽荷花村一带择地建九娘楼安置他的九姨太。由此，这里被乡人叫作“楼下”，直到民国时期，荷花、南霄一带还叫楼下乡。九娘亡故后，葬在中山桥堍（今胜天村）。《盛湖竹枝词》

中有“九娘荒冢水仙生，岁岁花枝照眼明。不见滇南夫婿返，陇头惟有鹧鸪声。”一阙专写此事，附注云：“九娘坟在中山桥畔，今渐湮没，惟石阙存耳。”据说直到1958年九娘坟才被毁。

沈万三在盛泽建九娘楼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盛泽还有不少资产。《盛湖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洪武初，沈富于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间”，“而前窑、下窑二村又置碗窑处，斜桥北堍更有洗碗池、万三井，富豪遗迹历历可数。”坊者，街市也。南胜坊在今天的红木浜一带，而北胜坊则在斜桥附近，它们都是盛泽最早的街坊之一。《盛泽镇志》中说，至乾隆年间，盛泽有三条街、五条坊，南、北胜坊即是其中的两条，可见沈万三对盛泽的繁荣还是作了贡献的。除了开辟商业街区，沈万三还投资了陶瓷业，设窑制碗，留下了前窑(跃)村、前窑桥、洗碗池、万三井等一些小地名。

由于经济的繁荣，盛泽的声色场所也一度兴盛，明代卜梦熊所定“盛湖八景”中就有“凌巷寻芳”，指的是斜桥以北及归家浜一带，旧称“南书房”、“北书房”，所谓“绮疏曲栏，歌姬并集”，据说也是沈万三所创设。

沈万三在盛泽所留下的遗迹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红梨渡”了。据说，沈万三曾“植红梨万树于湖(今桥北荡)滨以点缀风景”，于是湖被称作红梨湖，湖之渡口被称作红梨渡，“红梨晚渡”亦成为盛泽一景。红梨二字还被后人视作盛泽的别称，民国时，盛泽的一批书画家成立金石书画会和曲社，也以“红梨”为名，直到如今，红梨书画会还每年举办书画展，吸

引了许多镇民前来观赏。

沈万三最终还是以富致祸，落得个充军云南的下场，但他在世时致力于发展经营，毕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起过作用，这一点，我们还是不能忘记的。

老虎灶

在江南的小镇上，从前最常见的店铺是茶馆和老虎灶。那时，顶门立户的当家人一般都喜欢“孵”茶馆，从天色未明的清晨，一直孵到用完早点，才恋恋不舍地起身。茶馆是他们的社交场合，兼有会客、交友、听新闻、聆市面、处理纠纷，联络感情等多种功能。茶馆一侧的老虎灶则是主妇们常去的地方，一家人洗脸、泡茶、冲汤婆子用的开水，都从这里一瓶瓶、一壶壶地提回去。寻常百姓家谁能离得了它？

老虎灶是烧开水、卖开水的地方。记得许多年前的元宵灯会上曾挂出一条灯谜，谜面是三个字“老虎灶”，打食品二。我一猜一个准：烧卖、开水，因为我对它实在太熟悉了。几十年前，在我家隔壁的东庙西厢有一家很大的茶楼，叫作全羽春，茶楼下的一侧是老虎灶。我们常去老虎灶泡开水，有时一天要走上好几趟。

老虎灶的名字取得很绝。远远望去，那水灶真像一头刚从山岗上下来伏地发威的斑斓猛虎。你看，前边加燃料的圆孔是

虎口，两侧的汤罐是虎眼，后边的大铁锅上围着一只无底的木桶，像是耸起的老虎屁股，而紧靠后墙高高竖立的烟囱，无疑就是发怒时示威的虎尾了。

老虎灶的另一侧，地面上半埋着几口硕大的七石缸，那是存放清水的容器。那时候，烧开水用的全是河水。江南多水，差不多每家老虎灶都枕着小河。每天清晨，挑水的工人哼着小调，从小河里挑来洁净的河水，一担担倾入七石缸中，再放入明矾除垢。靠边的墙角，则是店家的砬糠间。老虎灶最宜烧砬糠。这砬糠本是稻谷脱粒后的副产品，农家主要用作灶上的燃料，一手拉风箱，一手向灶膛内撒砬糠，这在善抒情感的文人笔下似乎很有些诗意。

全羽春老虎灶上掌灶的是老板娘，看她掌灶泡水时的那股精气神，很有点八面威风的样子。只见她一手抄起用洋油箱改制成的方桶盛起砬糠，一手用细铁条打开“虎口”的铁盖，搁上铁皮料斗，将砬糠倒进孔内，再用长长的铁钎通了通炉膛，顿时，熊熊的火苗冲出“虎口”，照得老板娘满脸通红。然后，揭开汤罐盖，左手持漏斗，右手持水勺，把翻滚着的开水一勺勺灌入顾客的热水瓶、水壶和汤婆子内。最后，将围着木桶的铁锅内的温水舀入汤罐，再提来冷水倒入铁锅。这么一轮下来，如果两臂没有几十磅的力，是绝对对付不下来的，为此，我对那位能干的老板娘一直暗暗佩服。

早些时候，老虎灶上打开水用的全是竹制的水筹，水筹上刻着茶馆的店号。一根水筹代表一分钱，可以泡一热水瓶开水。为了方便，家里常常一下子买来好几打水筹，泡水时将水

筹往水灶上的篮子里一丢，“啪嗒”一声，又响又脆。后来竹筹改为硬纸板印的水筹，轻便是轻便了，但是丢下去时声息全无，比起竹筹来似乎少了许多的情趣。

老虎灶在沉寂了几年以后，近年中又悄悄地一家一家多了起来，但是老虎灶三个字只是担了个虚名，因为现在的水灶都改成了燃煤的立式铁制开水炉，模样远不如早些时那么有气势了。老虎灶退出了历史舞台，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柴主人

24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柴，竟高居七事之首，可见它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多重要。

我这辈子里，这烧菜煮饭用的柴火已经换了好几代，一想起来，就会感叹社会进步之快。幼年时，每家每户烧的都是稻草，六十年代后改烧煤，用的是煤球和蜂窝煤，八十年代有了瓶装的液化石油气，还有人用了电炉，至于正在普及中的微波炉之类，它的原理已经远离了“柴火”的意思，就另当别论了。

比较起来，以稻草作柴火的历史绝对算得是悠久加古老了，大概从我们的老祖宗学会种植稻谷起，稻草就已经被当作柴火使用了，不信你去那些史前文化遗址看看，不少地方有稻草的灰烬出土呢。

江南一带盛产稻米，那脱粒后的稻草便是城乡百姓家绝好的燃料。稻草作柴火头极旺，且火大火小很易控制，因此很受主妇们的青睐。那时候，镇上的居民家家有柴灶，离灶间不远处还有柴间，每到秋后新稻草上市时，就有柴主人上门来找各

家的主妇，商量买稻草的事。趁着秋高气爽，多买些火力足的新稻草把柴间堆满了，主妇心中便觉坦然了许多。

柴主人是个很特殊的行当，其实就是卖柴人与买柴人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人头特别熟，一边是镇上的居民，一边是附近乡下的农民，哪家的灶间空了，哪家有柴草要卖，他们都了如指掌。为了掌握这些信息，他们每天东家出，西家进，与主妇们称姐道妹混得很熟。也许因为专跟主妇、厨娘们打交道，所以柴主人基本上是个干练的中年女子。

我家附近的东白漾边有位柴主人，我们都叫她周家慢慢，人虽长得矮小，嗓音却又高又脆，一听就知道是个会办事的人。我幼年时常见她来我家串门，是个热心人。

晴朗的日子里，乡下农民摇着满载稻草的农船进了镇，必先把船停靠在东白漾滩上，然后去周家慢慢那里报到，于是她就忙开了。先是联系买主，陪同买主看过柴，然后议价钱。这时最能看出这位柴主人周旋的本事。她掌握稻草的行情，又两边说着好话，巧舌如簧，常常能说得双方都满意。接着，农民把柴船停靠到买主家相近的河埠上，在周家慢慢的指挥下开始上柴。只见她手里提着一杆几尺长的大称，逐一给挑上岸的稻草过称，一边麻利地捋着称砣绳，眼睛一瞟称杆，口里脆声地报出份量；一边拨着算盘珠打码子，口、手、眼并用，真是好身手。过了称，农民把稻草挑进柴间，一捆捆地堆放整齐，再把一路上撒落的柴屑打扫干净。此时，周家慢慢已经与买主结过账，扣除佣金后把钱交到农民手中。

大概从五十年代末起，镇里的居民开始以煤球替代稻草，

折去了柴灶放上小小的煤球炉子，方便倒是方便了一些，只是太显得寒碜，还有，煮出的米饭也远不如柴灶上煮的香。每天清晨，各家主妇提着个煤球炉子到门前生炉子，一会儿，街巷里便弥漫起浓密的烟雾，大有黄山云海之势，成了小镇每天的一景。此时的稻草告别了城镇，听说都泡在生产队大田的肥料潭里。

从那时起，我很少再见到周家嫚嫚的身影，而柴主人一行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社会舞台，渐渐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

孵混堂

早年时的商家，主要忙个上午，所以吃过了中饭，老板与大先生们便听书的听书，恣浴的恣浴，优哉游哉。

那时，不论贫富，居民家中都没有浴室，要恣浴必须去俗称混堂的公共浴室。

闲人们去混堂恣浴，不单是为了洗去身上的污垢。其实他们经常洗浴，有的甚至每天都洗，身上哪里有多少污垢须清除。恣浴主要是为了放松，把身子脱得赤条条的，什么也不想，在池里泡一泡，再睡上一觉，睡来天南海北地闲扯一通，确实身与心都能得到彻底的放松。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这样的洗浴属于休闲一类。盛泽人又把此类恣浴叫作“孵混堂”，一个“孵”字说得极其贴切、传神。既然是孵，那么必定不计时间，随兴之所至，时间或长或短皆可。

幼年时，离我家不远的新开弄底，有一家不错的混堂叫新春池，我隔三差五地常随祖父和父亲去孵混堂。走进大门，是一张小小的柜台，浴客须在这里买了洗浴的竹筹，再进休息

间。休息间里沿窗靠墙排着两列靠榻，靠榻有两类，一是斜靠式，一是平躺式，小孩子不安稳，喜欢斜靠式的，便于玩耍，而年老的爷爷和伯伯们大多喜欢躺平了养神。

找到了空位刚刚坐下，伙计马上送来一个瓷茶壶和一只小瓷杯。大人们或坐或躺先歇一歇，然后慢悠悠地喝口茶，而我们小孩子则早就急匆匆地退下衣裤，想进浴池玩水去了。在靠榻的上方，高高的排着一列挂衣裤的木钉，伙计们用一把长长的衣叉，把浴客们脱下的衣衫层层叠叠地挂到上面，既不碍事，又极安全。

28

休息间的隔壁是浴池。一个四方的浴池分成前后两池，前边的大池是洗浴的地方，后端的小池水更烫，是大人们烫脚用的，我们小孩子是决不敢靠近的。

浴池间整日里如云蒸雾罩，热气腾腾，池水温度很高，浴客们将整个身子浸泡在水里，不多一会儿，全身热血奔涌，皮肤的每个汗毛孔全部张开，全身大汗淋漓，真是痛快极了。等泡到全身通红，才起身擦洗除垢。如果花点钱请擦背师傅为你擦擦背、敲敲背，那才叫舒服呢。师傅的手上卷一条毛巾，给你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擦个遍，泡酥了的污垢，像一串串短面条纷纷滚落下来。毛巾在皮肤上擦过，又像在给你搔痒痒，真是一种享受。

此时，全身如脱去一层皮，倍感松弛，但是也确实累得筋疲力尽。浴时汗出得很多，加上浴池间里又十分闷热，所以人特别累，常有虚弱的浴客跌倒在混堂里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江南一带有句老话叫“饿剃头，饱浴”，一般都是吃过饭

后才上混堂。

恣好浴，踏进休息间，伙计先用烫毛巾帮你擦干全身的汗，再给你围上浴巾，那些迷迷糊糊的浴客一个个张开四肢仰卧在靠榻上作一小眠。有的浴客还趁打瞌睡时，请师傅扞脚、捏脚、挖鸡眼，作些脚上的保健。

一觉醒来，神清气爽，这时眼明手快的伙计早已递上一条热毛巾，擦过脸，再斟上茶，点支烟，然后开始了海阔天空的神聊。

与茶馆一样，混堂也是民间新闻传播的主要场所，有这么一句俏皮话：穿上衣服，人可以分三六九等，脱下衣服，都是一样的臭皮囊。平时道貌岸然的，也许因身体羸弱而自惭形秽，平时矮人三分的，也许身材魁伟而惹人眼红。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似乎特别平等，说起话来也格外的口无遮拦；在这里，能听到平时在其它场合听不到的街巷趣闻，荤素笑话，听完哈哈一笑，浑身舒坦。

一泡、二躺、三闲话，孵混堂的味道全在这三部曲中，从混堂里出来，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民间有个习惯，有个头痛脑热或心神不快的，去混堂恣个浴，出一身汗，出来保你全身不适化为乌有。这就是混堂的妙处。

远去的叫卖声

30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我所听到的最好听的苏州话，是苏州小巷中卖花姑娘的叫卖声：“栀子花——白兰花——”那婉转的声音又甜又糯，真可以绕梁三匝。在我的家乡盛泽，几十年前也到处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尽管它们的声音也许不如卖花姑娘那么甜美，但一样在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幼年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有提篮小卖的各式货郎。为了吸引高墙深巷内的顾客，变着法儿编排出富有个性的叫卖声，有的悠扬而动听，有的简短而干脆，在嘈杂的市声中，只要听到那别具韵味的声调，你就能正确地判断卖的是什么东西。

秋天是各种时令食品纷纷登场的时候，因此，这时的叫卖声最为丰富多彩。

“鲜鲜哏哏格铜锅子热菱，热菱阿吃——”这卖熟菱的歌声是叫卖声中音调最高昂悠长的一种。卖菱人似乎都有一副好嗓子，一路唱个不停，叫人佩服不已。卖熟菱的大多是中年

女子，臂弯里跨着的篮子里，捂着棉套的热菱散发出阵阵香味。农历八月，正是菱角成熟的日子，生菱又甜又脆，熟菱又糯又香，还能充饥，确是下午时分消闲的好东西。

“生炒里格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一个铜板买三颗——”这是卖白果的叫卖声。盛泽人爱吃炒白果，那略带香味的热白果透着一股诱人的清香。虽然一分钱才买两、三颗，价格不菲，但是想尝新的依然不少。炒白果的担子上一套小行灶，小铁锅，小铜铲，看着十分的精致，最有趣的是铜铲上还有一串小铜环，炒白果时“沙拉拉拉”，像在伴奏，十分好听。灶内火苗正红，有买客来时随即在锅内投上几颗白果，现炒现卖。

与卖零食的相比，走街串巷手艺人的吆喝声则要爽快有力得多。

“削刀——磨剪刀！”磨剪子师傅的担子一端是条板凳，另一端是盛水的木桶，一听有人招呼，便放下担子，骑坐在板凳上，用手往板凳的磨刀石上撒上些水，拿起剪刀“嚯，嚯”地磨了起来。如果磨的是菜刀，磨刀师傅还要拿一把专用的钢钹，在用钝的菜刀口上削掉一层，给菜刀重新削出锋口来。这就是所谓的削刀了。

补镬子的叫声最为简短：“补镬子喔——”最后一个字还是个上滑音，十分有劲。补镬子的担子上有个炉子，炉子的坩埚里化着铁水，师傅要以手工的方式将铁水补到破镬子的窟窿内，很不容易的。

还有一些叫卖声似乎都来自一种地方口音。譬如卖麦芽塌饼和小渔网的几乎都是与盛泽相邻的平望人，他们的叫卖声

简洁明了：“塌饼阿要塌饼？”“网阿要网？”那浓重的乡音把网唸作 mong，一听就知道是平望人。还有高喊“修洋伞——”的大多是苏北人，卖素鸡、素爆鱼的和卖桅子花、白兰花的不管是否苏州人，但叫卖声必定是苏州口音。

要说叫卖最卖力的，那就非卖梨膏糖的莫属。盛泽有句俗话叫“小热昏卖梨膏糖”，卖梨膏糖的人一律叫作“小热昏”。卖糖前，“小热昏”先站上板凳敲起小锣，引来看客，再天南海北地调笑一番，穿插唱几段自编唱词的小调：“啥人吃了我的梨膏糖，长命百岁身健康……”无非是讨顾客的欢喜，唱到“关子”时候，突然拿出梨膏糖来进行推销。

街巷之中的叫卖声虽然都很俗，但是因为捎上了地方特有的风情，于是就俗得可爱起来。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这种家乡特有的叫卖声了，便觉得这种远去的叫卖声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意味深长。

钉碗

昔日的大街小巷，流动着许多搞小修小补的手艺人，为克俭持家的小老百姓带去方便与温情，如削刀磨剪刀的、补镬子的，修洋伞的、箍桶的、修竹椅藤家具的……不一而足。那时的普通人家器物用坏了，一般都舍不得丢弃，总要找个手艺人来修理一番；而有些修理匠人也真有本事，破损的器物在他们的手里三下五去二，不一会儿就能脱胎换骨、妙手回春。其中最精巧的手艺活要算补碗了。

补碗，盛泽人也叫钉碗，当地有句歇后语，叫作“江西人钉碗——自顾自”，据说做钉碗活的匠人都是江西人，大概因为江西有个瓷都景德镇，所以吃瓷器饭的人就格外多吧。

补碗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为省钱，破碗补补再用总比买几个新碗便宜吧；二是因为破碗有特殊的价值，或是某朝某代的文物，或是有些纪念意义，因此舍不得随便抛弃。

钉碗的匠人成天挑着担子在大街小巷里转悠，只要有人招呼一声，就立即停下担子，在路边钉起碗来。

钉碗匠的那副担子，不但十分精巧，而且内容丰富，真可以算是个流动的小作坊呢。担子的一头是个用上好的硬木做成的小立柜，立柜里从上到下均匀地叠放着四、五个小抽屉，里边放置各种小工具和钉碗用的材料，有小铜锤，小凿子、小牵钻以及小铜钉、瓷粉之类；担子的另一头是一只小小的板凳。

钉碗的工具中最要紧的是一把牵钻。钉碗的牵钻外形上与木工师傅钻竹销孔用的牵钻没什么两样，只是小了一号，属袖珍型的。牵钻的钻杆一般用硬木制作，为加强重力和惯性，上面还装着一个圆盘状的顶，两条细绳连着钻杆顶部和套在钻杆上的狭条状木板。也有些考究一点的匠人干脆用铜质的牵钻。钻杆下镶着一个金钢钻的钻头，俗话说“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瓷器的硬度极高，没有金刚钻是无法在瓷器上钻眼的。这是钉碗的关键。

匠人师傅钉碗都有绝招。只见他看准方位，用手指蘸一点唾沫在钻眼处，然后单手操作牵钻，上下按压，牵绳就带动钻杆飞快地来回转动起来。随着钻头的转动，钻眼上瓷粉不断地涌了出来，并发出一阵轻微的“自——顾——自——”的声音。钻好的两个瓷眼，师傅就拿出一只像钉书钉一样的细小铜钉按了上去，一拍即合，不差毫厘，再用小铜锤轻轻地把铜钉敲打平整。不一会儿，一排铜钉整齐匀称地骑在了碗缝上，再在上边抹上一层釉，碎碗就补好了。

有经验的师傅钉碗不光图实用，还有一点艺术的眼光，要根据破损的位置和碗面的图案、花纹来设计钻眼的位置。譬如

说多少距离一只钉，或是怎样把钉眼隐藏在碗面的花纹里，尽量做到添花不添疤。钉得好的，也许还会为它增添些美感呢。

那时的街坊邻居之间，常常因为家中来了客人而相互借些碗筷，因此人们习惯在碗底凿上姓氏作记号，便于辨认，于是钉碗的匠人又捎带了一项凿字的业务。师傅左手持凿，右手持锤，轻移轻敲，很快就凿成以点连成的虚线的字。

如今的家庭经济条件好了，碎了个碗，一般都随手扔掉后买新碗，即使必须要补的，也会找些强力胶剂之类东西修补，所以钉碗的行当渐渐退出了社会。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再也见不到钉碗的绝活了。

盛泽的土话

36

俗话说：五里勿同音，十里勿同俗。

在农业社会时期，一般老百姓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加上交通不发达，因此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都比较小。久而久之，相对独立的地区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乡音与风俗习惯，即使相距不远，也许口音就有不小的差别。就拿我们吴江市来说吧，在北方人听来，似乎吴江人都操一种乡音，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区别还大着呢，甚至一个镇内，南郊与北郊就大不相同。

在吴江市范围内，大体上有三类口音。第一类是松陵、同里向东直到黎里、芦墟，口音与苏州比较接近，偏于甜糯；第二类是以震泽为代表的西南部，口音与湖州相似，相对要硬一些；第三类就是盛泽口音了，似乎与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独出一只角。譬如把我们说成“吾俚”，没关系说成“嘎暖”的，恐怕走遍全世界也只有盛泽人了。虽然有专家说，盛泽口音听上去很儒雅，但还是有不少盛泽人对自己的乡音不以为然，觉得很土，上不了大雅之堂，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可是盛泽毕竟是我的故乡啊，好听也罢，

不好听也罢，我们都得说，即使是土，也土得可爱。

盛泽话不光口音特别，还有不少乡间俚语，或者叫土话，明显与其它地方不同，上面说到的“嘎暖”就是一例。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像“办勿到”，初听还以为是事情办不了的意思，其实它是指身体不舒服或生病；还有“野脱”（形容数量大，或者范围广所达到的程度超越了人们的想象）、“绕扞子”（差一点）、“皮阿嘎”（经常）、“奇呱带喊”（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等等。

这些土话别说北方人听不懂，即使同是吴语系区域的人也未必都能理解它的意思。我在新疆工作时，曾与江阴、无锡的同事为说土话而闹过笑话，并经常以此相互取笑。

其实盛泽的土话中有不少还是十分精采的。譬如把菜肴叫“咸酸”就十分形象，菜肴的味道无非就是酸甜咸辣，叫“咸酸”，就简明扼要地把菜肴的滋味点出来了。还有正午叫“日中心”，也很准确，正午时分太阳不正在天空的中央吗？

当然，盛泽的土话中有好些叫法简直土得难以形容，像“哑板疔癩”（闹纠纷）、“奇呱带喊”、“立缉”（爱挑剔、不好相处）、“绕扞子”、“皮阿嘎”等都属此类。

我注意到近些年里随着学校普通话教学的普及，在年轻人口中一些容易被普通话替代的盛泽土话正在逐渐淡化并趋向消失，如“春长里”（春天）、“扯妖”（女孩子爱漂亮）、“劳曹”（杂物）、“绕扞子”、“皮阿嘎”。我也说不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便于交流的角度看，当然土话理应消亡，但是长此以往，盛泽话的特点、个性也会慢慢地消失，想到这一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酸酸的。

绸都十年唱新歌

38

1992年真是个不寻常的年头。春天，从南方吹来一阵阵和煦的暖风，在江南的万顷沃土上播撒着春的信息。春风捎来了南方“春天的故事”，一位伟人的铿锵话语，一声声回荡在绸都人民心间，化作长风，为绸都盛泽再创辉煌扬起了发展的风帆。这时候，远远传来了吴江撤县建市的庆祝锣鼓声，绸都人民满怀豪情，擦掌摩拳，他们要以自己的发展业绩为新生的吴江市献上一份最美、最丰厚的贺礼。

在绸都盛泽的东部，一个名叫“鹰翔”的化纤公司此时刚刚呱呱坠地，一列壮观的现代化厂房如沐浴着雨露的新竹，“嗖、嗖、嗖”一个劲地猛长。几个月后，当一台台世界一流的纺丝设备列队奏出欢快旋律的时候，一位慕名来访的某城市大型企业的厂长动情地说：“我们厂的纺丝项目几乎是与你们同时立的项，现在你们的工厂已经拔地而起，而我们的项目还在筹备之中。”超常规的发展，造就了“鹰翔”的业绩，短短的几年，便形成了年产8万吨涤纶长丝的生产规模，“鹰翔”

一跃而成为丝绸纺织业内的巨人。

此时，在盛泽另一侧的红梨湖畔，回响着另一个大型丝绸企业“艺龙”集团前进的脚步声。昨天，美丽的红梨湖曾给绸都人带来无限美的遐想，而在今天，红梨湖边的“艺龙”人要把美编织成绫罗，献给爱美的人们。近十年中，一匹匹被冠以“省优”、“部优”、“省级新品”、“国家级新品”的精美丝绸从这里源源流出，把美撒向五大洲四大洋。在“艺龙”，活跃着一批创造美的人，他们不但每年为市场奉献出百余种新品，赢得了“仿真丝大王”的美誉，他们还精心打扮着自己的家园，在厂区一隅建成了湖畔的水上花园，回廊、花街、笠亭、敞轩和堪称江南首屈一指的精美画舫，映衬着湖光水色，成为绸都风光的一绝。

今天的绸都，正涌动着一轮轮投资发展的热潮，深受悠久的丝绸文化滋养的盛泽人，在“十五大”精神的感召下，纷纷投资创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绸都大地上的千百家丝绸工厂，犹如千百株绿树茁壮成长，蔚然成林。老树根深叶茂，参天而立，新树挺拔健壮，生机盎然，共同展示着绸都辉煌的明天。

数字常常是枯燥乏味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数字也许会令人振奋。不信，就来读一读下面一组数字吧。就在短短的近三年半时间内，小小的盛泽镇竟有70多亿元民间资金投向了丝绸产业，新增了300多个千万元以上的工业投资项目，引进了1万6千多台先进的无梭织机，全镇一年的用电量超过了13亿度。这一串掷地有声的数字，引起了经济界、学术界、新闻

界广泛的关注，“绸都盛泽”再次成为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字眼。

如果对数字的意义没有太具体的理解，那么就到镇经济开发区去走一走吧，感受一下热气腾腾的发展气氛，你一定会对绸都的明天满怀信心的。

沿着宽阔的环镇大道徐徐而行，你是否怀疑走错了地方？昔年间稻浪翻滚的田野上，千百幢新厂房拔地而起，组成一条繁华的十里长街，厂区内万千台现代化的无梭织机彻夜不停地发出“隆隆”的轰鸣，如春雷，如长鼓，十里机声唱响一曲绸都腾飞的新歌。

走进祥盛纺织染整公司的厂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现代化大生产的气息。宏大的织造车间内，数百台喷气、喷水织机排成一条条长龙，很少几个挡车女工巡回在车弄中，轻轻地搵动按钮，检查着荧屏上的一串数据。先进的设备、精心的管理显示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

今天的盛泽铺开了庞大的建设场面，今天的绸都展示着灿烂的发展前景。在庆贺吴江撤县建市十周年的日子里，绸都人民又在绘制新的蓝图：明天，丝绸巨龙将从这里腾空而起，一个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丝绸纺织基地将在这里崛起，现代化的新绸都已经凸现出辉煌的新姿。

绸都，我为你自豪

只要说起丝绸，我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这份激动不仅仅因为丝绸连着故乡的昨天，更由于她展示着故乡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今天的中国，谁不知道美丽的江南水乡有一个名叫盛泽的富庶的城镇，几百年来她的名字始终与丝绸紧紧地贴在一起，被人们亲切地叫作绸都。她呀，就是生我养我的亲爱的故乡。

从小，我就听惯了街头巷尾时时传来的机杼声声，那熟稔的声音就是家乡永远的吴歌，夜夜伴我入睡，又每天清晨把我从甜梦中唤醒。从我记事起，就常见乡下的外婆终日埋头在家中的老木机上织绸，稍稍长大，我就跟着邻居大妈学会了“掉丝”。从老师那里，我知道了“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故事，我为这个发生在故乡的，并被学者们当作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而载入史册的著名故事感到骄傲。从此，“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这些充满着故乡

人自豪之情的话语，成了我心中最美的诗句，丝绸成了我心中永远化解不开的情结。

我是幸运的。二十多年中，我始终伴随着盛泽丝绸业的再度崛起、再度辉煌一起走来。我看着一家家乡村丝织厂从飘着稻花清香的田野里站起，我看着东方丝绸市场一天天扩展，一天天繁荣，终于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丝绸专业市场，我看着一批批名叫“喷水”、“喷气”、“剑杆”、“片梭”的漂亮织机在宽敞的新厂房内排起了长队，我看着绸都经济开发区不断地向外伸展，再伸展，我看着故乡一步一步从一个水乡小镇长成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为此我努力过，激动过，我为能与绸都同呼吸而感到幸运，我为能参与绸都盛泽的城市化进程而感到光荣。

十几年来，我无数次地陪着来自大河上、长城内外，来自港澳台，来自美利坚、欧罗巴的客人们走进故乡的丝绸工厂、丝绸市场和繁华的闹市区，无数次地讲述一个个与丝绸有关的动人故事，我从客人们专注的神情里，赞叹的话语里读出了尊敬，读出了美好的祝愿。

啊，绸都的昨天令我神往，绸都的今天令我自豪，而更令我激动的却是绸都的明天。

展望未来，绸都人雄心勃勃，豪情满怀。你看，新绸都的蓝图已经在绸都人的手中一笔一笔精心绘出：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勾勒出明天的城市交通框架，8平方公里的纺织科技示范园展示着丝绸业灿烂的前景，红梨湖、镜湖、郎中荡风光带是镶嵌在盛泽这幅美丽丝绸上的一颗颗翠绿宝石，即将

动工的三十二层摩天国贸大厦雄峙在繁华的都市中心……不久的将来，一个五十平方公里的绸都新城将由我们亲手建成，一个名扬世界的丝绸生产贸易中心将在我的故乡出现，能不叫我怦然心动？

人们说，翻开盛泽的历史，上面几乎只写着两个字——丝绸。丝绸的名字叫美丽，她柔滑、轻盈、飘逸、鲜艳、灵动、时尚，一切美好的词语都连着丝绸。携着丝绸，盛泽人从历史中走来，今天，盛泽依然张开丝绸的翅膀飞向未来。盛泽——绸都，绸都——盛泽，她们早已融化成一个名字，永远留在世人的心中。

啊，绸都，我为你自豪！

第二辑 岁月留痕

45

枕柳成荫拾锦塘，渡桥卧水亦生香。鸳湖词客留芳迹，西泠轩中题景忙。

读书·买书·写书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平生有三大嗜好：读书、旅行、听戏，其中读书无疑是第一位的。这里所说的读书，主要指读文学类的书，因为在我看来读业务书籍主要是为了谋生，绝对是功利主义的，而读文学类的书则完全属于爱好。正因为是爱好，所以读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能产生愉悦，并进而陶冶性情。

少年时代读书就像听故事，主要是被情节所打动，与主人公一起高兴，一起悲伤，一起承受曲折、复杂的故事脉络带来

的煎熬。

青年时代读书主要为求知。因为思维空前活跃，求知欲望高涨，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愿意品尝，于是书读得非常杂，诗歌、剧本、小说、散文、寓言、报告文学，各种门类都来者不拒，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想涉猎，很有点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的样子。

中年以后读书，稍稍懂得了一些有所读，有所不读的道理。老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与苦固然是有志读书者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古往今来的书籍也确实高山，是大海，毕一生之力也读不完啊。读书仅凭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是不够的，学会选择，学会舍弃无疑是明智之举。

这些年，随着阅历的增长，诗歌与小说所能唤起的激情与感动越来越淡了，读书的重点移向了散文与笔记之类；大部头的书不敢读了，只愿意挑些短小文章来闲看；不再欣赏辞藻的堆砌，只偏爱平淡如话的文笔。这样的变化是老化的标志吗？我不知道，但我对读书的痴迷一如既往。

大凡嗜书者都有购书癖，古今中外皆然。早年时囊中羞涩，很少买书，以后经济稍有宽余，购书欲便急速膨胀。偶尔陪夫人上街，夫人进了百货公司，而我只愿意在店门外等候，待夫人出来，如果我不在，那么只要到书店找，肯定能逮个正着。

买书的过程绝对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体验。在书海中徜徉，心情特别平和、闲适，见到新书，轻轻地从书架上取下，随意

地翻翻，这种姿态一定很潇洒。看到想买的好书，我从不问价格，只看纸张、印刷、装帧的质量，中意了，付款买书走人。买书与买其它商品不同的地方是少了一道侃价的程序，十分爽快，这甚合我意。进了书店，即使找不到十分合意的书也不肯就此出门，非得买了书，才会心满意足地回去。

很快，我的书橱内已书满为患，床底下、纸箱内、写字桌上、床头柜上全是一叠叠高高低低的书垛，连夫人的梳妆台也被书所占领。夫人怒火中烧，意欲来个大扫荡，但是几次行动均未奏效，只得忍气吞声，任由书籍泛滥。好在我还能悬崖勒马，断然停止了任性购书的狂热行为，否则恐怕迟早要葬身于书堆之中。

读了书，心中难免会生发感慨，或喜，或怒，或共鸣，或批判，总想找个人一吐为快。如果没有声应气求之人与我对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笔下倾吐。有时书中的某处触动了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也会激发写作的欲望。终于有一天，我拿起了笔，写下了一篇篇短文。

我的写作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十时至十二时。此时，家人都已入睡，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正是我思维最兴奋的时候，于是摊开一张纸，喝上一口茶，开始了稿笺上的跋涉。在顺利的情况下，一般两个小时写就一篇千字文，至次日，再一边修改、润色，一边誉写，这样的套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不少朋友劝我在电脑上写作，还说出了许多的好处，这我都信，但我对电脑这尤物实在没有本事驾驭，直到现在还是个半盲。这多少让我有些沮丧，只得自己劝慰自己，手写譬如练字，这么一想也

就释然了。

我从不奢望成为作家，但我愿意用自己的笔写往事、写心得，赞美家乡、赞美祖国，抒发我对亲人、友人、家乡人的情感。尽管动笔的时间不长，但我孜孜不倦，从不懈怠，积数年之力，写下了几十万字的作品。这几年中，我的大部分短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一些作品还得了些小奖。虽然我早已过了沾沾自喜的年龄，但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得到了认可，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48

前年与去年，我的两本散本集《绸乡漫步》和《红梨湖》先后出版，今年，第三部书稿《锦塘步月》也即将付梓，终于实现了三年三本书的目标。我真心地希望能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把我所了解、经历的一些人事物告诉后生们，只要能为他们认识社会、理解人生起一丁点作用，那么当我回首往事之时也就没有遗憾了。

唱歌

从小我就爱唱歌。

我听到的第一首歌，大概是襁褓中听母亲唱的哄我入睡的催眠曲了。母亲不擅唱，但这首催眠的歌却委实唱得一波三折、声情并茂，从我和我的弟弟们，直到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全是在母亲的歌声里安然入睡的。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母亲的歌声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也许是因为这，我才喜欢听歌，也喜欢学歌和唱歌，小小年纪便学会了许多歌曲。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举行歌咏比赛。我的班主任董老师使劲地鼓励我，推荐我去参加角逐。这次比赛中，我出乎意料地得了个第一名，捧回了第一张唱歌的奖状，着实让我臭美了一阵。从此以后，似乎学校里的每次唱歌比赛都有我的份，而且差不多每一次都拿到很理想的名次。就这样，我唱歌的兴趣越来越浓，唱歌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时唱的算哪门子的歌啊，只是嗓子亮一点，音唱准一点而已，什么发声啦，运气啦，技巧啦，一概不懂，小“土八路”一

个。

真正开始学唱歌是在上了中学之后。很幸运，我在中学里遇到的第一位班主任就是一位音乐老师，姓余。余老师是接受过正规声乐教学和训练的行家，不但歌唱得好，就是说话的声音也“磁性”得很，真让我羡慕得要死。他是我唱歌的启蒙老师。也许因为我喜欢唱歌，因此老师对我有些格外的关照，时不时地给我开点小灶。由于老师耐心施教，我逐渐地掌握了一些唱歌的知识和技巧，慢慢地唱得像那么回事了。

50

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工业、农业都在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说话都“狂”得可爱：“天上没有玉皇，水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这样的气氛中，有人还嫌热度不够，于是学校的文娱宣传队常常被派去作宣传，在露天的街头，在工厂、农村为群众演出、鼓劲。这样，我唱歌的这点小小特长派上了用场，越唱越来劲，很有点“人来疯”的味道。记得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里有“这是为什么”一句，我唱多了，同学们干脆见了我的面就问“这是为什么？”

在余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真不少，其中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是学了不少乐理知识。因为学会了读谱，我学歌的速度比一般人快了许多，到后来，甚至拿到一首新歌，便可以一边以心、眼读谱，一边嘴里能连贯地吟唱起来。这点“伎俩”常常让我暗暗地得意非凡。

在新疆知青农场的那些日子，是我唱歌这点本钱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时候。刚到农场，不少支边青年因为生活、劳动各

方面一时不适应，难免有些情绪波动，为了打气、鼓劲，知青们集合队伍时常常要“拉歌”。你的分队唱一个，他的分队和一个，中间还扯着嗓子喊一些挑战性的口号，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因我能唱歌，自然便成了指挥、领唱者，后来又成了教歌的小老师。

真是一种巧遇，我们的第一位中队长也是个歌迷，他姓余，正好与我的启蒙老师的姓差那么一“点”。余中队长不光爱唱歌，还能作曲，在他的发起和鼓动下，我们几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竟不知深浅地动起创作歌曲的念头来了。

我们中队有位姓章的江阴籍知青，一支笔十分了得，据说在家乡时就写过中篇小说，是知青中公认的作家。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写成了一组歌颂我们农场的歌词，因为农场的名字叫新园农场，于是组歌取名为《新园大合唱》。歌词写成后，起先余中队长自己动手作曲，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忽然相中了我，让我来作曲。我一下子蒙住了。我心里很清楚，肚里这点货色充其量只能读读谱，哪里当得起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作曲”两个字？于是只能找个借口推托。但是，推是没用的，余中队长一面使劲为我鼓气，同时坚决地给我压担子，看看实在没法子了，我只得硬着头皮试一试。

那段时间，我真是卯足了劲。白天劳动，脑子里全是歌词和断断续续的一节节旋律；一到晚上，埋头在煤油灯下苦思冥想。我把歌词一遍遍地用心朗读，尽可能地抑扬顿挫，读出情感来，我要让歌词来感动我自己，把心里的旋律引出来，逼出来。也许是唱歌的爱好帮助了我，多年来烂熟于心的那么多美丽的旋律在心里酝酿、发酵、分解、组合。真如老话所说的，“厚积”而后“薄

发”，长期以来的积累给了我适时的回报，终于有一天，突然心头一亮，一句颇为得意的乐句轻松地吐了出来，然后，完整的旋律如峡谷间潺潺的小溪，哗哗地一路流淌。回想起来真是有些神奇，多少天的苦苦思索，也许一无所获，但一旦思路打通，几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人说这就是灵感，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确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那么无论如何也“灵感”不起来的。

很快，由四首歌曲组合而成的《新园大合唱》出笼了，一时间成了农场里的新闻。我的情绪也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中，于是刻腊纸、印刷，再在中队里教唱，不多久，就传至整个农场。从此，《新园大合唱》成了农场的“场歌”，每当知青们开展活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便自然而然地唱起那些歌来。农场每次组织宣传队赴地区首府和兄弟农场演出时，《新园大合唱》总是首选节目。可以说，它在农场知青心中扎下了根。1995年，当已经回到故乡的吴江、江阴、无锡三地的农场知青分别举行纪念支边三十周年活动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新园大合唱》。经过大家的共同回忆，把这组30年前的老歌整理了出来，印制在三地的纪念册上永志留念。当我指挥着昔年的战友满怀深情唱起了它时，确实又让我深深地感动了一回。

在我完成了《新园大合唱》后，又陆陆续续创作了一批歌曲，唱农场，唱知青，唱英雄模范人物，唱美丽的新疆。在1972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时，由新园农场和于田县、和田地区“五·七”干校三家联合组成了艺术团，排演了一场可连演三个小时的大型歌舞剧《万方乐奏有于阕》。

剧中的歌曲、舞曲与乐曲都由我作曲，实实在在地忙了半年。这期间，常常是晚上写完曲，第二天就给演员教唱，一些不识歌谱的维吾尔族文工团员还只能一遍遍地跟唱，直到唱熟为止。

七十年代重返故乡后，或许因为整个社会的气氛有些沉闷，一段时间里唱歌的机会少了许多，只是闲来无事时，一个人轻轻哼几段老歌解解闷。直到八十年代后，一批批清新、抒情的新歌大量地涌现了出来，才把人们的歌兴又渐渐地吊了出来。后来，国外的卡拉OK传入了中国，国人唱歌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都敢对着话筒旁若无人地嗷嗷叫。说来也奇怪，第一次在海南接触卡拉OK时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为大家唱歌还要自己掏钱？但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接受了这种自娱自乐的“舶来品”，并深深地爱上了它。

九十年代初，我工作的机关里举办一次卡拉OK比赛，同事们动员我参加。我挑了一首多年前的抒情歌曲《草原之夜》参赛，这样，在时隔几十年后我又得了个唱歌第一名。从此，只要有唱歌的机会，朋友们总是怂恿我一放歌喉。

每一次唱歌，都是一次心情的大放松，唱完后感到特别的舒畅。专家说，唱歌是一种肢体运动，从口、舌、胸、腹，甚至到四肢，都能在唱歌时得到锻炼；唱歌更是一种精神运动，大脑在唱歌时得到充分调节，促使人的情绪愉悦、亢奋，好处多多。有人说，多唱歌的人不易得老年痴呆症，这我信；还有人说，多唱歌延年益寿，长命百岁，这我就说不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唱歌能使人愉快，有这一点就足够了。我想，我一定会一直唱下去的，直到唱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看戏去

54

细想起来，我的确可以算是个戏迷了。从小到大，我始终钟情于戏曲，乐此不疲，终生不渝。我这人好动感情，看戏时极易进入境界，虽说如今的年纪早已越过“不惑”，可以“知天命”了，但是看戏时照样激动掉眼泪。

我也搞不清是如何染上戏瘾的，也许是天性吧。记忆中第一次看的戏，是比我高一级的小学生自演的《拔萝卜》，一个老头独自拔一个硕大的红萝卜，嘴里唱着“哎唷，哎唷，拔不动”，于是叫“老太婆快点来，拔萝卜，拔萝卜”，但还是拔不动，最后小孙子、小花狗和小花猫都加入了拔萝卜的行列，终于拔起了萝卜。这戏讲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曲调也好听，“唻啦哆，咪来哆”，到今天还能把曲调全部背下来，可见印象之深。

建国初期，江南一带越剧非常流行，当时有一段戚雅仙演唱的宣传婚姻法的新曲风靡城乡，许多人会唱。我虽是个男孩，但也跟着学，唱着唱着便迷上越剧。后来跟着父亲进书场

听书，又成了书迷，再后来又学扬剧、沪剧、京剧，竟一发而不可收，差一点下海当了演员。

对我来说，看戏真是一种享受，虽然还不至于“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只要能看上一出好戏，那么这一整天都会乐悠悠的。我到处找戏看，业余的演出差不多必看，专业剧团的演出要花钱买票，只能择其优而看之，而拍成电影的戏必定是精品，所以常常反复地看。记得当时有一部沪剧片《罗汉钱》，我竟连看了四五遍，直至全部学会为止。迷得够可以了吧。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出差，于是有了欣赏各地戏曲的好机会，不管走到哪里，晚上总要削尖脑袋搞一张好票，到河南看豫剧，到西安看秦腔，去苏北看扬剧、淮剧，甚至连语言不通的粤剧、高甲戏，一样照看不误。许多年下来，日积月累的，可以说看遍了各地的主要剧种，见识了众多的名角儿大演员，门槛越看越精，唱么不敢说，但是审美情趣、欣赏水平肯定是大有长进了。

看戏的过程中，也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大概是十多年前，一次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观看北京京剧院赵燕侠演的几个折子戏，幕间休息时突然发现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就坐在我的前排。朱市长微服简从，平易可亲，与我们这些近旁的观众一一握手，那天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事后听说，他与我一样也是个京剧迷，遇上兴致高的时候还能自拉自唱一段，与民同乐呢。

近几年戏剧舞台不太景气，看戏是越来越难了。有一次在北京，我一晚上连续找了四个剧场都未看上一部京戏。没办

法，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向电视、广播与碟片，虽然比剧场的氛围差了许多，但也总算聊补于无。即使如此，我的戏瘾依然不减，总希望有人来招呼：“看戏去！”

献血

自从实施献血制度以来，每年都有不少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干部伸出自己的臂膀，自愿献出自己的鲜血，表达一份对社会的爱心。这一袋袋带着献血人体温的鲜血，明天也许就挽救了一条垂危的生命。作为一名曾接受过献血者慷慨施舍的伤员，我一直对高尚的献血行为怀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由衷的感谢和尊敬的情感。

三十五年前，在遥远的边疆一座偏僻的小县城内，医院的手术室灯火通明，无影灯下，因肝脏破裂而危在旦夕的我正躺在手术台上，无奈地等候着死神的判决。这时，小城街头的高音喇叭里正一遍遍地重复着一个紧急通知：为了抢救一位因公负伤的支边知识青年，县委号召全县各界群众为伤员献血。不多一会儿，往日宁静的县人民医院内涌进了一批批的人群，有的是刚刚下班的工人，有的是田间劳作的维吾尔族老乡，还有机关的干部、学校的老师和军营的战士，他们默默地在走廊内排起了长队，焦急地等待着为昏迷中的我献血。二百来名献

血者的验血和输血工作一直延续到半夜，虽然多数人因为血型或其它的原因未能献上自己的血，但是他们都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爱，他们都值得我感恩一辈子。二百多颗滚烫的爱心终于感动了上帝，驱走了死神，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在我逐渐康复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这边疆小城内奏响的一曲《爱的奉献》，一次又一次为这人间的真情而感动不已。各民族同胞的血液融汇在我的血管里，伴我走过三十五年的岁月。在我三十五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生涯中，也曾有过挫折、打击、痛苦和彷徨，但是只要一想起胸中奔涌的同胞们的热血，一切烦恼便挥之而去，我这艘用爱心修复的生命小舟，将永远充满自信与活力，驶向快乐的彼岸。

当献血活动在我市开展起来的时候，我满怀诚意踏进临时设立的献血站，希望通过献血来表达内心久久深藏的一种对社会的感激之情。作体格检查的医生为我的年龄和一身的手术疤痕而迟疑，表示不能接受我的献血。尽管我再三解释，希望医生能理解一位因接受别人的献血而恢复健康的人此时的迫切心情，但是医生依然未能接受我的要求。

对于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人性的发展，有人曾表示某种担心，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我始终乐观地认为，我们的社会毕竟是积极向上的，良善之人居多，在提倡以德治国的今天，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一定会得到发扬光大。广大群众参与献血活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对此我充满信心。

父亲

父亲辞世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父亲是个十分普通的人，醇厚而近于笨拙，正直而近于迂腐，节俭而近于吝啬，不善言辞而近于木讷，是个老一辈中常见的老好人。

年轻时的我好高骛远，总希望父亲是个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遗憾的是父亲一生从没做过任何上得了口的大事，只是谨慎小心地努力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而已。他为人安份守己，从不敢得罪任何人，但越是怕事越有事，临事时又张口结舌，为此很吃了些苦头。那时候，我常常为父亲说话不漂亮而感到难过。我幼年时家境尚宽裕，但父亲花钱却十分“扣”，粗茶淡饭只是管吃饱，一点点荤腥许多弟兄分，每人的小碟子里只能分到一星星，为这我时常抱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耿耿于怀。说实话，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极其平常的形象。

然而近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从新认识了父亲。

几天前，父亲生前一位朋友的遗孀在病榻上向子女们交待了一个夙愿，说几十年前，在她家最困难的时候，我的父亲慷慨地支助了她们家，她们夫妇俩一直感激在心，希望有朝一日能以某种方式报答。丈夫去世时把这未了的心愿托付给了她，如今她已年逾古稀，希望子女们帮她了此夙愿。

中秋前夕，她的子女带了月饼和一份重礼去看望我母亲，转达了他们父母多年来深埋心底的谢意。由于父亲生前从未谈及此事，母亲颇感意外，在再三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只得不安地暂且收下，但又成了一块心病，因此把我们弟兄几个叫去商量，寻找一个妥然退回的理由。

听了母亲的叙述，我心头不禁一阵发热，油然升起一股对先父的敬意，眼前又闪过父亲生前的一幅幅音容笑貌。是啊，父亲的一生实在太平凡了，平凡得常常被人忽略。他做的虽然全是小事，却牢牢恪守着“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的信条，做得那么认真，那么执著，对于助人为乐的好事，他也只当作是应该做的本份事去做，因而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声张了。然而正是这无数个平凡人和平凡事，铸成了托起社会大厦的基石，这样的平凡不是一样的可贵吗？

忆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来，母亲的音容笑貌，以及弥留之际依依不舍的痛苦表情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终于懂得了“失去的才最珍贵”的道理。母亲卧病在床时，我没有更多地陪她说说话，等到今天她再也不能听我叫声妈妈时，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真希望能在梦中再陪陪母亲，再听她唠叨些总也说不完的陈年往事，但不知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梦见过她。是我的思念还不够深？还是她实在太累了，还没有休息够？

母亲的一生真是不容易。

母亲常说自己是个苦命人。八十二年前，她出生在汾湖北岸一个叫杨家浜的小村子里，幼年父母亡故，好心的舅舅收留了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的母亲在舅舅那里学会了全套农活：耕田、插秧、摇船、闾河泥，男人女人的活儿全能对付，成了舅舅的好帮手；又跟着舅母学得一手好针线，纳底做鞋、缝衣补衫，粗细活儿都拿得起，是舅母心头的骄傲。舅舅和舅

母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千方百计给她找个好婆家，就这样，母亲嫁到了镇上。乡下人的眼睛里，镇里就像天堂，总以为嫁到镇上做了城里人，就可以享福了。

这时候，我父亲刚刚失去了前妻，留下的三个幼小的儿子大的未满五岁，小的尚未断奶，可怜母亲才做新娘便成了三个孩子的后妈。受过舅舅严格的传统教育的母亲，决心做个好媳妇、好后妈，她甚至没来得及褪去腼腆，就已里里外外一把手，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有公婆，下有幼儿，一大家子的缝补浆洗和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来说不啻是压在头顶的一座沉重的十字架。要强的母亲硬着头皮扛着，哪一天不是头一个起床，最后一个入睡，无数个忙碌的白天与黑夜，才换来一声好当家的赞语啊。

等到母亲生下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小儿子和女儿不幸同时患上重病，这下可苦了她了，为了自己背起的沉甸甸的十字架，她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小儿子。多少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啊，我真不敢想象母亲是怎样抹去心中流淌的血泪的？终于，小儿子渐渐康复，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母亲的慈爱换来了儿子们的尊爱，终其一生，她始终是儿子们最亲的人。

以后，有了我和五个弟弟，母亲成了拥有九个儿子的光荣妈妈。在建国初的那些年里，多生子女是件很光荣的事。为此，爷爷、奶奶高兴，为香火鼎盛而合不拢嘴；乡下的外婆高兴，为母亲的争脸而骄傲。只是苦了母亲，不要说为了填饱这九张嗷嗷待哺的嘴犯愁了，光是九个孩子的起居安排就够她烦心

的了。

母亲一生勤快。从她踏进这个家门一直到去年病倒，整整半个多世纪里，她就像一架从不停息的永动机，始终卯足了劲，有力地转动着。每天天色未明，母亲顶着星星上街买菜，准备全天的伙食，等我们一个个起了床，香喷喷的白米粥已经摆上了餐桌。三餐之外，还有全家的衣衫、起居和人来客往也都靠她照料，哪一个夜晚不是等到孩子们睡熟之后，再坐到灯下做针线。几十年来，我从未听她诉过一句苦和累，她早就把这一切看作自己的天职了。

母亲有一双巧手。她虽然是个干惯粗活的农家女儿，但是拿起小小的针线来，一样的得心应手。尤其她做的布鞋，可称得一绝，街坊邻居没有不称赞的。她纳的鞋底不但结实耐穿，而且针脚匀称、平整，看着也舒服。看她纳鞋底时那副精雕细刻的认真劲，就像在创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鞋做成了，总要托在手里左看看右瞧瞧，细细地观赏一阵。这时候，是母亲最得意的时刻。就因为别人多赞了几句，母亲除了全家十几口人的鞋外，还时不时地给要好的至爱亲朋捎几双，虽然为此而多熬了几个黄昏，她也毫不在意，乐此不疲。母亲做的菜，虽然全是家常的菜蔬，却都特别的可口，酱爆螺蛳、蚬子熬汤、虾米煮豆腐、煎蛋饺，都是她的拿手好菜，花的钱不多，我们又爱吃。每到深秋，母亲总要腌上两大缸咸菜，她腌制的咸菜鲜嫩脆爽、品味适中，在缺少新鲜蔬菜的漫长冬季里，它是全家争抢的美食。

最令儿子们钦佩的是母亲的坚强。母亲没上过学，靠着扫

盲时的几天课，光认得自己的名字。虽然她不能断文识字，却十分明事理，尤其在家庭遭遇重大打击时，拿得定主意，撑得起门户。在这一点上，要远远胜过老实巴交的父亲。“反右”运动中，父亲因为一张大字报而被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当他从市里学习班上回来，对着母亲两行悲泪时，母亲没有一句埋怨，决然地走出家门，到粮库当一名捐粮谷的临时工。她要用捐谷的微薄收入来弥补父亲因头上的“帽子”而减少的工资收入，她要用四十岁女人的肩膀来分挑父亲肩上的重担。她还带着我每天去镇西湖边的渔船上买来毛螺蛳，挑回家中，晚上再发动全家剪螺蛳，第二天凌晨由母亲当街叫卖，赚几个小钱贴补家用。那时候，我正在学校当代课老师，挑着螺蛳沿街跑，碰见学生总觉得失面子。母亲说：“凭劳力吃饭，没啥难为情！”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母亲一生不怕吃苦，就怕饿着孩子。六十年代初，人人都喊肚子吃不饱。眼看着挨着个儿的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一个个伸长舌尖舔光了碗里的所有粥粒，还舍不得离开饭桌的模样，母亲的心碎了。她咬了咬牙，换上一双又宽又大的雨鞋进粮仓捐粮。下工的时候，脚在谷堆里、山芋干堆里狠狠地磨蹭了一阵，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中，倒出雨鞋中灌进的那一把掺着脚臭的谷粒和山芋干，加加工，煮成一碗杂粮饭，分给孩子们填一填空空的肚子。母亲一生要强，从不许孩子们贪小便宜，但是现在为了孩子，她竟顾不得许多了。那些年里，很少能吃到肉。大年夜，母亲把春节配给的每人二两肉切成块，烧成浓浓肥肥的红烧肉，让大家解解馋。肉端上了桌，幼

小的弟弟指了指碗中的肉问：“妈妈，这是什么？”顿时，母亲呆了，两行泪珠夺眶而出。此景此情，我永远难以忘怀。

好不容易盼来了改革开放后的好日子，上山下乡的儿子们一个个进了城，有了安定的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小家，父亲的“右派”也得到了改正。年迈的母亲眉头展开了，成天乐呵呵的，总也闲不住的她此时又照料起她的孙儿辈来，直到她卧在床上不能起来为止。

母亲的一生是乐观的一生。岁月的艰辛、困苦、委屈和打击都没有把她压垮。她始终抱着一个信念：只要人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女人，却深深地懂得这个许多人没能真正理解的道理——这就是我的母亲。

最后能压垮她的只有年迈与疾病。

夜，静悄悄……

66

夜深了，院对面邻居家的灯相继熄灭，四周静悄悄，唯有桌上的小闹钟“噉噉、噉噉”，陪伴着我灯下夜读。

“咳，咳咳”，楼上房内传来一阵轻轻的咳嗽声。听得出来，妻一定是捂着嘴，生怕惊吵了我。

自从我上了业余“电大”，很少过问家事，每天下班回到家，钻进自己的小间，就两耳不闻窗外事。多年来渴求知识的欲望一旦爆发，我就象一枝干枯的小草沉浸在一泓清水中尽情地吮吸，只觉得属于我的时间太少了。妻子默默地担起母亲和父亲双重的责任，里里外外独力承当。一定是操劳过度了，前几天她得了感冒，一直咳嗽不止，听咳嗽声，怕是不轻呢。

我轻轻地上楼，踏进房间。床头灯亮着，妻低着头，缝着一条棉裤。

“你怎么还不睡？”

“天已入寒九，你每天睡得那么迟，不穿条棉裤，关节怕又要酸痛了。”

“你咳得那么厉害，自己病倒了怎么办？”

“去看你的宝贝书吧，就这几针了。”妻微微抬起头，眼角朝我一瞥，浅浅地笑了。

坐到书桌前，我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起来，眼前浮现起妻子苍白、憔悴的脸色。你浅浅地笑着，但我辨得出笑意中那一丝淡淡的苦涩。是啊，你太累了，你为我作出了一次次的牺牲……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边疆医院中的那些日日夜夜。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得知自己肝脏破裂、肋骨折断时，精神支架一下子崩溃了，好象跌进了冰窟窿，浑身冰凉。我还二十刚出头，今后的工作、生活、爱情……我不敢再往下想，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那时你正在几百里外维吾尔农村参加“四清”，我多么希望你能来医院看我，哪怕只看一眼。

一个朔风凛冽的寒夜，窗外飘着纷纷扬扬的鹅毛雪，病房中静得那么凄然。我疲倦地躺在病床上，又陷入了沉思。床头柜上的藕粉已热了两回，可我半口也难以下咽。突然，门“呼”的一声打开了，裹着寒风闯入一个人来，皮大衣上披着厚厚的雪花，一条围巾把大半个脸遮得严严实实，在那挂着霜花的双眉下，我看到了一对熟悉的眼睛——你来了，我终于把你盼来了。

你快步走到我身边，捧起了我的手。虽然你从风雪中来，但我觉得你的手却那么灼热、滚烫，一股热流传入我体内，融化了我心中的冰霜。你拿起了柜上的那碗藕粉，一匙一匙喂着我，我竟驯顺得象个孩子，只觉得是那么甜，那么香。

从此，你整日整夜地伴着我，给我喂饭，喂药、擦身、换衣，你使我重新获得了生活的乐趣和希望。那几十个日日夜夜啊，你从不说一声累，从无一句抱怨，你的两颊日见消瘦，而我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医生们都说，是我的乐观有效地配合了治疗，而我精神的支柱，不正是你那纯真的爱吗？

半年前，当我犹豫地提出读“电大”的打算时，你又帮我下了决心。你揽下所有的家务活，为我创造学习条件。是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每次我从夜校归来，端起你捂在锅里的夜宵，我品尝的岂止是夜宵的美味，这分明是爱的甜蜜。

68

难道爱情只属于年轻人？不，我拥有的爱远比他们更富有、更深沉。

……

妻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鼻息声，灯光照亮了她鬓间一丝初生的白发，照亮了她那带着苦涩笑意的脸庞。一缕淡淡的悲哀在我心上升腾，我深知，我的学习成绩中浸透了她的苦心。我欠她的太多了。

夜，静悄悄……

霜叶

晨曦透过窗帘，把房间照得微明，窗台上的那盆红枫，把影儿投在浅蓝色的窗帘上，就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煞是好看。我斜躺在床上，凝视着枫树那枝叶扶疏的身影，不由得又想起陈明老师来了。

陈明是我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那时他才二十来岁，风华正茂。高高的个子，“国”字脸，鼻梁上端端正正地架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总是梳得纹丝不乱，一身笔挺的中山服一尘不染，就连那双黑皮鞋也常常擦得光亮照人。他说话细声慢气，吐字清晰、柔和，可老是板起了脸，难得见他一回笑容。

他最喜欢古诗词，一讲起唐诗、宋词，李白、杜甫、辛弃疾，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讲一首诗，他总要揉进自己的体会，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诗言志，诗中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我们也一定要带着感情去读、去体会，才能读懂、读深。受他的感染，我也渐渐爱上了读诗。

他脾气很执拗，常常为了一个词的解释，同邻班的钱老师

争得面红耳赤；平时很少与人交往，常见他独自埋头于办公桌前读诗、备课，显得很孤独。

一年后，我考入了中学，还时常去母校请他讲解古诗，但不久听说他划为右派，下放到太湖边上一个小渔村去了。

几年前的一个深秋，我因事去太湖边的一个小镇。晚饭后无事，沿着镇边的小路散步，听到路旁两个老汉正在交口称赞他们村小学的陈老师把一群小孩子教得个个知书达礼。会不会是陈明老师？我赶紧上前询问，他们也说不出老师的名字，只告诉我路尽头那间屋就是陈老师家。

我急匆匆地向前奔去，脑子里又出现了那张没有笑容的“国”字脸。难道真是他？二十多年没见了，他吃了那么多苦，不知是什么模样了。

走到屋前，见门虚掩着，里边亮着灯。我起手在门上轻轻地叩了两下：“有人吗？”没回答。我推开门，只见屋正中的一张旧八仙桌的上方摆着一盆红枫，正面墙上贴着一幅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字迹是那么潇洒，这不正是陈明老师的手迹吗？我身上的血一下子奔涌了起来。啊，陈老师没有垮倒。

我走进屋子，环顾四周：门边角上是台小灶，杂乱地放着些油、盐、酱罐；另一边是一张极简单的床，枕边堆满了书；中间桌上，笔筒、砚台、宣纸放得整整齐齐。看来他一直没丢下自己的嗜好。忽然，身后“呀”的一声，门开直了，进来一个高高的身形，他面色黑里透红，虽显得有些苍老，却精神抖擞。“陈老师！”我一下扑了上去，紧紧抓住那双粗糙的手，眼

泪止不住淌了下来。“二十多年没见了，你好啊。”他说话还是那么平和，慢条斯理。

这一夜，我就和陈老师挤一个床，谈了大半宿。他闭口不说自己的委屈，却又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唐诗和他那群学生来了。原来他下放后，队里没让他下地劳动，叫他在大队小学里抄抄写写，后来又当了老师。“我的这群小鬼，别看他们整天吵得像猴子，可读起书来比你们小时候更认真。”他兴奋地说。我静静地听着，看着他那张因兴奋而通红的脸，心想，陈老师变了，他变得那么热情、开朗，但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却一点也没变。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时，他捧起了桌上那盆红枫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这盆红枫作个纪念吧。”我默默地捧着红枫，如捧着陈老师那颗火热的心。回家后，放在窗台上，天天给它浇水，默默地祝福老师健康，教出更多的有用人才来。

天色渐渐亮起来，我一骨碌起了床，打开窗，只见枫树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生气盎然，它在微微的秋风中轻轻摆动着矫健的身躯，甩下一滴滴晶莹的露珠；一片片枫叶迎着阳光是那么娇艳，它越经霜打，越是鲜红。

走好，老师

72

听到您离我们而去的消息，一时间，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几天前，我还在电话里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呢。星期天我去看您，因为您去参加一个退休老师的活动而没有见到，本想下一个星期再去向您请安，谁知看到的却是您安静地睡去的遗容。像您这样一位始终洋溢着活力的人，怎么会走得如此匆忙呢？

您的身旁站满了来向您告别的人们：您的孩子、您的学生、您的同事、您的朋友，在他们的心中，您永远是一位好母亲、好老师、好同志、好朋友。大家呼唤着您的名字，回忆着您的音容笑貌，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得那样清晰，仿佛都只是发生在昨天。

四十多年前，您是我小学生涯中的一位严厉的老师。说实话，我很有些怕您，因为在课堂上，您的神情总是那么严肃，锐利的目光只要那么一瞥，立刻就能制住我们调皮的小玩意儿。您对我们的学习总是那么严格要求，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

虎，也从不吝惜批评。但是，我们又都喜欢听您的数学课，您在讲台上永远是那么自信、从容，清晰的讲解丝丝入扣，引导我们打开思路上的重重疑窦，找到正确的答案。如果学生解题时遇到困难，您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分析、示范，直到弄通了为止。学生们都知道，您的心里其实很喜欢我们，只是很少流露您的赞誉，一个微笑已是最好的奖赏。

多年以后，我作为一名代课教师又走到了您的身边，这时候，我看到了您工作的另一个侧面。作为一名老教师，您早已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然而您依旧把每堂课的教案推敲了一遍又一遍，您告诉我，虽然教材未变，但听课的学生年年在变，切不可依赖经验，以不变应万变啊。是您带着我熟悉学生，熟悉教材，熟悉教学方法，慢慢地学会当好一名老师。是您以自己为榜样，启示我去认真对待工作。当我逐渐地被学生所接受，并在教学中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您知道吗，您依然是我心中的老师。

再后来，我当了您女儿、女婿那个厂的负责人。每次我去看望您的时候，您总是只关心工厂的发展，从不因这层关系为孩子们提过任何要求，倒是常常主动指出她们的缺点与不足，要求她们做个平凡的好工人，令我深深地感动。我知道，您是在以自己的言行教我如何带好一个企业。

当您带着一连串的光荣从岗位上退休下来时，您的心依然是滚烫的。您是退休教师歌咏队里一名积极的队员，您是学校里一名编外的辅导员，您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您还是孙儿们的一位好家教。您得到了大家普遍的尊敬。

如今，您匆匆地走了，匆忙得未留下一句话。从此，家庭里少了一位好家长，朋友们少了一位好大姐，我也少了一位可以敞开心扉说说知心话的好老师。叫人怎能不伤心呢？

老师，您安心休息吧。您曾经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校如今有了新的发展，您最牵肠挂肚的孙儿们学习成绩都很出色，您的学生也牢记着您的教导，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大家都会照顾好自己。您放心吧。

走好，老师。

我心中的太平桥小学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盛泽镇上的太平桥小学。从我家向东，走过热闹的东庙便是夜船湾、太平街，然后是横跨在归家浜上的太平桥，再走几步就是太平桥小学了。

太平桥小学的前身是由盛泽士绅郑式如、张嘉桐、洪鄂于光绪29年(1903年)创办的盛湖公学；1917年，因与盛湖女校交换校址而成了镇上的女子学校；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改名为太平桥小学。

在我的印象中，建国初我刚入学时，太平桥小学是盛泽镇上最气派的学校之一。踏进有些洋气的学校大门，就是一片大操场，操场西侧有个用水磨砖砌成的很大的月洞门，进了门又是个大天井。朝南的大厅是学校的会堂兼室内操场，学校开大会或举办一些大的活动，差不多全在这里进行。大厅的楼上以及西侧的楼房全是教室，拐角处还有一个小小的角院，植上修竹几枝，很有些苏式园林的意味。

我从上幼稚园起到小学毕业，在这里呆了整整六年，学校

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在我的心中，这是个最好的学校，我爱我的母校，并为它感到骄傲。

学校里聚集着一批非常好的老师。

我的幼稚班老师姓吴，在我的印象里她更像妈妈。在她的关怀下，我渐渐体会到了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学会了尊敬师长，尊重同学，还养成了不少好的习惯。五十多年过去了，多少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淡忘，可是吴老师的面容却始终深深刻印在脑子里，永远是那么清晰。

76 四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位姓董的班主任。董老师十分年轻，活泼得像个小孩子，除了上课时的一脸严肃以外，平时总是笑哈哈的，与学生们一起又唱又跳，就像我们的大姐姐。董老师跟着我们的班一起升级，直到送我们毕业。整整三年的时间里，老师与我们培育起很深的感情，五十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直到今天。

我们的教导主任姓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听俞老师讲课从来不觉得累，再复杂的算术题，经她一分析都能化繁为简，迎刃而解，因此同学们都特别爱听她的课。几十年来，成千的学生受过她的指点，没有不佩服的。但是天不佑人，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人慨叹不已。

还有一位陈老师，在学校里以严厉著称，再调皮的学生，见了他都乖乖地不敢耍半点小聪明。虽然同学们都怕他，但又非常尊敬他，因为他讲的课十分精彩。他曾经教过我们历史，可以说我对历史的偏爱就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他教给我们

的那段历史朝代更迭的顺口溜，我直到现在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确实获益匪浅。

小学毕业后，我从中学到电大，接受过许多老师的教导，虽然每个学习阶段都有重要的收获，但是凭心而论，万丈高楼平地起，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小学打下的，最让我牵挂的还是我的太平桥小学。毕业后，我常常回到母校去，看看我的老师，看看我生活了六年的学校。虽然如今因拓宽马路，母校的房屋大多被拆除，但是我心中的太平桥小学是永远不会拆除的。

我和母校

78

从一九五七年秋至一九六零年夏，我与母校盛泽中学相伴了整整三年。这三年，是热火朝天的三年，是风云变幻的三年，也是我从懵懂无知到一步步渐谙世事的三年。

踏进盛泽中学的大门，我才满十一岁，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孩子，随便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这时，“大鸣大放”运动已波及了学校，校园里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不少校领导和老师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还受到了指责，心底躁动的学生们也开始用小字报攻击意见不合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还走向社会，帮助街道里不识字的叔叔阿姨抄写大字报。一阵骚动过后，反右的“战斗”打响了，并以揪出一批右派分子而告捷，而我却因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而从此矮人一头。

一九五八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也在校园内掀起了波澜。大炼钢铁，下乡支农劳动，组织宣传队上街鼓吹“三面红旗”，去街道当小老师为家庭妇女扫盲，本应安静读书的校园不再平静。我为学校炼出了第一炉所谓的“钢”而兴奋，

为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一名骨干而兴奋，为能借下乡劳动之机疯玩而兴奋，躁动不安成为当时学生们的一种普遍心态。

接下来是五九年秋的“自然灾害”以及六零年开始的“困难时期”。学生们调侃着“十点十分，肚皮饿得热昏”，“十点三刻，肚皮饿得瘪脱”的顺口溜来排遣饥饿带来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挖蝇蛹、捞子子、逮老鼠、轰麻雀，学生们一本正经地做着种种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除四害”工作，还断断续续地穿插着捞水草、积绿肥、割稻子、拾稻穗等不同科目的支农劳动。

不过从总体上看，以上各种社会活动和劳动锻炼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学校还是把教学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老师的教育下，学生认真读书，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三年中，许多老师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其中三位老师的印象尤为深刻。

一位是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音乐老师余正明。余老师有着一副好嗓子，爱唱歌的我对他说话、唱歌的磁性嗓音十分佩服，顿觉亲近了几分。第一次上音乐课，余老师用留声机为我们播放了一首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并讲解了此歌的特色。这种完全有别于小学教学模式的授课方式使我对音乐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在余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习声乐，学习民乐演奏，并成为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苏振雄是我初三时的语文老师，书教得特别认真、细致，尤其对学生作文的批改和讲评最为讲究，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深受其益。初中毕业后的升学考试复

习阶段，苏老师让我们写了一篇命题作文《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很幸运，我的习作被老师选作范文，作了详尽的批阅、圈点，还印成活页文选发给全体同学讨论、评点。这事虽小，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并成为我以后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的滥觞。

初三时的班主任是庞振华老师，还兼教我们的代数课。他虽是位数学老师，但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很使我钦佩。在他认认真真、规规矩矩的教导下，我的成绩提高很快。当我春风得意地走出升学考试的考场时，自我感觉非常好，满怀希望等待着高中的入学通知。但是，令我悲痛欲绝的事还是发生了，在全班90%以上的同学都升入高中的时候，自以为稳坐钓鱼台的我却落了榜。庞老师言不由衷地告诉我，为了照顾我的家庭生活困难，让我尽早就业。我忿忿地走出老师的办公室，大哭了一场。

瞬间，我懂得了许多，隐约明白了我的家庭背景将伴我一生。也就在那一瞬间，我暗暗下了决心，继续我的学业，自学成材。十四岁的我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当过代课老师，办过民办工厂，又支边去了遥远的新疆，但我始终未放弃学习。我用了五年时间自学了高中课程，文革结束后，四十岁的我又重新回到课桌旁，以三年的全部业余时间读完大专课程。当我拿到大专毕业证书和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优秀毕业生奖状时，我流泪了。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以学到的知识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了一批论文、工作研究、调查报告，并发表在各级有关刊物上，也参加过部级培训教材的编写，出版了两册个

人的散文集，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可是，我的心底始终郁结着一个心愿，我想听到庞老师亲口告诉我未考进高中的真实原因。几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吴江宾馆参加一个会议，中途休息时，在会场外的走廊上突然远远地发现庞老师的身影。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即冲上去，但是当我看清老师满头的花发和蹒跚的步履时，多年郁结的情感突然消散得无影无踪。那特殊年代里多少让人压抑的人事都早已化解在改革开放后的春光里，还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呢？一时间，脑际浮现出老师当年认真讲课的神态，我不愿再打扰老师平静的心境，心底默默祝愿老师健康、长寿。

在筹备盛泽中学六十周年校庆的日子里，勾起了对母校历历往事的回忆，仅以此文祝贺母校六十岁生日。

阿孜医生

82

我呻吟着，从昏迷中醒来，浑身累得像刚从垦荒地上收工归来，没有一丝儿劲，瘫了似的。满屋子尽是“来苏儿”刺鼻的气味，床前的输液架上挂着一瓶瓶注射液和鲜红的血浆，它们正通过细小的针头流入我的静脉。这是怎么啦？我试着想挪动一下麻木了的手臂，守在床前的护士长从那厚厚的眼镜片后投来温和的目光制止了我，说：“阿孜医生刚给你动完手术，不能动，好好休息吧。”我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朦胧中听到一阵轻轻的说话声。我睁开眼，只见床前站着一位中年医生，黑黝黝的瘦方脸上长着一丛浓密的络腮胡子，正一眼不眨地俯视着我。见我醒来，他露出一丝笑意，朝我点了点头，回身走出病房。好熟悉的脸，在哪里见过？护士长告诉我，他就是阿孜医生。我这才想起，半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偶去医院，院子里静悄悄的，就是这个络腮胡子独自一人在清扫院子，听说他是医院里刚揪出的苏修特务，名叫买买提肉孜阿孜。

以后每次医生查房，我总要注意那个尾随在主治医生身后的阿孜医生。他的态度总是那么随和，脸上带着隐隐的笑意，每次都只是默默地仔细检查我的刀口，从不多言。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随着病情的渐渐好转，我和老大姐般的护士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医院里那么多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怎么会让阿孜医生去做这么大的手术？”

“你的性命全亏了他呢！”厚道的护士长这才给我透露了当时的内情。

那天我被送进医院时，脸色苍白，血压几乎降至为零，脉搏极微弱，会诊的结论是大量内出血，危在旦夕。医院的条件差，没有治疗把握，所以多数人主张派车转送到地区人民医院。可就在此时，阿孜医生站了出来说：“不能转院。病人大量失血，极度虚弱，肯定经受不了二百公里路程的颠簸，会死于途中。”当时判断，出血部位极可能是肝脏，而肝脏又一直被视作外科手术的危险区，目前只有少数大医院能做这手术，一旦打开腹腔果真是肝破裂，后果不堪设想。阿孜医生在大家惊讶的的目光下平静地说：“我们不能眼看病人死去而束手无策，只要有一分希望，这手术就应该做。”

“那么谁做这手术？”院长问。

“如果院长同意的话，我做。”

一时间，病房中鸦雀无声，大家被他那平静而铿锵有力的话语怔住了。医院无力抢救而转送上级医院，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不会指责，可是他却自找麻烦，争着做这在大家看来

毫无把握的手术，不怕别人说拿病人的生命当儿戏吗？最后，院长同意了他的提议，由他主刀。打开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已碎裂，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缝。经过六个小时的抢救，总算保住了我的命。

听着护士长的叙述，我紧张得屏住了气，鼻尖冒出了汗珠。好险啊，当时如果转了院，还会有今天吗？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特务呢？

84

我急于想了解阿孜，就缠着护士长打听阿孜医生的“罪行”。原来，在五十年代阿孜曾给一名援华的苏联专家当过翻译，并向他学医，于是这段经历便成了阿孜的污点，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

怀着深深的感激，我稍能活动，便让人搀扶着去阿孜医生的办公室。隔着玻璃窗，看见阿孜医生的桌上放着不少草药，他手中拿着一枝骆驼刺，正低着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看着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我陷入了沉思：这骆驼刺就生长在大戈壁中，不管环境如何险恶，它都能顽强地生长；它不开花，浑身是刺，常遭人们的冷眼却并不在意，甘愿给骆驼当作食粮，又被当作草药给人治病。阿孜医生，您不也是一枝骆驼刺吗？

望着阿孜医生，一种深深的敬意在我心底油然而起。难道您只是用您的手术刀挽救了我的生命？您更教我如何去做一个生活中的强者。

人们会了解您的，阿孜医生。

张海明—— 一位跋涉于无声世界的翻译家

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一个翻译了上千万字科技资料的德语、英语翻译家，却不会开口说一句英语。他，就是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的副译审张海明。

张海明出身于盛泽镇，幼年丧父，当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作为外交部储备人才攻读外文系德语专业时，展示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光明灿烂。谁知道，就因为他坚持正义、不避嫌疑，在毕业前悄悄探望了已被赶出南大校园的老校长匡亚明，从此背上了一只不明不白的政治黑锅，被打发到四川隆昌县的穷山沟中当一名教书匠。

政治上的压力，清贫的生活并未把他压垮，但是久治不愈的气管炎，持续性的耳鸣使他痛苦不已。因为是内控对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终于有一天他彻底耳聋了，坠入寂寞的无声世界中。那年他才27岁。

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有灰心，决心闯出一条科技资料笔译之路。他的第一篇译作是国外热学论文《火焰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为了它，张海明自费去成都，啃着干粮，在省图书馆泡了整整半个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与字典。当中科院《力学译丛》上刊出了他的译作时，张海明笑了，他看到了一个失聪者生命的新价值。

1978年，当春风吹绿了四川山区时，南大党委彻底澄清了张海明的所谓政治问题，33岁的张海明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从此后，他辛勤笔耕于科技翻译领域，辗转四川、安徽、浙江、江苏，默默地为许多企业和科研机构先后翻译了近千万字的科技资料，深得人们的尊重。

在翻译生涯中，他深深体会到仅仅掌握一门德语远远不够，不少设备文件中夹有许多英文说明，英语的使用率远高于德语，为了事业，他决心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以一个耳聋者的顽强意志自学英语。由于无法“听”，他创造了舍弃语音，直逼语义的独特学习方法，硬是靠看语法、拼字母、背单词，一字一词地“啃”，终于“学”会了英语。现在英语已成为他使用最多的语种，但却至今不会“读”英语。

耳聋了整整24年的张海明渴望回到有声世界，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如今，他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北京同仁医院引进国外技术，决定为他作“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当他为20万元的医疗费用为难时，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祝愿海明早日重返有声世界。

小雨中的回忆

飘飘洒洒的雨丝织成了一张朦朦胧胧的屏幕，一阵风起，雾一样的细雨珠飘了一脸，隐隐地带着一丝暖意，它似乎在告诉我：春天已经来临了。

透过雨丝，见我家院门前站着个高个子，穿一身已不入时的涤卡中山服，簇崭新。我紧赶几步跨上台阶，那人转过身来，扯起大嗓门：

“谢谢你问个讯……”

“啊呀，你不是水生吗？”

我仔细地端详着那张泛着紫红色的黑脸，仿佛每一块肌肉中都绽开了笑意，哪里还有十几年前的哭丧样？

水生是我外婆乡下的一个远房亲戚，是我童年时的好朋友。那时我每个暑假都在外婆家度过，水生和邻居家几个小把戏就成天陪着我到处玩耍。进了中学，我一直没去外婆家，也得不到水生的消息。

十几年前一个冬天，我去探望病中的外婆。还没进村，天

就下起了小雨，寒风夹着冷雨，吹得我浑身直哆嗦。为了避雨，顺道折进了水生的家。

“水生！水生！”刚踏进门，我就兴奋地喊了起来，心想十来年不见，水生该是个漂亮的大小伙子了。

“谁呀？”随着喻声喻气的答应声，从里屋慢腾腾地踱出了一个高个汉子来，一头乱发，浓眉虬髯，五官好像隐没在一丛杂草中；两手拢在破棉袄的衣袖中，蜷缩着身体，一副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的样子。他就是水生？

88 他盯着我好一阵，忽然那冷漠的目光中又飞起了神采，显然已认出我来。可是一转眼又恢复了淡漠：“哦，是小宝哥来了。”他随手拉过张条凳，用棉衣袖口抹了两下，让我坐下，自己一屁股坐到一只咸菜髹上。

水生的家可算得是家徒四壁了，空空荡荡，破破烂烂。沿墙根放着几只破缸盆，像是屋漏接水用的，阴凉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难道他就这样打发日子？看着他双眉紧锁、局促不安的窘相，我不知说些什么好，搭讪了几句就告辞出来了。

天空彤云密布，阴沉沉的，像铅块压在我的心头，冷雨凄风，打在脸上透心寒。

后来听舅舅说，水生本是个好小伙，舍得流汗。母子俩辛苦了几年，总算攒下了几个娶媳妇的钱，谁知那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他家自留地上的西瓜秧割了个干干净净，气得她娘一病卧了床。就医抓药花完了积蓄，最后还是蹬腿去了，拉下一屁股的债。这几年干多干少一样记工分，一天不值一包香烟钱，年终分红时扣除欠款，连口粮柴草钱还记在会计的帐本

上，成家立业成了泡影。从此，水生像是换了个人，日上三竿还蒙头睡懒觉，做活有气无力，口袋里刚有几个子儿就想喝一盅，成了个人人摇头的懒汉子。

……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他竟神气十足地站在我面前，怎么不叫人吃惊！

春雨霏霏，打湿了他的头发，我忙把他让进屋里。他大大咧咧地坐进藤靠椅，压得椅子嘎吱嘎吱叫。

“小宝哥，这次来想求你帮我买点水泥起房子。”好大的口劲，震得满屋嗡嗡直响。我一边沏茶，一边笑着问：“发啥财了？”他咧着嘴傻笑了一阵，才说开了根由。

这几年农村搞承包，水生不再糊里糊涂了，他成天钻在地里，使出他的拿手技术，种西瓜和蔬菜，很挣了几个钱。前一阵隔壁婶婶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两人一见面，正合适。年岁都大了，好事快办，才谈起了个把月，水生就忙着准备起新屋了。

水生的话音在我耳中回荡，我望着窗外的霏霏春雨出了神。如丝的春雨，飘飘洒洒，已经飘到水生的心中，滋润了他的心田，浇灌了他那曾经枯萎了的希望之花。如丝的春雨飘到了我的脸上，似乎也飘进了我的心田。

春雨啊，你尽情地下吧。

第三辑 世俗风情

91

枕榭成荫拾锦塘，流桥卧水亦生香，鸳湖词客留芳蹟，西泠轩中题景忙。

苏州话

年轻时因为喜爱苏州评弹，我曾认认真真地学了一段时间的苏州话。我学苏州话的老师就是唱评弹的说书先生。那时候，镇里有两家书场，每天日夜两场从不间断，我几乎每晚都泡在书场里，听书的同时，细细地琢磨苏州话的音韵、语调，嘴里还不时地喃喃模仿。渐渐地学得有点像样了，却找不到实习的机会，于是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开始在家说苏州话。好在父兄都是评弹迷，爱听苏州话，也习惯了苏州话，还能时不时地帮我找出些毛病来。这么一来，我的苏州话很快就大有长

进，以至后来能在业余评弹团里偶尔“客串”一回短篇什么的，很是过了一把瘾。

说到苏州话，大家都觉得好听。有句俗语叫作“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杭州人说话”，苏州人即使在吵架的时候，说的话依然那么动听：“阿要拨两记耳光僚搭搭？”非但语调抑扬顿挫，还显得十分文明。明明要打你耳光，还客气地征求对方意见，“要不要吃耳光？”这是苏州深厚的文化积淀酿出的特有的语式。

92 其实苏州话的好听全在于嗲与糯，因此也就并非所有的苏州人说话都好听。譬如说，听苏州的猛男子说话，我就觉得很别扭，总感到缺了些阳刚之气。再你长得身高马大威武粗旷，只要一开口，便透出一股娘娘腔，听多了身上会起鸡皮疙瘩。

最动听的苏州话出在苏州小姑娘的口中，又甜又脆又嗲又糯，就像清晨竹林里的小鸟在唱歌，婉转悠扬，还带着露水的湿润，音色、音调、音量都恰到好处，让人听了感到十分的悦耳、受用。夏日里下榻在七里山塘的小旅馆里，清晨，天色尚未全明，远远传来一声“栀子花——白兰花——”，那悠长的语调转出“咪咪咪——哆来哆啦——”的旋律，清新，自然，动听，直钻心窝，令人精神为之一爽。推窗循声望去，一位少女头裹蓝白两色的包头巾，身穿镶色的大襟衫，腰间还有一条蓝花的围裙，踩着一双绣花的布鞋正款款而来，右臂挎着的竹篮上盖着条湿毛巾，毛巾下盖着的便是苏州女人胸前、发鬓间最爱佩戴的，用细铅丝精心串成的，含苞欲放的栀子花和白兰花。这卖花姑娘的一声声卖花声，便是最难以忘怀的苏州话语

了。

苏州人说话还非常幽默，令人捧腹。市河里两条小船相向而行，眼看船头可能要相撞，两只船上的人都急得大声喊：“勿好哉！勿好哉！”但是当船头真的撞上了之后，双方反倒说：“那么好哉！”未撞上时说“不好”，撞上了却喊“好”，这一声“反话正说”的“好”，正是苏州人说话的妙处。

这几年的苏州变化很大，我发现连苏州年轻人的说话也渐渐地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小朋友们往往把“小”读作了“晓”，他们口中的苏州话已经不那么纯了。我不知道这是变好还是变坏，但我想，现在五方八处的人都在向苏州涌，各地的语言相互影响是难免的，如果苏州话能在哆和糯的基础上增加些力度和厚度，那倒真不失为一桩乐事呢。

行礼的演变

94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见面时相互行礼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礼节。中国历来是个讲礼节的国家，尤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一直自誉为礼仪之邦，把“礼”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衍生出层出不穷的繁琐礼仪来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份，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起到了使人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作用。

古时候最为隆重的见面礼节要算跪拜了。这种礼节产生于先秦时代，一直沿用到封建制度覆亡后的近代，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即使在今天，依然能在某些场合见到这种跪拜的大礼。跪拜的基本姿势是屈膝及地，上体弯曲到头或手及地，以此来表示卑对尊、下对上、晚辈对长辈、人对神的恭敬或屈从。依据尊卑、亲疏以及场合的不同，跪拜又有若干种不同的姿势，如稽首、顿首、空手、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等，合称九拜。《周礼》中对九拜的动作规范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定，如“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礼”，行礼时屈

膝跪地，拱手于地，左手按于右手，头缓缓地叩至手前面的地上；“顿首者，引头至地，首顿地即举，故名顿首”，老百姓俗称为磕头。顿首一词长期以来又被用作信札首尾处的敬语，此习至今尚存。

稍微简单一些的礼节是拱手和鞠躬。拱手时身体站立，两手合抱于胸前，又称作揖；如在作揖的同时又出声致敬的，叫唱诺，这在《水浒》之类的小说和宋元话本中可常常读到。鞠躬则要身体向前弯曲，以表示谨敬，而弯曲之深浅，次数之多寡，又体现了礼数的轻重之别。这两种礼节，现在仍被一部分人使用着，带入了现代社交礼仪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鞠躬传入日本后，似乎已被演绎到夸张的程度，一躬到底式的深度鞠躬，常常让偶尔接触到的我们不好意思接受。

另外还有一些从跪拜、鞠躬等演变而来的特殊礼节，如为了表示畏敬或臣服，跪着向前行走，叫膝行，《史记·项羽本纪》中就有“项羽召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记载；妇女相见行礼时，膝微曲，双手叠于膝上，口中称“万福”，这种礼节就叫万福；而节日时多人围成一圈互拜者，称团拜，团拜的名称现在依然常用，只是礼节早已今非昔比了。

到了近现代，由于民主风气的浸润，尊卑长幼之间人格渐趋平等，社交礼仪也日渐趋于简化，那些繁杂的跪拜礼在许多场合被鞠躬所替代。另外，随着东西方国家间人员交流的增多，欧洲诸国的一些日常礼节也逐渐地传入中国，其中最常见的是握手礼。在欧洲，据说古时候敌对的双方和解时，为了表

达和平的诚意，各以空手相握，示意对方已放下武器。后来，握手慢慢地演化为人们见面或分别时的一种普通礼节。双方伸手相互握住，表示尊重、平等、友好，有时也兼有感谢、祝贺和慰问的意思，无论是同事、朋友、对手，还是长幼辈、上下级之间均可以此为礼，并相沿成习，广为流传，成为现今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规范的见面礼节。与握手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拥抱、接吻，但是中国人感情的流露较为含蓄，远不及欧美人那么奔放、热烈，因此这样的礼节在社交场合还一时难以流行。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都在发生变化，行礼的方式也必定会不断地演变，为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添彩增色。

正月十五闹元宵

农历正月多吉日，春节刚过，元宵节已经来临。范来宗锣鼓诗云：“轰连爆竹近还遥，到处喧阗破寂寥。听去有声兼有节，闹来元旦过元宵。”

元宵节时在农历正月十五日，是汉族民间的主要传统节日。此日古称“上元”，夜谓之“宵”，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元夜”。隋唐以来民间就有元宵观灯的风俗，所以又叫“灯节”。

元宵节起源于远古时代先民以火把驱邪之仪式。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提倡佛教，于上元之夜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令士族、庶民一律挂灯，遂相沿成俗。隋时每年举行盛大灯会，《隋书·音乐志》载：“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从观之，至晦而罢，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眊者，殆三万人。”唐时奉道教为国教，而“上元”日又是道教三官大帝中“上元赐神天官紫微大帝”的诞辰，“上元”

桃柳成荫挂锦旗，
波桥卧水亦生香。
蓝湖词客留芳迹，
西岛轩中题景忙。

与“放灯”合二为一，遂演变为民间盛大的元宵佳节，张灯时间增至三夜。北宋时放灯增至五夜，南宋时又增至六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宵》载：“正月十五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

元宵节时，各地均辟有专门售物和放灯的地方，称“灯市”。宋范成大《灯市行》云：“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此俗自宋始，历代相承，至明清更盛。《清嘉录》描绘苏州灯市的热闹：“吴趋坊、申衙里、皋桥中市一带，货郎出售各色花灯，精奇百出……殊难枚举。至十八始歇，谓之灯市。”

东北地区气候严寒而多冰，元宵节有“冰灯”之俗。《黑龙江外纪》曰：“上元，城中（齐齐哈尔）张灯五夜。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沿至今日，每年元宵佳节，东北各地均举行冰灯游园会，各式冰灯、冰雕、冰建筑交相辉映，被中外游客誉为“冰凌奇观”。

正月初一至十五，民间多休闲，故尽情娱乐，《吴中岁时记》曰：“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饶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元宵期间，民间多食元宵（即汤圆），象征家人团聚，还举行舞龙灯、耍狮子、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等各种活动欢庆节日，此外尚有猜灯谜、祭蚕神、照田蚕、走百病等习俗。

猜灯谜，唐宋时即已盛行。元宵夜，将谜条贴在灯上供人猜射，故称灯谜，中者扯下谜条，领取谜赠。此俗历代盛行不

衰，今日依然。

祭蚕神流行于江浙一带，养蚕妇女于正月十五清晨沐浴焚香，红裙素手，煮粥，并把白肉盖在上面，涂于屋梁，祭祀蚕神，祈求蚕茧丰收。

照田蚕，亦称“照田财”。江浙农村，每年正月十五夜，村民束薪捆竹，上挂彩帛，在金鼓齐鸣中，念唱祈求蚕桑丰收赞词，然后点火把，放爆竹，聚而焚之，俗称“烧田蚕”。

走百病，亦称“脱晦气”、“踏太平”，旧时汉族民间岁时风俗。正月十五或十六日，妇女盛妆相邀出门走桥，谓“走百病”。南京等地，妇女元宵之夜结伴遍游城墙，《金陵岁时记》：“正月十六日登城，谓之‘踏太平’，又称‘走百病’……”。民间云，不走百病，易患“臂枯眼暗兼头风”等症。

时至今日，虽然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已为民众所遗弃，然而闹元宵之俗仍十分盛行，届时各地举行元宵晚会，彩灯竞放，锣鼓喧天，各种民间花会争相献艺，观者如潮，人们以此宣泄欢情，庆贺佳节。1984年的子年元宵，吴江全市各乡镇纷纷以灯会竞胜，各种彩灯争奇斗巧，颇为壮观，万人空巷观花灯，狂欢之夜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说“柳”

400

和煦的春风从江南大地上轻轻拂过，二月的夜雨悄无声息，默默地滋润着万顷沃土，河岸上、村舍旁、公路边，一丛丛、一行行垂柳的枝头蓦然缀上了点点嫩绿，才几天就融成翠色一片。那柔若无骨的柳枝迎风摇曳，如体态轻盈的少女婆娑起舞时舒展的翠袖，婀娜多姿、秀色可餐。它是使者，带来了春天的信息，它是美容师，装点了万里江山。

自古以来，人们对柳树就有特殊的宠爱，柳，早就成了美的象征。

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咏柳的名句比比皆是：有“诗中有画”美誉的唐代大诗人王维的“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晏殊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无不以柳为美，而宋代诗词大家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展示山水佳景时又赋之以人生路上绝处逢生的新意，成为万世吟诵的绝唱。

被誉为田园诗开山祖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更以种柳自炫，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作《五柳先生传》自况。还有一位清末光绪年间带兵入新疆收复伊犁的名将左宗棠，进军途中“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至今留下“左公柳”的美称。

人们常以柳喻妇人之美，女子柔软的腰肢称“柳腰”，细长秀美的眉毛称“柳眉”，所谓“柳眉桃脸不胜春”。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沿河遍植柳树，杨广爱其美，遂赐姓杨，自此民间称之为杨柳。

古时民间有“插柳”习俗，《西湖游览志余》载，清明时“人家插柳满檐，青茜可爱，男女咸戴之。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此俗至今仍存。

折柳赠别是古代送别的风俗，始于汉代。《三辅黄图》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因“柳”谐“留”音，有挽留的意思。古乐府诗中即有《折杨柳歌辞》，五代送别诗中也有“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之句。

柳树是个大家庭，常见的有垂柳、旱柳、杞柳、怪柳、钻天柳等，它们不但形态秀美，更以耐干旱、耐盐碱，易栽易活，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生长环境而为人所称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句正可说明这一点。而今我们提倡克服困难、艰苦创业，那柳树的精神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中国的茶道

102

江南人爱喝茶。经济条件再不好，茶叶总是时时备好了的，家里来了客人，泡一杯清茶捧上，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喝茶，人人都会，可是会品茶的恐怕就不多了。品茶讲究细细地品尝，徐徐地体味，除了对茶的色、香、味、形的观察、欣赏和感受外，还要有好水、好茶具，要懂得正确的烹茶方法，所谓色、香、味、形、水、具、时、温、烹、礼是也。这里，品茶已上升为一门艺术了。品茶更需要一份好的心情，“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潏，啜茶而忘喧”。品茶不光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善于品茶的人从中获得的深意。

古人说，品茶者一人曰神，二人曰胜，三人曰趣，还有“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之说。不过，即使如此，中国人的品茶毕竟还无法无定式，没有太多的规矩，而一旦传到

了日本，便演化成具有鲜明特点和风格的一种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日本茶道讲究“敬、和、俭、静”四个字。敬者，茶品高雅，以茶敬客，表达了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和真诚的情意；和者，茶味清和，表示主客平等相待、和谐相处；俭者，茶信至俭，俭可养廉，以茶代酒，倡清廉节俭之风；静者，以茶之功，可消心灵杂念，品茶思静，修身养性，静以致远。以茶敬客、以茶会友、以茶冶情、以茶立德，茶道的精神已被抬到一个玄乎的高度。

我一直以为中国没有规范的茶道，然而去年的福建之行，却使我大开了眼界，彻底否定了先前的判断。在闽南的城乡，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茶楼。那天一到目的地，我们便给殷勤的主人迎进了茶楼，据说这是福建人招待客人的惯例。在那里，我们认识了地道的功夫茶。

两排靠椅，一张矮桌，桌上一套紫砂的功夫茶具。客人入座后，一位身穿蓝印花布中式褂子的俊俏姑娘上来为客人演示程式化了的泡茶过程。趁着小小的水壶里煮水的时间，姑娘用茶匙从茶罐里舀出正宗的乌龙茶“铁观音”，加入小巧的紫砂壶内，一勺又一勺，直至严严实实地加满一壶。待水壶里泛起了“蟹眼”，添水入茶，直加到“水漫金山”，溢去了茶面的浮沫才作罢。头开茶斟入了玲珑的茶盅，但此茶并不敬客，而只是用来洗盅；然后再添水，姑娘手持茶壶将二开茶穿梭似地快速给一字排开的小盅斟满，其状就像给一系列盆花浇水，嘴里言道“关公巡城”；待二开茶饮尽，第三开茶又一点一抬头地滴入小盅，叫作“韩信点兵”。这时的乌龙茶浓则浓矣，香则

香矣，然而酿得更浓的却是我们的好奇心，一杯杯入口的茶味早已给这种中国式茶道的趣味所盖去。

福建人喝功夫茶，用的都是乌龙茶。据行家说，所谓乌龙，是介乎于不发酵的绿茶与发酵的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呈“绿叶红镶边”之状，著名的品种有“铁观音”、“大红袍”等。闽广一带的嗜茶者甚至有终日守在茶桌旁不停啜饮的，功夫茶早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对我来说，只是对功夫茶的“茶道”程式感兴趣，要说品味，还是喜爱绿茶。当然，这并无丝毫贬低乌龙茶的意思，只是习惯罢了。

龙井问茶

平生不嗜烟酒，只爱饮茶。

年轻之时随父亲喝红茶。喝的当然不是什么名茶，为了省钱，一般只买些红茶末子，泡得酩酊的、香香的，喝了极为提神。后来改喝了绿茶。那时常去安吉出差，回程时捎上一斤二斤“炒青”，天天一杯，能喝上好一阵子。安吉的山区岭高雾重，所产茶叶香浓味醇，加以价格适中，一斤特级炒青当时才卖三元三毛一分，正配工薪阶层的胃口。只有到了新茶上市的时候，才偶尔称上二两名贵些的好茶尝个新，但价格烫手皮，只能浅尝辄止。

那年清明到杭州，特意去了一趟西湖之西凤篁岭上的龙井，一是为了看看奇妙的龙井泉，二是因为慕龙井茶叶的名。西湖龙井茶，号称茶中极品，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著称于世。元朝虞集游龙井诗云：“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檐葡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碧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後。同来二

桃柳成荫挂锦塘，
波桥卧水亦生香。
鹭湖词客留芳蹟，
西更轩中題景忙。

三子，三咽不忍嗽。”对西湖龙井茶推崇备至。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曾亲临狮峰下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并将庙前的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

风篁岭四周青峰裹翠，景色迷人，有一股山泉出自岩中，泉口是一个直径近二米的圆形泉池，深约三米，泉水清澈见底。传说古时候这里是龙居住的地方，所以唤作龙井。山里人说，龙井大旱不涸，大雨不满，水质甘甜，是杭州的三大名泉之一。它还有一个奇妙之处：倘若用手轻轻搅动泉水，稍停片刻便可见到水面上有一条弯弯的水纹线出现，这条游丝慢慢地晃动，从外到内，从大到小，逐渐地缩小直到消失。山里人说这是老龙的龙须。虽然懂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泉眼中的地表水和深层地下水由于所含矿物质不同、比重不同，在搅动时相互碰撞而形成的蠕动水纹线，但是看着依然觉得奇妙而有趣。

龙井一带山丘连绵，终年雾霭缭绕，浓荫笼罩，是个得天独厚的产茶佳地。从龙井村到梅家坞、翁家岭一带，漫山遍野全是一片片茶园。清明时节，雨雾濛濛，乍雨乍晴，正是采摘嫩茶的好时候，茶树垄中不时传来姑娘们“咯咯”的笑声。在翁家岭的一个山脊上，有一座简陋的茅蓬，蓬顶下一排砌成弧形的联体茶灶上，茶农们正忙得不可开交。每个灶前都站着一位炒茶人，以手为铲，翻炒着铁镬里的一撮刚刚摘下的茶叶。只见他们用手掌轻轻按住平铺在镬底的嫩叶，一推，一挪，又顺手抄起在手掌内，用眼观察茶叶色泽的变化，一边不时地指挥灶下添柴烧火的“火大些”、“小些”。灶下烧火的人一人管

着几个灶，虽然一心几用，却有条不紊。火光照得他满头是汗，也顾不得伸手抹一把汗。

山里的茶农淳朴而好客，见我好奇地张望着，一位老农便一边照看竹匾里刚炒制好的茶叶，一边向我娓娓介绍：“这些都是‘明前’茶，周总理用来赠送外宾的，你们是吃不到的。”话语中带着三分自豪，我只有点头的份。说到得劲处，老农顺手抓起一把龙井茶叶送到我面前，说是让我尝鲜。我赶紧掏出手帕，诚惶诚恐地将茶叶接过。此茶叶茶形扁平挺秀、光滑匀齐，翠绿色中略带些黄，十分中看。我高兴得连声道谢，捧着茶叶打道回府。

回到旅社，赶紧要来开水，泡上一杯得来偶然的名贵龙井茶，细细品尝起来。茶的味道自然是好的，只是日久已记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这是我喝过的最有意思的茶了，不光因为茶好，更因为那一段得茶的故事。

中华第一酒

108

在中国，也许很多人没喝过茅台酒，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茅台酒的。多少年来，茅台酒一直被人们誉为中华第一酒，把它当作最名贵的美酒，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留下美名的佳酿和关于酒的故事与传说何止万千。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135年，位于贵州与四川交界处赤水河畔的仁怀县茅台镇，就酿出了一种名叫“枸酱”的美酒，留下“唐蒙饮枸酱而使西域”之说。当年唐蒙出使南越，曾专程绕道茅台取枸酱酒献于汉武帝，帝饮而赞曰“甘美之”。从此茅台酒走出深山，唐宋以降更因充作贡品而享誉海内。据茅台一带出土的路碑记载，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前后，茅台镇上有一家叫偈盛酒号的酒坊，善酿美酒，茅台酒自此正式定名。到了嘉、道年间，茅台镇的“烧房”已不下20余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已有不小的规模了。

据说，茅台酒之所以扬名世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茅台公司以瓦罐包装的茅台酒参展。起先，外国人对它不屑一顾，情急之中，一名中国代表将瓦罐掷碎于地，顿时满室酒香，茅台酒这才一鸣惊人，从此位列世界名酒之林。1952年，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品酒活动中，茅台酒又名列八大名酒榜首，并在以后的历次评比中屡屡夺魁，因此它一直被国人和外国朋友视为中国的国酒。

茅台酒虽然声名显赫，然而由于其传统工艺极其复杂，又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产量不高，因此一般人往往只闻其名，难见其形。二十多年前，为了招待贵客，我曾奉命托人从上海搞来两瓶茅台酒，虽然当时的价格才8元一瓶，也不算太贵，可是为了搞到此酒所化的精力实在不算少。这些年来虽然已经能在酒店的橱窗内见到茅台酒了，但价格已经贵到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地步，还常常遭遇冒牌货，故而也只能敬而远之。

茅台酒以其特有的芳香在名酒之林先声夺人。专家称赞它“酱香突出，酒体幽雅、细腻、醇厚，协调丰满，回味悠长，空杯留香”。为了确保其上乘的质量，一代代茅台酒师口传心授，探索实践，总结出一套科学、严密、完整的茅台酒制作工艺40字诀：端午采曲，重阳投料，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流酒，长期陈酿，精心勾兑，七次蒸馏，八次发酵，九次蒸煮。这样制作出来的茅台酒保持了特殊的风格，使其始终以卓尔不群的品质，赢得世人的青睐。

作为中国的国酒，茅台酒为中国的酒文化史书写了非凡的

篇章，它在重要的国事活动和外交场合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留下难以胜数的佳话和趣闻。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说的：“在日内瓦会议其间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是贵州茅台（酒），一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豆腐杂谈

前些年，市场上出现一种被称作日本豆腐的东西，很受好新奇的顾客的欢迎，但一些老年朋友听了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的心中，豆腐应该算得是国粹，怎么连豆腐都是外国的好？简直是崇洋媚外，不可思议。

发明豆腐确是中国人的一大贡献。豆腐价廉，味美，制作简便，营养丰富，且雪白粉嫩，外观漂亮，令人赏心悦目，故而深受老百姓的青睐。有人说，豆腐和螺蛳、蚬子一样，都是老天爷恩赐给穷人的食品，有了它们，穷苦人才不至于过度的缺乏营养，才得以长成健壮的身材。

中国是种植大豆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以大豆制成豆腐制品的国家。传说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人，被尊为豆制品行业的祖师爷。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被封在淮南之地为王。那时，淮河一带的农民已经学会以石磨制作豆浆，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豆浆放置时间长后会凝结的现象，并受此启发而摸索出最原始的制作豆腐的方法。刘安在淮南

招集了一批人炼丹，制作长生不老之药，这些懂得一点化学知识的方士们改进了农民们制作豆腐的方法，采用石膏或盐卤作凝结剂，终于做成了洁白而细嫩的豆腐来。

据《清异录》记载，大约五代时豆腐已经出现在市场上，被人称之“小宰羊”，大概因豆腐的营养价值高，故而将它与羊肉相媲美。我在孩提时也常听祖母把豆腐呼作“湖羊肉”，但现在似乎很少听到这样的称呼了。到了宋代，豆腐作坊渐渐地遍布全国，豆腐终于成了人见人爱的大众化副食品。豆腐好吃，但制作豆腐的人却辛苦非凡，他们一年四季都是夜半起床，推磨、滤浆、煮浆、点卤、上框、成形，等到人们清晨起来买菜时，他们早已把一板板冒着热气的豆腐奉上。人们把磨豆腐与腊月的江上渔翁相提并论，称之为人间第一等的苦力活。

在豆腐制作史上，享有盛名的豆腐不少，有湖北的黄豆腐，河北的正定豆腐，山东的泰安豆腐，福建的上杭豆腐等等，但是作为豆腐故乡的安徽淮南八公山豆腐更为人们所推崇。那个曾经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战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八公山一带盛产豆腐，近年中更以豆腐搭台，经济唱戏，办起了淮南豆腐节，使八公山豆腐更加声名远播。

在豆腐制作技术传播的过程中，各地的人们依据各自的喜好和食用习惯，不断创造出新的品种和风格特色，如南豆腐、北豆腐、嫩豆腐、老豆腐、水豆腐、冻豆腐、板豆腐、圆豆腐，又从豆腐中变化出豆腐干、豆腐皮、豆腐脑、腐竹、乳腐、臭豆腐、长毛豆腐等各种豆制品，还流传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来。

安徽的虎皮豆腐就是一例。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幼年时家境贫困，入僧寺当了和尚。邻近的农民可怜他，常偷偷给他送来一些豆腐，藏在草堆里。一天，朱元璋发现草堆下的豆腐上长满了白毛，他舍不得丢弃，就偷偷地用油煎煮了再吃，谁知味道却更加香鲜可口。后来他成了红巾军左副元帅，率兵在徽州一带驻扎，常命厨师做油煎的毛豆腐吃。以后，此菜在当地便流传了开来，成了名菜，又因长毛的豆腐油煎后上下两面金黄，并呈虎皮条纹，故名虎皮毛豆腐。此豆腐以辣椒酱佐食，鲜醇爽口，芳香诱人，兼有开胃之功效，现在是徽州一带特有的风味菜。

中国的豆腐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后，又被演化出许多的花样来。今天，日本豆腐又被传入中国，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改进没有什么不好，它丰富了我们的食谱，繁荣了我们的饮食文化，真不失为一桩美事呢。

麦芽塌饼

114

家乡一带物产丰盈，春夏秋冬四季里时令食品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农历新年的称金糖、二月初二撑腰糕、清明时节有青糰子、立夏日吃麦芽塌饼、八月十五的中秋月饼、九月初九重阳糕……就这么掰着指头数下去，可以一直数到过。每个时节都有当令的特色糕点茶食应市，让人时时能尝新。虽然每到一个节令，商家都会适时推出应时食品，但是考究的人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喜欢自己张罗原料，摆开场子，亲自动手制作，一为口味更纯正一些，二来也为了创造一份家庭里的节日情趣，一家人团团围聚在一起，共同制作可口的美食，这份情趣可要比吃更加美啊。譬如每年一到立夏将近，不少人家的主妇们便动员全家开始为麦芽塌饼忙碌起来。

制作麦芽塌饼的主要原料是米粉、麦芽、豆沙和一种叫作“芝艾头”的野草。

芝艾头的学名叫鼠曲草，也叫佛耳草，全身长着密密的白色绵毛，夏日的田野里经常能够找到。《辞海》上说，此草性平、味

甘，中医学上以全草入药，功能是祛痰止咳，主治咳嗽、痰多、气喘等症。人们把它的嫩茎叶摘下，洗净后晾干待用。这麦芽则是用大麦粒浸泡在水中使之发芽，然后晒干并磨成粉。麦芽也具有药用，开胃、健脾、消食，中医常用它治疗食积与消化不良。在米粉中掺入适量的麦芽粉和煮熟、剁烂的芝艾头，加水和成粉团后，便可以包馅了。

通常馅心都是赤豆沙和黄豆沙，豆沙要用细纱布滤去渣，嵌入用糖醃制过的猪油丁，考究些的还要加进胡桃肉、瓜子肉等，味道会更美。最后还要在捏好的塌饼表面撒上芝麻，然后蒸煮。等到煮熟的塌饼凉透后，再放到锅里用油煎，煎到表皮略显焦黄时，就可起锅盛入盆内。这时的麦芽塌饼色泽乌油滴水，香味浓郁扑鼻，无论是趁热入口或者冷食，都一样的细、软、甜、糯，令人胃口大开。

麦芽塌饼的“塌”，其实是指它的软糯，奥妙全在麦芽粉上。麦芽粉掺多了，饼会软得提不起来，难以成形，如果掺少了，入口又太硬，要做得恰到好处，也不是件容易事。

这麦芽塌饼虽然名字土得厉害，但味道却妙不可言。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民国初年，著名诗僧苏曼殊与盛泽郑洞荪同事，曾应邀三次来盛泽郑宅小住，与洞荪、柳亚子郎舅偕游。柳亚子在《苏玄瑛新传》中有“癸丑夏，（曼殊）重游舜湖，爱其风景秀逸，居久之”的记述。苏曼殊喜甜食，尤其对盛泽的麦芽塌饼赞不绝口。据说，曼殊在郑宅曾一口气把一大盘麦芽塌饼吃个精光，使郑宅全家惊诧不已。后来，他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还特意询问“未知盛地可行塌饼否？”可见爱之甚切。当然，这也靠麦芽塌饼确有健脾、消食之功效，否则这一大盘的塌饼下肚，如何吃得消？

吃面

116

平生喜爱吃面，几十年来几乎每天要吃一餐面条。妻不解，问：“天天吃面，不厌？”我反问：“天天吃饭，你厌了吗？”妻无言以答。

吃饭还是吃面，只是一种爱好，抑或习惯，没有什么原因可问的。至于我是怎么养成吃面习惯的，自己也说不清了。只记得“困难时期”分配的定粮中，有时搭售面粉，吃不惯面食的人便拿面粉与人换大米，当然在量上适当多给一些，于是我家就常用大米去换人家的面粉，只求肚子填饱些，几个月下来，居然越吃越觉得有味。后来在北方工作时，更是以面食为主，面条成了每日的正餐，但我依然百吃不厌。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才养成了习惯。

这些年里有机会各处走走，每到一地总要尝尝当地的特色面条，像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臊子面，四川的担担面，兰州的手拉面，江阴的刀鱼面，昆山的奥灶面，东台的鱼汤面等等。说实话，多数名不虚传，但也有名气虽然很大，其实味道并不

怎么样的。

苏州人一直以精于吃而见长，面条自然是花色繁多，焖肉面、爆鳝面、虾仁面、鸡丝面、大排面、肉末面，不一而足。二十多年前，我几乎每个星期出差到苏州，一天五毛钱的伙食补贴不容我大吃大喝的，最佳的中餐方式便是吃一碗面，开支既少，还满足了我对面条的欲望。多数时候来一碗焖肉面，二毛四分钱一碗，一片焖肉三两面，吃得满嘴流油，还可省下二毛六分钱给孩子买几块采芝斋的枣泥麻饼或松仁粽子糖，实实惠惠。有时难得也会阔一阔，要一碗爆鳝或虾仁面煞煞馋气，那绝对是高级的享受了。

苏州的面馆中名店不少，我比较喜欢的是朱鸿兴、黄天源和观正兴。朱鸿兴的焖肉面选料精到，火功到家，入口即化，肥而不腻，不但味道好，而且色泽悦目，食后齿颊留香，可谓色香味俱佳。黄天源的肉末面，肉末切得不细不粗，恰到好处，碗大汤宽，汤色浓重，也很对胃口。吃的次数最多的还是观正兴。观正兴因为市口好，面又下得好，因此堂口几乎天天客满。为了早点吃到面，有时亲自跑到灶前去端面，得以领略了下面师傅的高超技艺。那时，一镬面条常常要下几十碗，灶面上放一大盆凉开水，待镬里的面条刚熟，师傅抄起大竹筷，飞快地把一半面条挑到水盆里，再将剩下的面条逐一挑进面碗，然后挑盆里的面条。这样一轮下来，居然每碗面条健爽如一，这样的功夫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我的家乡盛泽过去号称“吃镇”，对于饮食也十分讲究。盛泽的面店很多，面条的品种也不少。镇上的很多闲人有早晨一

碗面，午后一个浴的习惯，对面条情有独钟。当然，普通老百姓居家过日子还是很节俭，上面馆吃面只能偶而为之，想吃面条大多在家里自己下。我就如此。鄙人生性懒散，虽喜面却又懒得动手，多数时候是泡个方便面将就；好在妻子善烹饪，煮的面条不硬不烂，配上些小交头，十分可口。

这些年，各种各样的面条吃了不少，嘴巴似乎刁了许多，但是有两种面从不淡忘。一是母亲拿手的烂糊面。煮烂糊面十分简便，将抄熟的青菜与面条一起煮烂，再捞上一匙猪油即成。虽然它平常无奇，却十分入味，年幼时我很爱吃。二是隔壁左义兴面店的阳春面。面下得很健，上面飘着葱花，加上隔夜熬好的肉骨头汤，那味道说句粗话叫“吃巴掌勿肯放”。在我看来，下阳春面最见功力，只是现在已经很难吃到这样好的阳春面了。

夜宵

刚到新疆知青农场的那些日子，虽然白天干农活很累，但毕竟那么多人在一起集体劳动，有说有笑的也就过去了，最难熬的是漫长的黄昏。想不到我们这批所谓的知识青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新回到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代。

天刚擦黑，无所事事的我们一个个无奈地的上了床。

这是一张类似北方土炕一样的木板大床，从东墙直到西墙，一张大床足足占据了大半间屋子。床的结构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地上打几根木桩，木桩上横三根长木头作床梁，再在床梁上满满地钉上半边刨平的木条，一张硕大的木床就算告成了。在这张七、八米长，两米来宽的大床上，我们一个班十几号人的铺盖卷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挨个儿排开。这床便是我们唯一的家具，除此之外，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任何东西，连家里带来的木板箱也只能搁在插进泥地的木桩上。

在床上，大家背靠着后墙，脚朝着外，窝在被子里胡侃神

桃柳成荫拾锦塘，
波桥卧水亦生香。
鸳湖切莫留芳迹，
西典轩中题景忙。

聊，聊累了，肚子里也开始咕噜咕噜地提起意见来了。可是，家中带来的一些可吃的东西早已消灭得干干净净，农场里又没有食品可买，即使有，也不见得有钱去买，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躺下，翻来覆去地瞎折腾，直到困极了才睡着。

过了一段日子，几个聪明人设法从维族老乡那里买来一只鸡，以脸盆作锅，趁着月黑风高，在野地里偷偷地把鸡煮熟后分着吃了个精光。一只鸡暂解了一时之馋，谁知很快便走漏了风声，中队的领导“包龙（弄）图（大）”似地把此事当作坏典型狠狠地批了一通，习惯于逆来顺受的知青们只能乖乖地接受了教训。

领导的训斥虽然严厉，然而时间一长，“肚皮饿”的法则毕竟还是占据了上风。这时，“文革”的造反风也渐渐刮进了农场，头头们有些自顾不暇了，也就没有心思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烂事了。知青们一个个如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开始动脑筋为枯燥的农场生活里楔入些小插曲，夜宵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一曲。

农场的夜宵决无如今街头大排档上的众多花样，充其量只是能填饱肚子的一餐主食而已，多数情况下是一锅面片。黄昏，几个要好的朋友相约聚在某人的宿舍里，或打牌，或聊天，到了腹中打招呼时，一个个便分工合作，开始制作夜宵。和粉的和粉，抱柴的抱柴，烧水的烧水，乱成一气。等到水烧开后，那边早已把和好的面粉拉成一根根裤带似的面片条子，于是每个人人手一根“裤带”，围着锅台把“裤带”扯成短短的面片，抛向那锅烧开的水中。不一会儿，锅底的面片儿如一条条

活泼的小鱼，打着滚，争先恐后地浮出水面。等到面片熟了，浇上些油，放些盐或酱油精，一锅上好的面片就算做成了。大家围着锅台，每人一碗，吡溜吡溜地很快就吃个精光，然后打着饱嗝，伸着懒腰，心满意足地散伙回宿舍。

这样的夜宵虽然今天看来太失水准，但在那时知青的欲望中，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当然，有时也会在面片中放上半碗白菜什么的，但那只是偶尔为之。做面片的面粉，大多是靠着老家大后方的支助，用寄来的粮票去向老乡换来的，如果没有家中的老父母，恐怕连这样的面片也无缘享受。在农场，烧柴主要靠芦苇，时间一长，芦苇越来越少了，于是柴火成了紧缺物资。有一位老兄半夜三更做夜宵，芦苇烧光了，就用一把小砍斧，在床腿上砍下几片木头来当柴烧，把几条床腿削成几根薄片子，颤颤悠悠的特可怜。真亏他想得出。当然，此兄也是调谑自嘲之举，排解些胸中块垒罢了。

西安的小吃

122

人们从西安回来，几乎无不惊叹那里的文物古迹品位之高，无论是秦兵马俑、半坡遗址，还是碑林、大雁塔、古城墙，都堪称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然而我在西安的日子里，除了痴迷于对古文化遗产的观赏浏览外，还对西安的五花八门的风味小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觉西安人在吃的问题上所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号称精于此道的广东人。好在如今已经把“吃”归入了文化的范畴，美其名曰“饮食文化”，所以说说西安的小吃想必也无伤大雅。

要夸西安的小吃，首先要数它历史的悠久，有的甚至已有几千年的流传史。听朋友介绍，有名的樊记腊汁肉本是战国时代韩国（今山西、河南一带）人的专利，秦始皇灭韩之后，韩国人把此项技术推广到了秦国，受到秦人的青睐，以至代代相传到今天。屈指算来，它至少已流传了二千二百年以上，真称得上是小吃中的元老级资格了。

除了古老之外，西安小吃的名目繁多也可算得首屈一指

了。名噪海内的当数羊肉泡馍，其它如酸汤水饺、腊汁肉夹馍、葫芦头、黄桂稠酒……不一而足。西安还集中了陕西各地的名小吃，像三原的猪蹄，汉中的凉皮，大荔的肘子，岐山的臊子面等等，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一般人以为秦人粗旷憨厚，在食品的制作上必定也是删繁就简、粗枝大叶，其实非矣，如果你有机会去品尝一下西安的饺子宴和花馍，那必定会被师傅们精雕细刻的手艺惊得目瞪口呆，那简直就是大师级的杰作。你看，几十道装在精致的小碟或小笼里的各式饺子琳琅满目、争奇斗艳，花样不同，馅心不同，摆式不同，滋味更不同，就是不吃，看着也舒服。至于花馍，那更是陕西人祖传的绝技，八百里秦川哪家的姑娘不是打小起就从母亲那里学得一手好功夫，一双巧手、一把剪刀、一支镊子，轻轻地一搓、一捏、一剪、一拉，小鸡、小猪、小鱼、小虎便满桌子活蹦乱跳。这么可爱的花馍摆在你面前，舍得下口吗？

西安真是文化底蕴极深的都市，即使是随意的小吃也极讲究韵味，极有文化特色。西安人吃羊肉泡馍有一定的程式，食客有足够的耐心，必得亲手把干馍掰成细小的碎块。据说只有自己掰的馍吃起来才有味道，而掰馍的过程可以吊足胃口培养食欲渐入佳境。西安的小吃里常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就说那“锅盔”吧，本是频阳地方一种用铁锅烙的又厚又大又硬的发面饼，能保存较长的时间，古时行军打仗的士兵把它背在背上作干粮。秦国的大将王翦是频阳人，带兵伐楚时被项燕乱箭追杀，死伤无数，但奇怪的是凡背着厚饼的频阳士兵都没有受

伤，是饼挡住乱箭救了他们的命。于是此饼被称作“锅盔”。不管你信与不信，听一听这名字的来历还是很有意思的。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历来讲究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现在，不少地方正以特色饮食为号召招徕客源发展旅游，西安的小吃就已经成为古城的一道亮色，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片”鸭儿

江南人嘴刁，吃惯了家乡清淡可口的饭菜，总以为只有苏扬名肴最够得上美食的雅称，而对外乡菜颇有些不以为然。本人虽非饕餮之徒，但每到一地总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菜肴和风味小吃，一般而言只是浅尝辄止，能产生浓厚兴趣的不多。就说北京吧，皇城根下，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的主儿“海”了去了，该算是个饮食文化发达之邦了，但是北京的菜肴在我眼里依然远不及家乡菜来得入味、对胃口。唯一的例外是烤鸭。

北京制作烤鸭的用料十分考究，鸭子一律用当地产的名种北京鸭，鸭子的食料一律由人工填喂，所以又叫北京填鸭。这种鸭的肉质特别肥嫩，适于制作烤鸭。吃烤鸭不光是滋味好，而且品尝过程的文化味特浓，尤其是观看“片”鸭儿的手艺，决不亚于观赏舞台上的某项特技表演，潇洒、利索、精确、美观，总能激起食客审美的愉悦，同时也必然能吊足你的胃口，使你食欲大增。

如今的北京城，差不多每条街上都有卖烤鸭的，店名叫“全聚德”的也不少，但是吃烤鸭最好还是上前门的“全聚德”老字号，也许只有这里才能完整地享受到品味烤鸭的全部乐趣。我每次去北京，只要有便，总要上前门老字号吃一回烤鸭，一半是为了解馋，一半却是因为牵挂“片”鸭儿的功夫。

许多年前，我曾经溜进店堂后屋去侦察过一回烤鸭制作的技艺。在厨房的一旁有一座烤鸭子用的炉子，大师傅手持一根长竿子把一只只拾掇干净的鸭坯挂进炉子，用燃烧着的枣木去烤，这就是所谓的吊炉烤鸭。过一会儿，师傅又打开炉门，用竿子给炉内的鸭子更换位子，为的是烤得更匀些，这样反复几次，鸭子便烤成了。端上餐桌的烤鸭十分丰满，油光光，明亮亮，棕红色的鸭皮上仿佛每个毛孔都透着油珠，十分诱人。

如今当然不让食客随便入内参观了，一般你走进店堂就能看到大玻璃围成的熟菜间里已经挂好一排刚刚烤出的热气腾腾的烤鸭，等候客人挑拣。一位师傅把你点好的烤鸭用托盘盛好，送上餐桌请你过目，然后，把托盘放到一边的工作台上，手持狭长的“片”刀，开始“片”鸭儿。

所说的“片”是行话，就是用刀子削割。按规矩，先把鸭子胸尖的一片肉“片”下放在一边，接着便手起刀落，飞快地从鸭子的胸、腹、腿等不同部位恰到好处地把一块块肥漉漉的肉“片”了下来，速度极快，样子又极好看，就像在玩一种熟练的游戏。“片”鸭儿的手艺很不简单，每一片肉都必须“一含三”：有瘦肉，有肥肉，还有烤得脆脆的鸭皮。“片”下的肉整整齐齐地叠在盘子里，堆成缓缓的锥型，最后把最先“片”

下的胸尖盖在上头，十分漂亮。老北京告诉我，按老规矩，一只鸭子必须不多不少片108刀，而且必须把鸭子“片”剩一副光溜溜的骨头架子，非如此不算合格，至于为什么必须“片”108刀，我想一定是图个吉利吧。

过足了观赏“片”鸭儿的瘾，说实话食欲已经大开，此时再来上半斤“绍兴”，与朋友一边品尝烤鸭的美味，一边探讨些烤鸭文化的渊源，你说味道如何？

敬畏自然

半年来，一个叫作“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幽灵时时萦绕在国人的心头。一时间，莫辨真伪的手机短信息铺天盖地而来，震颤着人们本已惶惶的神经，人人谈“非”色变，工作、学习、生活无不深受其制约；更有甚者，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中国的某些疫区发出旅游警告，许多国家限制中国公民和中国商品入境；顿时，中国这架原本快速运转着的庞大的机器遭受突如其来的一记猛击，所受到的震荡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非常时期出手非常之举，中国政府以强有力的措施抗击

“非典”，在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之下，“非典”的蔓延正在得到控制，我们终于度过了最为惊心动魄的数十个日日夜夜。

惊魂甫定，人们纷纷议论：“非典”教会了我们什么？

通过抗击“非典”，人们的收获也许是多方面的：多年来未清扫的死角变干净了，大人与小孩都勤于洗手了，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突然收敛了，权威的政府信息发布变得及时了。然而，人们是否意识到，“非典”告诉我们的一句十分要紧的话却是：应该如何对待自然？

130

许多年来，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类，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主人，毫无顾忌地向自然开战：无节制地筑坝引流、钻井抽水，无节制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无节制地攫取能源、消耗物质，还将此誉为功莫伟矣的人定胜天之举。然而曾几何时，大自然无一不——给以加倍的惩罚：大地沉降了，泥石流加剧了，沙尘暴闯进了北京城，洪水位年复一年地升高，水乡喝不到清冽甘甜的净水，黄河长时间地断流，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展……不甘受制于人的自然界频频向人类亮出黄牌，迫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有多深？面对大自然的报复，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于是，当年的伐木人开始植树造林，黄河、塔里木河开启闸门，有计划地向下游送水，洞庭湖、鄱阳湖畔大面积地退田还湖，一项项污染治理工程纷纷启动。跌了跟头，经历了挫折的人们开始学会理性地对待自然。

如今，小小的“非典”病毒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它以极其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其实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还有很多的盲

区。今天，毕全世界医学界精英之力，尚且还无从明了“非典”病毒的来龙去脉，还未找到预防“非典”的有效药物，人们还只能用消极的隔离手段去应付突如其来的“非典”侵袭。即使以人类的智慧，能很快找到对付“非典”的有效方法，也难保它明天不会以另一种“变异”乔妆改扮后再来危害人类。

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人类对其中的奥妙还远未达到深刻理解的境地，即使有了深入的了解，人类也永远只能适应其规律去利用自然的伟力为人类服务，而决不要以自己的狂妄去动辄“改造”自然。人类应该永远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节制欲望与行为，就是尊重人类自己。

解读温州

132

温州始终是个令人费解的城市。许多年前，当神州大地处处高唱“一大二公”的赞歌时，在温州的一些地方竟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地搞起“三自一包”之类的勾当，“理所当然”激起了口诛笔伐的“革命”义愤；当其它地方的人们沉浸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时，许多温州人悄悄地操起简单的工具，走南闯北给人修鞋、弹棉花，形同“盲流”；当苏南地区的农民为能在乡镇企业里谋个职工身份而暗自得意时，温州老乡却满世界地收购旧电器、推销塑料制品、承接加工徽章、饭菜票，被人视作不务正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好不容易走出一条发展地方经济的“温州模式”路子来，却还是被权威人士们着实地冷落了许多年，几十年来习惯于走路向左拐的人，还时不时把它当作怪胎警惕着。这个温州究竟怎么啦，真叫人看不透。

许多年来，好奇的人们带着疑问试图去了解温州，但是从温州断断续续传来的一些信息，也往往与劣质、冒牌、脏乱差相联系。在这种种怀疑、非议甚至责难声中，温州人没有刻意辩解，只

是执拗地走着自己的路，默默地拼搏奋斗，开拓着自己的一份事业。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在温州人的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大到道路桥梁、房产、市场、石油开采，小到钮扣、徽章、打火机，只要有钱赚，温州人都愿意去干。

温州人做生意有眼光。在温州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有个温州人在西北某县推销徽章，走了几天，只有一个乡村小学订制几十枚校徽。这笔几元钱的生意明明是赔本的买卖，但他还是接下了。徽章寄到了学校后，刚好县里开学生运动会，乡村小学的学生齐刷刷地戴着校徽出现在运动场上，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接下来，全县所有的学校向这位温州人订制校徽，让他着实挣了一笔钱。

温州人不怕浪迹天涯。今天遍及全国的温州老板，当年大多是揣着百十来元钱就敢出来闯天下的初生牛犊，他们的吃苦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在雪域高原，在大漠荒村，在林海深处，只要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足迹；而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会都已发展到任何人不敢小看的程度了；全国各地的专业市场，几乎大多由温州商人左右着，很有些无“温”不成市的味道了。

温州人善于适应市场。适应市场是企业成功的基础，而温州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最强。当整个社会处于商品短缺时，温州人抛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当市场出现激烈竞争时，温州人及时调整方针，提高商品质量；当商品由于价格竞争而利润下降时，温州

人全力打造品牌；现在又提出“诚信温州”的口号，提升商业文化的品位。

温州人下岗不找政府。温州人不是没有下岗，但是温州人下了岗不找政府找市场。他们把下岗叫作转岗，认为是极其正常的事，从不怨天尤人，而是耐心地在市场中寻觅合适的位置。在温州，老板可以炒员工的“鱿鱼”，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一个人转几次岗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连温州副市长辞职下海这种被全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新闻，在温州照样波澜不惊，不少市民被问及此事时都说：“这很正常啊！”

134

凡是去过温州的人都知道，其实温州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并不优越。虽然沿海却缺少良港，农村人多地少，人均仅二分地，城市规模小，且无纵深的腹地，加以几十年中因地处沿海前线而绝少国家项目投资，故而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许多年里甚至连吃饭都有问题。然而就是这种艰苦的环境，才造就了温州人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不图虚名，一心致富的实事求是态度。正因为吃饭有问题，才有人冒着风险搞“单干”；正因为人多活少，才有千军万马闯世界；正因为多数人靠不上国家的大树，才有铺天盖地的民营企业崛起。古人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许多事情都是到了无以为继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转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逼”出来的，决不是某位先知先觉者的发明。

市场经济的大道理其实十分简单明了，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有时一眼就能看清，只是因为教条的“本本”读多了，才把本该清楚的事情搞糊涂了。对待温州模式的“反对——怀疑——拥护”三步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诚信

星期天，几位朋友聚在一起聊起了诚信的话题。有人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小孩与大人在公园里做游戏，小孩扮作士兵，大人扮军官。“军官”因为有事需要离开一会儿，命令“士兵”在原地等候。“军官”办完事，天色已晚，以为孩子早已回家，就没再回公园。天黑了，小孩不见“军官”，心中有些害怕，但为了遵守自己对“军官”的承诺，依然不离开原地。这时，一位真军官路过这里，看到四处张望的小孩，问清情况后深为小孩的诚实守信所感动，于是“命令”小孩回家。“士兵”这才离开了公园。

听完故事，有人为孩子的诚信大加赞赏，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孩子不够聪明，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承诺而傻等，说明他缺少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会吃亏的。

确实，现今的社会上太多随机应变的人，他们为了眼前的个人利益，可以抛弃诺言，失信于人。许多商品广告自我吹嘘、

夸大其词，说得花好稻好，一旦把东西买回家，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售后服务，动辄三年免费保修，有的甚至终身服务，但是出了问题后也许连厂家大门都找不到；某些部门的服务公约、公开承诺年年有新招，但痼疾难改，依然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更有甚者，假酒、假烟、假中药、假皮鞋、假名牌，“假冒伪劣”充斥于市场。一批随机应变的聪明人糟蹋了诚信，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有一段时间，社会缺乏监督机制，以至失信的人得不到惩罚，而守信的人反倒吃了亏，于是他们也渐渐地淡漠了诚信的意识，走向了反面。但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古人早就说过，如果没有诚信，那就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了。我们的社会在经历了缺乏诚信带来的惨痛教训后，终于把建立诚信放上了重要位置。

温州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想当年，温州纸皮鞋激怒了消费者，杭州武林门外的一把火烧毁了劣质的皮鞋，也警醒了温州的领导和个私企业老板，于是，“假冒伪劣”盛行的温州经历了痛苦的蜕变，走上“质量温州”、“诚信温州”之路，最终凤凰涅槃，重新赢得了市场和信誉。在今天的温州，质量与品牌已经成为企业家们追求的首选目标，“法派”、“奥康”、“红蜘蛛”，一个个名牌的创立让我们看到了诚信的希望。

诚信需要培育，那位扮士兵的孩子信守诺言的品质需要不断去强化，让我们都来为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作些努力吧。

问道

一个人生活在诺大的世界上，总要去一些陌生的地方走走，迷了路，免不了向人问道，经人指点后，总能找到目的地。有时碰到了热心人，还亲自送你前往，那真会让你感慨不已。

我刚上小学时，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队娶亲的乐手，“咪哩吗啦”地十分动听，竟稀里糊涂跟着乐队走出很远。等到觉得道旁渐渐显出荒僻时，才发现已经到了陌生的镇郊，于是脑子里出现了祖母唬我的“拐子”（专门拐骗小孩的歹人），不由得害怕起来。我蜷缩在道旁等候了好久，才向一位模样慈祥的婆婆问道，最后，古道热肠的老婆婆送我进了镇，找到了回家的路。此事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它让我懂得了人性多善的道理，影响了我一生。

长大后，常去陌生的城市出差。每到一地，先买一张城市地图研习一遍，想去哪几个地方，如何转车如何走，心里有个谱然后按图索骥。但是，有时还难免有找不到的路，只能问道。尤其像上海那样的繁华都市里，有的路“弯里曲落”像迷宫，

夸大其词，说得花好稻好，一旦把东西买回家，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售后服务，动辄三年免费保修，有的甚至终身服务，但是出了问题后也许连厂家大门都找不到；某些部门的服务公约、公开承诺年年有新招，但痼疾难改，依然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更有甚者，假酒、假烟、假中药、假皮鞋、假名牌，“假冒伪劣”充斥于市场。一批随机应变的聪明人糟蹋了诚信，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有一段时间，社会缺乏监督机制，以至失信的人得不到惩罚，而守信的人反倒吃了亏，于是他们也渐渐地淡漠了诚信的意识，走向了反面。但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古人早就说过，如果没有诚信，那就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了。我们的社会在经历了缺乏诚信带来的惨痛教训后，终于把建立诚信放上了重要位置。

温州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想当年，温州纸皮鞋激怒了消费者，杭州武林门外的一把火烧毁了劣质的皮鞋，也警醒了温州的领导和个私企业老板，于是，“假冒伪劣”盛行的温州经历了痛苦的蜕变，走上“质量温州”、“诚信温州”之路，最终凤凰涅槃，重新赢得了市场和信誉。在今天的温州，质量与品牌已经成为企业家们追求的首选目标，“法派”、“奥康”、“红蜘蛛”，一个个名牌的创立让我们看到了诚信的希望。

诚信需要培育，那位扮士兵的孩子信守诺言的品质需要不断去强化，让我们都来为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作些努力吧。

问道

一个人生活在诺大的世界上，总要去一些陌生的地方走走，迷了路，免不了向人问道，经人指点后，总能找到目的地。有时碰到了热心人，还亲自送你前往，那真会让你感慨不已。

我刚上小学时，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队娶亲的乐手，“咪哩吗啦”地十分动听，竟稀里糊涂跟着乐队走出很远。等到觉得道旁渐渐显出荒僻时，才发现已经到了陌生的镇郊，于是脑子里出现了祖母唬我的“拐子”（专门拐骗小孩的歹人），不由得害怕起来。我蜷缩在道旁等候了好久，才向一位模样慈祥的婆婆问道，最后，古道热肠的老婆婆送我进了镇，找到了回家的路。此事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它让我懂得了人性多善的道理，影响了我一生。

长大后，常去陌生的城市出差。每到一地，先买一张城市地图研习一遍，想去哪几个地方，如何转车如何走，心里有个谱然后按图索骥。但是，有时还难免有找不到的路，只能问道。尤其像上海那样的繁华都市里，有的路“弯里曲落”像迷宫，

明明已到了它的近旁，还在瞎寻找。好在上海城里总有一些热情得让你不好意思的退休老头，有的臂上戴个红袖章，手里举面三角小旗，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有的端个小竹椅在人行道旁下棋、闲聊，偶然来个问道的，他们便争先恐后来为你指路，叫人直佩服上海的工人阶级觉悟就是高。

世界上总是好人多，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一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郊外，我们的司机因为路径不熟，找不到下榻的旅馆，无奈只能到路旁的一家小商店里问道。老板指着地图叽哩咕噜好一阵，见司机依旧茫然的样子，便骑上一辆摩托车亲自为我们引路，着实让我们感动了好一阵子。

虽然这几年也偶尔听说有些城市里出现问道收费的现象，还引来一阵“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议论，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毕竟互相帮助的居多。

人生的道路上其实也常常需要问道。学习碰到了困难，需要向同学、老师问道，工作遇到了麻烦，需要向领导和同事问道，生活中遭遇了坎坷，抑或跌了跟头，更需要向家人或朋友问道。人生之路总是曲曲折折，就像俗语所说的“不如意事常八九”。遭受挫折并不可怕，它就像高山上的小溪，只有经历过九曲十八弯的激流险滩的跌宕磨炼，才可能汇入大海。只要勤于问道，善于接受帮助和指点，总会找到通向人生目标的正道的。

古往今来，还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追求真理，探索规律，孜孜不倦地毕生问“道”不已。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悲愤的《天问》，谭嗣同慷慨就义时的仰天长笑，张志新

狱中的万言书，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当然，对于一介凡夫的芸芸众生，不必要求他们都具备这样的献身精神，但是勤于问道这一点却是不可或缺的。

怪圈

140

记不清在哪本书上读到作家贾平凹记录的一则见闻：在一个小山坡上，一名失学的男孩正在放羊，于是他与小孩之间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娃，干啥哩？”

“放羊哩。”

“放羊干啥哩？”

“挣钱哩。”

“挣钱干啥哩？”

“娶婆姨（陕西方言，指老婆）。”

“娶婆姨干啥哩？”

“生娃哩。”

“生娃干啥哩？”

“放羊哩。”

法国作家伯尔笔下也有个故事。老渔夫躺在海滩上，眯着双眼悠闲地晒太阳。一位年轻人上来搭讪：

“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不下海？”

“我只要能养活自己就行了，那么辛苦干什么？”

“鱼打多了，卖的钱也多了，将来可以买条大船，说不定还能组成一支船队呢。”

“那么发了财又能怎么样？”

“发了财，你就不用自己干了，可以悠闲地在海滩上晒晒太阳。”

“我现在不正在悠闲地晒太阳吗？”

近日我也听到一段传闻。某人辛辛苦苦地创办了一家企业，赚的钱也许一世也用不完。有人笑话他：

“你赚来的钱怎么花？”

“再投资扩大企业。”

“扩大又能怎么样？”

“赚更多的钱。”

“钱太多了有什么用？”

“可以办更大的企业。”

三个故事似乎都陷入了一个怪圈，但意义大不一样。没有文化的放羊娃，一生劳作的成果也许只是把放羊的活儿传到儿子手中；渔夫只求苟活性命，放弃了成就事业的机会。他们无论是作为或不作为，都因胸无志向而一事无成。而那位企业主的努力，可能会成就一番事业，他与前者的区别主要在“追求”二字，而“追求”正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良心”小议

142

常听人说：“做事情一要凭党性，二要凭良心。”党性，这里当然专指共产党员的党性，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也是衡量党员阶级觉悟的高低和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凭党性做事情，必然是对党的事业有忠心、雄心、责任心，对人民大众知心、贴心、关心，一切出于公心，少私心，无野心。这是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显然是一种很高的标准。那么“良心”呢？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良心”是个重要的命题。战国时儒家大师孟轲在《孟子·告子上》中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之语，他认为“人性本善”，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明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是心的本质，即天理，是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凡所谓善恶

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在西方，第一个提出“良心”概念的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他认为人与动物及一切偶像的区别，在于人有良心，并认为良心是一种羞耻之心，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判断能力。他说：“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而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则更把“良心与善”看作是个体道德的最高境界。

《辞海》上说：良心“古谓本然之善心，仁义之心……今谓存在于内心的是非善恶之认识。”仁义者，仁爱与正义；是非者，正确与错误；善恶者，美好与丑劣；均属道德评价的范畴，因此“良心”是促使人们自觉选择道德行为，纠正不道德动机，遵守道德规范的内心信念，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道德评价力量。这种内心信念以良心上的谴责和良心上的自我满足、自我安慰的形式来进行道德评价，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法庭。

良心与社会舆论是道德评价的两种形式，良心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社会舆论则是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它们虽然形式不同，但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力量，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都相当大，社会上的各式人等，无论处于哪一个层次和环境，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它们的制约。尤其是良心，由于它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内在的、自觉的评价，可以制止某些不道德行为于实施之前，也可使某些已经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因为良心上受到谴责而产生羞愧之心，从而影响其以后的行为。特别是在社会舆论难以发挥评价作用的场合，如个人单独行

动和别人无法干预的生活领域(如夫妻生活、恋爱生活等),良心评价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由此可见,良心以道德评价的力量,与法律相辅相成,已经起到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良心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集体的责任、义务关系的自我意识,在阶级出现以后,良心也就具有了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共产党人也讲良心,但讲的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良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应提倡的良心感。

来自张家界的启示

一千六百年前，那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写下了《桃花源记》，为我们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让厌倦了现实社会中俗事纷繁、尔虞我诈的人们对那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产生了无限的羡慕。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那个武陵渔夫所看到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人间仙境。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叫作张家界的地方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那里纯朴自然的民风与峰丛峡谷景观被认为正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几乎是一夜之间，游人纷纷涌向张家界，溢美之词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很快，联合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组织把包括张家界在内的武陵源风景区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

武陵源成了世界顶尖级的风景名胜，世界各国的游人纷至沓来，让张家界市的领导喜出望外。高兴之余，又为风景区旅

桃柳成荫拾锦塘，
波桥卧水亦生香，
蜀湖词客留芳蹟，
西夏軒中題景忙。

游接待能力的严重不足伤透了脑筋，措手不及之中，他们疏忽了风景区总体规划的要求，片面地鼓励当地老百姓和外来投资者在景区内建设宾馆、餐饮、娱乐等旅游设施，使接待能力迅速增强。但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正当上上下下为武陵源名声大振，旅游业蒸蒸日上而举杯庆贺时，联合国的遗产保护组织向武陵源亮出黄牌，对景区内失去控制并影响了景观质量的旅游设施建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来自联合国遗产保护组织的黄牌警告无疑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它比不得国内的某些无关痛痒的批评意见，捣不得浆糊，晃不得虚枪。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改正，也许会被从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除名，到那时，不光没了面子，甚至连里子都要撕破——一旦被除名，那么滚滚而来的旅游收入可能会一下跌入低谷，后果不堪设想。面对黄牌的张家界市政府果断地作出决定，从风景区中拆除十九万平方米严重影响景观的建筑，并请有关设计部门重新对风景区的总体规划进行修编，旨在建设一个重在保护自然遗产的优秀风景区，尽管此举将带来二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张家界的教训是深刻的。当前，全国各地申报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项目很多，但是各地申报的动机恐怕不少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增加旅游收入。其实旨在发展旅游的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应该摆正位置，保护遗产必须是第一位的。只有有效地保护好遗产，才能更长久地吸引游人来参观，才会有长期的经济效益，否则只顾眼前，竭泽而渔，眼前也许增加了一点收入，但一旦遗产受到影响乃至破坏，不光对子孙后代无

法交待，光是经济账也是算不过来的。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譬如前一时期不少专家和群众对某些水乡古镇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倾向表示了不安，对于具有遗产保护意义的景点的接待承受能力问题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再推而广之，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规划朝令夕改，或只图眼前利益，疏于长远考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应该从张家界黄牌中得到启示。把眼光放远些，保护好前人留下的遗产和风貌，再把它完整地留给后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47

枕柳成荫拾锦塘，
渡桥卧水亦生香。
西湖词客留芳迹，
西史轩中题景诗。

也说旅游

148

近些年来，旅游之风日盛。有关部门好像也发现了原来旅游还能刺激经济发展，于是开始大力鼓励老百姓自费出门游山玩水。每到“五一”、“十一”、春节长假将临之时，各种媒体纷纷推出黄金旅游线路，交通部门增加旅游专线班次，各地旅行社和重要旅游城市更是卯足了劲头拼命地宣传、推介，大家都想在这锅旅游大菜中分一杯羹。

旅游，自然人人都喜爱，可是在过去，游山玩水只是有闲的富人才能享受的雅事，普通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倒不是说老百姓没有资格旅游，而是因为一无钞票、二无时间，无缘分享旅游的快乐。那时候，小老百姓一天到晚为生计操劳，哪有心思游山玩水？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恩格尔系数高达六十、八十，挣的钱能填饱一家老小的肚皮已经不错了，生活帐上哪里有旅游开支的份儿。

近年中，不少地区步入了小康，老百姓开始滋长旅游的欲望。如今工薪阶层的旅游，多数还是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既

省钱,又省时,还免去了安排吃喝拉撒睡一千烦恼事儿。这样的旅游虽然省事,惜乎把主动权全盘交付给了导游,游人只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

导游带一个团队,就像放鸭人赶一群鸭子,一天几个景点,按部就班赶“场子”。导游小姐一手举着小旗,一手握个电喇叭,嘴里不停地喊:“跟上,跟上!”不像是游览,倒像是在竞走。到了一个景点,围成个圈,听导游小姐介绍些似曾相识的故事,然后开始拍照,然后再开始竞走,赶往下一个景点。

不少导游的业务知识也实在不敢恭维,肚里少了些墨水,只会背几句脚本,充其量只是学舌的鹦鹉。几年前在三峡线上,听一位从未读过《三国》的导游小姐介绍白帝城、张飞庙,在我忍不住指出了她的几处谬误后,她连连喊“老师包涵”,诉苦说因为下岗,只能到旅行社来混日子。她的日子倒是混过来了,但是游人的兴致全叫她混没了。

一些地方生财有道,真古迹之旁凭几段牵强附会的传说制造出一批假古董来,好像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叫游人难辨真假,当一回“二百五”,化一笔名冤枉钱;再在景点附近开一家珠宝店或者中药铺,请几位宝石鉴定“专家”、“老中医”殷勤地为游客介绍识别宝石的知识,为您望闻问切,然后请君入瓮,推销他的价格不菲的珠宝和名贵药材。你这里刚刚付完钱,也许他那里已经结出导游应得的回扣了。

凡此种种,似乎无一能免,为此,我倾心于独游,一个人去寻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情,去体味“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意境,去享受旅游的真趣。

关于女红

150

我曾问过好几个女孩，还学不学女红，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否定的，其中一位还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学这个？”想想也对，现在商店里什么没有，只要有钱都能买到，还学女红干吗？再说，现在的女孩子都是独生女儿，父母爱如掌上明珠，哪里舍得叫她做事。当然，现在的孩子其实也没闲着，从上小学起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书本和考试逼迫着在独木桥上行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就是真想学，也没有时间啊。

现在的女子会不会女红似乎已无所谓，从未见过征婚启示上对女红提过什么要求，可是放在过去，女红之于女子，干系可大着呢。女红，又称女功，是指旧时妇女所作纺绩、刺绣、缝纫等事。封建礼教认定妇女必须具有四种德行（所谓“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中就有“妇功”一条，“妇功谓丝枲”（郑玄语），即女红也。即使到了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人们还是普遍看重女子的“女红”水平。女孩子从小在母

亲的教育下学习刺绣、勾针、结毛衣、裁剪缝制衣裤，如果裁剪不行，那么至少也应学会踩缝纫机，打打补丁什么的。到女孩子长大找对象时，一手好的女红常常会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相亲时把自己制作的衣裙、饰物佩带上，无疑能抬高女孩的身价。这种现象在现在的部分农村，尤其在少数民族中还能经常看到。我们去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时，经常有当地的妇女拿着手工编织的头饰、腰带、衣裙、绣鞋、袜垫、手帕、挂毯、荷包等物来向你兜售。凭心而论，这些女红制品都非常的艳丽、漂亮，富于民族特色，招人喜爱。

说来也许可笑，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个男孩时，也曾悄悄地学过一些女红活，像结毛衣啊，托袜底啊，裁剪、缝纫啊，我都能试一试。那时因为家中没有姐妹，全家的一大堆家务活主要靠母亲操持，十分辛苦，加上自己对女红活也有一些好奇，于是在有意无意之中，我学了结毛衣，什么朝上、朝下、平针、元宝针、放针、收针都粗粗知道一些。母亲还教我补袜子。把破袜子套在竹、木制成的脚形托底板上，然后把零碎的布头剪成补丁缝到袜上；考究一点，干脆剪个袜底样托上。后来又为了谋生而学会了裁剪服装，什么中山装、学生装、春秋衫、衬衫都能对付，在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就靠这点手艺渡过了难关。有一段时间，常去服装厂领加工活拿回家做，或是开钮洞、钉扣子，或是缝裙子、绷下摆，一家人团团围聚，一边做活，一边说说笑笑。真所谓黄连树下操琴——苦中作乐，苦虽苦，倒也其乐融融。

这些年生活条件改善了，家中需做的女红活儿也越来越少

了：衣服等不到穿旧早已换代了，于是无需再打补丁；西服、羊毛衫之类衣裤都从商店买，也就不需要结毛衣、裁衣服了。时间一长，人也养懒了，每当妻子拿出绸布要我动手裁剪时，总有一番无名的烦恼，即使无奈做了，也是极不情愿。我的老妻却一直对女红情有独钟，时不时地把几件旧毛衣拆了织；织了拆。我劝她这样的劳作已经过时了，她的回答十分干脆：“我喜欢！”想想也是，妻子一生勤俭，又善作女红，也许她真有这样的情结亦未可知呢。

女人天性爱美，会一些女红自己装扮自己，除了美化之外，还能培养一种好性情，所以我想，女孩子还是应该学一点女红的。

绸乡老年“打工族”

提起“打工族”，人们想起的就是那些离乡别井、千里迢迢外出做工的劳动力大军，“打工”二字似乎已成为外来职工的专用名词。其实并不尽然，如今在绸乡盛泽就活跃着一群“打工”的退休老人。

对于退休老人打工，多数用工单位持欢迎的态度。一位丝绸厂的厂长说：“退休老人技术熟练，工作认真，他们织出的产品质量好。”这家厂在创业之初就是靠一批退休工人把关，把产品的牌子打响，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东方丝绸市场的老板们也都愿意请退休老人管理经营部，为的是可靠、放心。

退休老人加盟“打工族”确实有着不小的优势，除了较高的技术素质外，更让人器重的是对待工作的态度。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人身上有一股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要么不做，既然顶了岗，就得丁是丁，卯是卯，必须对得起所拿的那份报酬。这是一般青年职工难以比拟的。

其实，放弃退休后的闲适生活，忙于奔波的老人们，也各

枕柳成荫拾锦瑟，波桥卧水亦生香。
鹭湖词客留芳迹，西角轩中题景忙。

有其酸甜苦辣。

毋庸讳言，不少老人打工为的是改善生活条件，笔者接触过的打工老人中多一半声明是为了钱。如今的退休金虽然已不算少，平时生活已不成问题，但老人爱个热闹，一两个星期请儿孙们来家团聚一次，手头就难免有点紧巴巴了。趁着身子还硬朗，打工挣几个钱，化着也宽裕些。如果子女尚未结婚，那更成了老人的心病，打工积些钱，为的是补贴子女。当然也有少数老人真是度日维艰，迫于无奈才出门打工的。

154

还有不少老人，打工并不仅仅为了钱。已退休两年的吴大姐家里经济条件很优越，子女也都孝顺，让她在家享清福，每天在家做做饭看看电视，半个月下来就呆不住了，说：“一天到晚关在屋里，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如在厂里老姐妹们有说有笑，忙着也开心。”后来毕竟耐不住寂寞，经人介绍去一家企业当检验工。“倒不是为了钱，有活做心里充实些。”这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更有一些身怀绝技或精通业务的退休工程师、技师、会计、营销人员，成了各家厂商争相礼聘的热门人物。这些老人大多事业心强，重视自身的价值，只要自己的专长得以充分施展，在报酬上往往显得很大度。一位工程师，退休后被某公司聘为顾问，除了技术指导以外，他设计的新品种一个个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老人高兴地说：“老年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在这里我看到自己的成绩，证明我仍然是个有用的人，这最重要，至于钱，够花就行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更长了，现在是八十不稀奇，

七十多来西，六十小弟弟，健康老人加盟“打工族”势在必然，其中的利弊得失，矛盾和问题，值得我们去关心、研究和疏导解决。

微笑服务

156

如今的商家都极为讲究微笑服务，尤其是餐厅、宾馆等服务行业，服务人员从迎客、导引一直到送客，一律笑口常开，使顾客如沐春风，这的确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种新面貌。

笔者举双手赞成微笑服务，但也许是因为以前很长时间内购物屡遭“白眼”相待的缘故，不免存了“小人”之心去冷眼观察“微笑”服务，一看，果然颇看出些不尽人意之处。

一是笑容虽然可掬，服务技能却是平平。过去商业职工很注重专业服务技能，卖布的懂得简单的裁剪技术，会帮助顾客计算用布的数量，卖食品的会包扎各种样式的礼品盒和瓶瓶罐罐，而打算盘、朝天算几乎是每位店员的必修课，可是现在的不少年轻服务员似乎并不十分重视技能的训练，基本功夫尚欠火候。

二是笑不由衷，缺少真诚。微笑应该发自内心，服务员只有具备了敬业精神，真正把顾客看作“上帝”，脸上才会漾出发自内心的真诚笑容，而装出来的虚假微笑，很容易引起顾客

的反感。

三是笑里藏“刀”，伺机而“砍”。以微笑麻痹顾客的警惕心，在笑声里“斩”客，是最厉害的一招，这里，微笑成了手段，“斩”客才是目的，这恐怕属于商业道德的问题了。

商业、服务业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它包括树立正确的商业道德、改善服务态度和提高服务技能几个方面的内容。微笑服务只是改善服务态度的具体要求之一，希望服务人员在微笑的同时，全面提高服务质量，真正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

从“刮油族”看勤劳致富

158

姜堰市大冯乡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刮油族”，靠到大中城市的饭店、宾馆、食品加工厂刮阴沟浮油而发家致富，如今有二千余人常年在外，足迹遍布全国。起初，他们只是将刮出的动植物油卖给加工厂加工后再卖给化妆品厂、肥皂厂，后来自己办起简易炼油场，去掉浮油里的杂质、水份，制成半成品，直销化工厂，待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又办起了油脂加工厂。如今，废油资源的再生利用已成为大冯乡的支柱产业，这支“刮油”大军也出现了刮油、加工油、贩油的行业分工，同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人均年收入在三万元左右，多的达到七、八万元。

在阴沟里刮浮油，即脏，又累，在一些人眼里还是个低贱的行当，也没有多大的“油水”，因此很多人不屑一顾，然而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大冯乡，这支“刮油”大军却以自己的辛勤劳动闯出了一条致富的道路。同时，由于他们的工作，全国许多城市的饭店、食品厂减少了浮油淤积堵塞下水道的烦

恼，也减轻了水质的污染，为城市的环境卫生美容出了力，又开辟了废资源复用的新途径，真是件一举数得、利国利民的好事。

由此而想到，勤劳致富的途径何止千千万万，修旧利废致富的、开荒造林致富的、种植养殖致富的、装卸运输致富的，已有的例子极多，但不管走哪条路，共同的前提是勤劳。现在有些人的眼光仅盯住了经商，似乎只有经商才能轻松、潇洒地赚钱，其实是一种偏见，在我们这些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确实有一部分人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金，目前正通过资本或产品的经营继续积聚财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段艰苦创业的历程，今天的富裕也来之不易，至于个别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的，相信总有一天会受到应得的惩罚，须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当然，我们所说的勤劳，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更需要脑力的投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通过辛勤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谋取一定的报酬和利润，使自己逐步富裕起来，同时国家和事业也由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而日益强大和兴旺，这样的劳动致富最光荣，值得赞扬，值得提倡。

古人说，“一人之计在于勤”，勤劳是致富的前提，勤劳更是做人的根本，由于勤劳而实现的富裕，富得心安理得，富得心情舒畅，富得无后顾之忧。

愿人人都成为勤劳致富的人。

好你个二楞妈

160

近日，每天吃过晚饭就候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的6集连续剧《党员二楞妈》，就像在闷热的六月天里每晚冲个凉，觉得浑身的舒坦。

二楞妈只是北方农村黄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村长，是我们共和国的干部序列中还没排上号的最基层的芝麻官，然而，我们的老百姓正是从一个个的他（她）的身上来看共产党如何为人民办事的，来认识共产党员的形象的。

与其说二楞妈是个干部，还不如说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勤劳、朴实、能吃苦，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村民们的拥戴；她没啥文化、不善言辞、不懂“公关”，土里叭叽，不是人们常识中的那种当干部的材料，但她认“死理”，不信邪，认定共产党与咱庄户人在一边，认定当干部就得为村民办实事。为这，她谁也不怕，敢于冒冒失失地闯县委会议室，敢于与背景深广的林业局长顶着干，坐牢房不怕，请客送礼没辄，“软”、“硬”不吃，坚持原则，终于在县委书记

和宋乡长的支持下，要回了自己用心血和汗水浇灌成的那片林子，惩罚了为着一己私利砍伐林木的林业局长，做成了一般村干部、甚至乡长也没有做成的好事。

二楞妈可能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她凭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一个村干部的责任心在认真地工作。为着快开学的学生娃娃们还没一副课桌板凳，她一趟一趟地跑县上；当得知县里把她们村的“希望工程”款给了更贫穷的其它山村时，她通情达理地回村自己想办法解决，以至听了村民的意见，砍了几棵亲手栽下的树给娃娃们做课桌椅，差一点蹲了班房。当宋乡长受了暗箭的伤害而进了大牢，她愤怒地把林业局长掀翻在雨地里厮打成一对泥人，她要宋乡长挺直腰杆做人，并为解救宋乡长而上下奔走。也许二楞妈的某些做法不是很规范，但这种从善如流、疾恶如仇、宁折不弯的品质实在是难能可贵。古人说“无欲则刚”，正因为二楞妈的做事出于公心，出于党性，因此才能表现得如此的无所畏惧。

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的身边也许会有种种不平事，如果每个地方都有几个二楞妈这样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正气能不高扬吗？

看完电视剧，不由得暗暗叫一声：“好你个二楞妈。”

评弹的出路在哪里？

162

苏州的评弹是一朵曾经盛开于江南大地的艺术奇葩，尤其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五、六十年代，评弹界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在苏南、浙北和上海的广大城乡出现了“妇孺皆爱说噱唱，无处不闻琵琶声”的盛况。可是，今天的评弹艺术却跌入了低谷，令许多热心于评弹事业的人士只能发出无奈的哀叹。

毋庸讳言，评弹的不景气主要应从其艺术形式本身找原因。虽然说流行歌曲、电视等其它多种艺术形式对评弹的冲击、文革运动使评弹失去了整整一代听众等等，都是重要的原因，但这些毕竟都是外部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评弹这种艺术形式已很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工作、生活快节奏，如不加以改革，评弹将难以走出谷底。

苏州评弹曾以其说表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烘托环境气氛、营造戏剧性矛盾而在戏剧曲艺艺术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一些长篇评话、弹词书目中，常常把故事情节和不同人物的

心理活动铺排得淋漓尽致，让人叫绝，令一些颇有造诣的文学、教育工作者自叹不如。这也是相当多知识界人士爱好评弹艺术的重要因素。这样的艺术样式与几十年前那种比较安闲、稳定、缓慢的生活节奏相适应，因此赢得了广大的听众。可是，在现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剧烈、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今天，人们的心理处在适应性调整中，普遍出现一种浮躁的心态，同时也的确没有太充裕的时间，因此，许多听众已经没有耐心再去静听那些复杂、详尽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分析了，纷纷从听众族中撤退下来。笔者一生都是评弹艺术的爱好者和崇拜者，但现在也已失去了每天坐定下来欣赏长篇书目的兴致，就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随着听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评弹的艺术品位也亟待提高，原先剧本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和演出中的某些艺术手段也很有充实、提高的必要。

那么评弹的出路在哪里呢？我想起了已故老首长陈云同志对评弹界的题词：“出人、出书、走正路。”重振评弹事业，出路在改革。

首先必须要“出书”，要有一批内容健康向上，艺术水平上乘，行书节奏较快的好剧本。一方面要对传统书目进行整理、改编，在基本保持故事完整、主题鲜明、人物个性化的前提下，大刀阔斧地去冗削赘，缩小长篇书的篇幅；同时注意把已经得到听众认可的名篇、名段浓缩加工成精采的折子书或中篇书。这在过去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玄都求雨》、《花厅评理》、《老地保》、《三约牡丹亭》至今脍炙人口，是经过时间考验，千锤百炼，可以传世的好作品。另一方面，要努力创作

能切合社会现实、反映群众心声，并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新作品。以往的实践证明，听众并不排斥现代书，他们反感的只是教条、枯燥、公式化的说教作品，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冲山之围》、《林海雪原》等一批现代题材作品都曾获得听众的好评。当然，新作品也并非一定是现代题材，如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引起轰动一样，能唤起听众共鸣的传统题材新作也必定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任何一个剧种的振兴都需要一批技艺精湛的演员，评弹也不例外，因此，“出人”是评弹能否走出低谷的关键。想当初，正是由于蒋月泉、严雪亭、张鑑庭、周云端、朱雪琴、徐丽仙等一大批名演员群英荟萃，才造就了评弹事业的欣欣向荣。如今不少名演员相继谢世，而青年一辈尚未能挑起大梁，这也是当前评弹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出人”，主要是出新人。首先必须有一批立志献身评弹事业的青年演员，舍得化力气、化时间，一面刻苦学习，提高艺术素养和演出技巧，一面坚持下基层书场，耐得寂寞，耐得艰苦，在实践中锤炼。同时，老艺人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青年演员上，使自己的一身绝技后继有人；而各级领导更应具有卓识远见，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为新人的涌现铺路搭台，创造条件。当前评弹书场的锐减就是个急待扭转的不良趋势。

当前评弹界在艺术创新上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评歌、书戏、小组唱、引进其它剧种唱腔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为什么很难得到听众的认可呢？笔者认为，评弹必须姓“评”，评弹的改革不能游离评弹的基本特征去另搞一套，否则就不是“走

正路”。评弹以一、二、三人开讲或弹唱的形式，一人多角、不用（或少用）道具、动作抽象化、程式化等特点正是其所以能在戏曲艺术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舍此则是另一种艺术形式了。现在要做的主要是使它的内容更精炼些，节奏更快些，唱腔更优美些，技巧更精湛些，传播手段更丰富些（如电视书场、唱盘、录像片、广播等）。

以上是一个醉心于评弹艺术的老听众的一番肺腑之言，希冀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评弹事业的振兴，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出一把力。

笔者坚信，苏州评弹是有希望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积淀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扎根于江南人民的心中。

与岷江同行

从九寨沟去黄龙，一路上山道弯弯如九曲盘肠，公路贴着山体或左或右忽上忽下，常常走不了一、二十米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虽然公路修得十分平整，沿悬崖一侧的防护设施也为乘车人增添了安全感，但还是让走惯了江南平原沃野坦途的我们着实胆颤心惊了一阵。

这里是川北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岷山山脉横亘千里，一座座山峰，一条条峡谷把这片贫瘠而美丽的土地分成无数的小块，千百年来坚持在这里与大自然抗争的藏羌人民，就靠着这条

曲曲弯弯的漫漫山道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今天,当九寨沟与黄龙以它们惊人的美丽引来无数观光客的时候,公路两侧的雪峰峡谷、高山草原以及奔突的溪流、成群的野牦牛、奇特的藏羌村寨和民俗,都无意中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其中最令我感慨不已的便是与我们一路同行的千里岷江。

岷江发源于岷山山脉,位于九一黄公路一侧,海拔3690米的弓杠岭便是岷江的东源头。从弓杠岭向南,岷江水始终伴随着我们一路穿山越岭,经松潘,过茂县,逾汶川,直达不朽的都江堰。

168

当岷江从弓杠岭出发的时候,只是一条细小的溪流,它像一个略带野性的藏羌小姑娘,吹着口哨,踩着舞步,在我们的身边或前或后地笑着、跳着、喧闹着,为寂寞的荒山僻岭增添了无限生机。听着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小溪在峡谷中盘旋而下的身形,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万里长江浩浩荡荡的魁伟体魄——一条小溪是如何汇成大江大河的?多少年来一直盘桓在我心底的这个亘古命题又突兀在我的面前,于是枯燥乏味的旅途顿时变得情趣盎然起来。

岷江走过的第一个站点叫川主寺,它是岷江上游一个颇具魅力的山区小镇。略显开阔的地形使这里成为山区少见的繁华地,公路两旁密集的店铺和悠长的叫卖,让久行于山岭间的我们精神为之一振。朋友告诉我,从建国前开始,这里就盛产黄金,当地的居民尽管身上的衣衫并不鲜亮,但一张开口,也许便露出满口金牙。透过车窗,远远望见一台台采集沙金的简易设备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河床内,印证着这片土地上不同寻常的富庶。为了运送黄金,民国时期曾在附近建过一个简易的军用机场,在它荒废

了多年之后,现在又把它改建成一个主要用于旅游的九黄机场,据说今年国庆节便可通航。届时,来九寨沟、黄龙的旅游客可以免去长时间的旅途劳顿,不过,他们也就无法体验与岷江一路同行的快乐了。

岷江的西源头出自郎架岭,两水在川主寺相会。由于地势平坦,岷江在这里显得特别的温和可亲,河面也宽阔了许多。可是,这位才平静了一会儿的岷江姑娘,刚刚离开川主寺又萌故态,以更快的速度,挟两源之水,一头撞入更深的峡谷,向下游的松潘古城奔去。

松潘是川北地区的著名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初设卫,清时设厅,管辖着黑水、红原、马尔康、若尔盖等辽阔的藏、羌边地。历代官家都把松潘的防务视作军国大事,在此建起坚固的城墙。当我们的车循着岷江水从古城脚下擦肩而过时,尽管只是短短的一刹那,但是,那古朴、浑厚的城楼已经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松潘一带,到处都能看到头带白色圆帽的回民,据说他们就是当年建城、守城的甘肃回族工匠和士兵的后裔。如今,他们早已融入当地的汉藏羌民之中,成为和睦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支。

岷江走到这里时,湍急的水流已经显示出汹涌的气势。由于松潘一带多地震,随处可见两岸挟江耸立的陡壁上山体滑坡、巨石与泥沙滚滚而下的痕迹,叫人不由得毛骨悚然。不少地方,滚落的巨石把江水挤压成窄窄的一束,但是,倔强的岷江水百折不挠,坚定地向前猛冲。一次次地撞击,激起无数的白色浪花,敲击出撕心裂肺的呐喊声,这一切,组合成一幅壮烈的大自然搏斗的场景,

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力量,也给人以启示。

车过镇江关不久,来到一个叫作叠溪海的地方。从未见过大海的当地老乡,喜欢把高山湖泊比作是大海的儿子,于是在川北群山间常常能赫然听到海的名字。叠溪海是个镶嵌在崇山峻岭中的美丽而幽静的海子,奔腾不息的岷江水到了这里,似乎也受到了感染,蓦然变得温顺起来。但是谁能想到,在这貌似平静的海底,却深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人间悲剧。1933年的一天,一场大地震突然降临,刹那间天崩地裂,一万多名羌族同胞连同他们美丽的村寨,一起陷入大地的裂隙间,滚滚的岷江水很快注满了山谷,形成了今天这个饱含泪水的海子。七十年过去了,羌族同胞心头的悲痛依然难以抹去,直到今天,羌人还是拒绝食用海子里的鱼类,也许在他们的心里,这些湖鱼身上寄托着葬身水底的亲人们的灵魂。

经过了数百里的长途跋涉,岷江一路吸纳着无数溪流的补充,渐渐地变得丰盈起来,但是,直到远道而来的黑水河匆匆赶到飞虹桥下与它会合时,岷江才刚刚有了些大江的外貌。江面渐渐地加宽,江水却依然波浪滚滚,丰富的水资源为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类提供了无尽的能量,于是,沿着岷江,一个个建设中的梯级水电站开始拔地而起,展示了“西部大开发”的巍峨雄姿。

此时,暮色四合,奔波了一天的我们,带着仆仆风尘驶入茂县,暂作休整;次日清晨又早早地出发,迎着朝霞,伴着涛声,沿岷江南去。

到达汶川后,又有一条名叫杂谷脑河的大溪注入了岷江。这时候的岷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野姑娘了,它如一位叱咤风云、指

挥着千军万马的百万雄师的统帅，大将军八面威风，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养育它的阿坝自治州，进入了都江堰市的境内。此时，岷江终于冲出峡谷，江面已经拓宽至200余米，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江。

一个人大凡有了实力，都难免会不自觉地显示些以势凌人的威风，大江大河也是如此。岷江到了这里，气势已成，于是常常颐指气使，发些威风，让中下游的两岸吃些泛滥成灾的苦头。到了公元前256年，一位名叫李冰的蜀郡太守来到这里，以其非凡的睿智与毅力，带领百姓建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分出一半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在造就了天府之国两千年丰衣足食的同时，也免除了岷江中下游两岸百姓的水害之苦。从此，不朽的都江堰成了万世称颂的黎民福祉。当我们第二天驱车来到下游的乐山大佛脚下，看到青衣江和大渡河水汇入平静的岷江时，心中不由得默默地念叨起都江堰的丰功伟绩来。

从弓杠岭到乐山，千里岷江一路展示了它变幻莫测的神秘姿色，孤陋寡闻的我也第一次完整地观察到了一条小溪汇成大江河的不凡历程。对我而言，这样的体验简直妙不可言，虽然偶尔得之，却定会终生不忘。同行诸君，个个同声赞叹，于是戏借李太白的《朝发白帝城》凑成一绝，以壮此行。诗曰：

朝发茂县彩云间，
千里岷江一日还；
一路涛声吼不住，
轻车已过万重山。

咆哮的黄河

172

我乘车从黄陵出发，顺着黄土高原上曲曲弯弯的山道颠簸了二百多公里，为的是看一眼我心中的那条咆哮的黄河。

还在学生时代，我就认识了黄河。那条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之气，成为中国人心中崇高的华夏象征，在那“风在吼，马在叫”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黄河的咆哮更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后的吼声”。黄河在我心中永远是那样的神圣。

然而，我曾见到的黄河并非我心中的模样。

我坐火车从兰州黄河大桥上驶过，透过车窗看到的是一条清澈而平静的黄河；我站在小浪底水库下游的黄河岸边眺望，大坝闸门下喷涌而出的水柱直冲霄汉，非常的壮观，但是，那只是黄河被人为压抑后发出的呼唤；我从位于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黄河桥上走过，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近于干涸的宽阔河床，黄河水像一条窄窄的小溪缓缓流向大海，那景象很让人感到失望。我心中的那条神圣的黄河在哪里呢？

朋友告诉我，咆哮的黄河在壶口，在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于是便有了此行。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奔波，车子钻进了一条河谷。两边是高耸的塬上群山，狭长的河谷内到处是巨大的褐色岩石和黄沙。朋友指着河谷中央的一条深沟说：“那就是黄河。”

我们纷纷下车来到黄河边，惊呆了：一条看样子不过十来米宽的深沟直直的伸向远方，深沟的底部，混浊的黄河水不起一个浪花，但貌似平静的水面上布满了漩涡，无声无息地向下游急急奔去。朋友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十里龙槽”。从壶口怒吼而下的黄河水，亿万年来昼夜不息地冲击着狭窄的石谷，硬是在岩石间切割出一条十里长的深沟，人们称它是“十里龙槽”。朋友说：“别看河床表面上貌不惊人，这河水底下足足有几十米深。”巨大的水流在沟底奔流，而只以沉稳的外貌示人，这就是黄河的胸襟。

沿着“十里龙槽”向壶口走去，渐渐地，一阵阵闷雷般的声音从远处滚来，远远的，如烟的水雾弥漫在黄河的上空。我知道，壶口到了。

壶口瀑布位于黄河河套东侧的秦晋峡谷之中，河东是山西的吉县，河西是陕西宜川县壶口乡，它是我国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瀑布的第二大瀑布。壶口的两侧是对峙而立的苍山，万里黄河至此，河床的宽度突然从300多米收缩为50多米，浩浩荡荡的黄河水骤然收成一束，从30多米高的悬崖上咆哮着飞流直下，跌入深潭后冲向“十里龙槽”，其状就如一把硕大无比的茶壶的壶口，“壶口瀑布”就此得名。

站在壶口瀑布一侧的岩石上，眼前的黄河水就如一头发了疯的猛兽，嘶鸣着，狂奔着，勇敢地扑下悬崖，义无反顾，势不可挡。滔天的黄河水奔腾怒啸，山鸣谷应，声震四方，奔冲而下的浊水腾起了百丈水雾，如谷底升起的滚滚浓烟，飘飘洒洒，散开在半空中。

我们在水雾中沿着石壁上开凿的石阶小心翼翼地下到谷底的深潭旁。仰望瀑布，黄河水犹如从天而降，震耳欲聋的水流冲撞声如千军万马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啊，这才是咆哮的黄河，这才是我心中永远的神圣。站在瀑布前，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激动，张开双臂，唱出了“怒吼吧，黄河！”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壶口。当我回首最后一望之时，突然心里一动：黄河的一河千面，不正是我们民族的个性吗？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所指，可以俯首甘为孺子之牛，而面对入侵的敌人，就只能是壶口瀑布的咆哮。黄河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猛洞河

七月，正是暑热难耐的日子，我却带着正在暑期中的小孙子飞往湘西，去寻觅向往已久的边城风情。

到达张家界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坐火车首先来到了有“天下第一漂”之称的猛洞河。这是湘西的一条美丽的小溪，湍急的水流清澈见底，两岸的青山隔溪相望，满山绿树葱茏，时而可闻知了们“嘶啦——嘶啦——”的应答之声。这在湘西也许并不稀罕，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商事繁阜的沿海地区游人来说，无疑如投入久违了的大自然怀抱之中，喜悦之情早已敞露无遗，一个个开怀大笑，天真得像孩子一般。

在漂流码头上，游人们先用塑料薄膜制做的雨衣雨裤将自己武装起来，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半张脸，然后足蹬草鞋，登上充了气的橡皮漂流筏子。皮筏的外形像两个并列着的翘首的导弹，游客们均匀地跨坐在弹筒上，两手紧紧抓住坐位前的带子，俨然是一个个骑马持缰的勇士。

站立于筏尾的船夫，用手中的竹篙轻轻一点，皮筏便离开

了码头，顺着溪流向下游漂浮而去。猛洞河的水真清啊，水下的卵石、水草一目了然，软软的水波如一匹平滑透明的丝绸，美得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抚摸一番。清凉的溪水沁人心脾，一会儿，便把炎夏的酷热驱赶得无影无踪。忽然，溪流的前方出现一个坎儿，皮筏擦着沙沙作响的水底卵石向前，筏头向下一沉，冲下坎儿，激起了大片的水花扑上筏身，冷不丁地钻进漂流人的雨衣领口，送你一个透心凉。半是惊吓，半是兴奋的人们不由得“呀！呀！”地一阵尖叫，一下子把兴致推向高潮。

176 这时，后面的一只筏子追上了我们。我刚刚伸手想打个招呼，谁知对方却毫不客气地挥动手中的水瓢，舀起溪水向我们泼来，于是，一场水战开始了。双方调动所有可用的器物作武器，以溪水为弹药展开猛烈的攻击。在这场有攻无防的混战中，直打得一个个浑身湿透如落汤鸡时，才嘻嘻哈哈地讲和停战。

冲过无数个激流险滩，皮筏儿行进到一个很大的瀑布前。只见左岸的陡壁上，一条凌空飞泻的瀑布像一位孟浪的将军直扑猛洞河的中流，在游人的头顶化作一场倾盆大雨，无情地浇灌下来。筏上惊恐的人们一个个缩头俯身、闭目屏气，单凭身上的雨衣聊作抵御，待筏子从瀑布下冲出时，漂流客们早成了一个水人儿，狼狈不堪。

溪水时而急急地奔冲，时而缓缓地漫流，载着无数的漂流筏滑过一个个险滩和深潭，穿过一阵阵瀑布雨，在一十八里的猛洞河漂流线上撒落下一路欢笑声。一路之上最让人叫绝的无疑是足蹬筏尾、英姿勃勃的船夫了。一根细长的竹篙在他的

手中，简直就像长了眼睛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戳，导引着筏子左转右拐，避开迎面扑来的巨石，灵巧地顺流飞驰。在两个多小时的漂流过程中，尽管皮筏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颠簸不已，但是船夫的两条腿如生了根一般，钉在筏上纹丝不动，真是身手不凡。

而在我的心里，还有一个人也让我佩服，那就是我的小孙子。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居然和大人一样，稳坐筏上随波逐流，虽腾挪俯仰却全无半点怯意，让我深感意外。下得筏来，还抛出一句警句：“有惊无险的猛洞河漂流！”看来小孙子真的长大了。

古镇王村

178

说到王村，也许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只要提起芙蓉镇，那么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自从八十年代谢晋导演在王村拍摄了那部著名的故事片《芙蓉镇》以后，这个位于湘西深山间名不见经传的千年古镇，连同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一起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那高高低低的石板街，古朴秀雅的吊脚楼，别具风味的米豆腐，引来了天南海北的万千观光客，给穷乡僻壤的古老王村送来一股清新的风。聪明的王村人突然明白了，原来一部电影能给他们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于是王村人顺手拈来“芙蓉镇”三字作号召，古镇王村顷刻间成了旅游热线。

当我坐着船儿沿猛洞河驶向王村时，脑子里浮现出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刘晓庆扮演的米豆腐“西施”胡玉音、姜文扮演的知识分子老“右”、徐松子扮演的假正经的工作组长……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历史画面激动着我，带着我的心飞进了“芙蓉镇”——王村。

离舟登岸，我踏上了王村的石板小街，但是导游好像有意吊我们的胃口，刚走了几步便带着我们拐进了停车场，说是先去漂流，中午再回王村游览，惹得我心里痒痒的。

中午，我们在王村的一家叫作“人民公社”的饭店里用餐，品尝了湖南的特产腊肉和名闻遐迩的“刘晓庆米豆腐”。自从电影《芙蓉镇》出了名后，王村的米豆腐摊上都挂出了“刘晓庆米豆腐”的招牌，即使今天刘晓庆锒铛入了狱，此招依然不改。不过说实话，在《芙蓉镇》里，刘晓庆确有不俗的表现，多少年了，当年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可辨。也许连她自己也未曾想到，当年的一部电影居然能为王村带来如此好的前景。

徜徉在王村街头，我就像走上一条回忆之路：这里是姜文踩着舞步扫街的石板路，那里是刘晓庆设摊卖米豆腐的门前空地；小街尽头一个小小的牌坊，小街两侧两排矮矮的木屋，都是似曾相识的旧貌；而江边的吊脚楼则展示着幻觉里的湘西小镇特有的风情……这一切就像是一个梦，一个关于芙蓉镇的梦，一个久久萦绕在心头的湘西的梦。当这梦中的景物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时，它虽然是那样的普通、陈旧、灰暗甚至有点破败不堪的样子，但是在我眼中却是那样可亲、可爱、可触、可摸，都像是可以与之促膝谈心的久违了的旧友。

就这样走走、停停、看看、想想，很快就走完了那条石板小街，来到了镇郊。不知为什么，《芙蓉镇》里的一个镜头突然冒出来：“文革”结束了，在镇外的渡船上，刚平反的老“右”又遇到了进省城高就的工作组长。尽管可爱的“左”派先生们做了那么多对不起群众的蠢事、丑事，但似乎只要作一

个“深刻”的检查，便可以很快过关，依然舒舒服服地当他（她）们的高官，漂漂亮亮地唱几声高调。想起这些，真有些不寒而栗。善良的人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忘掉过去呢？

走进边城

枕柳成荫拾锦塘，波桥卧水亦生香。蓝湖词客留芳迹，西色轩中起异光。

从吉首向南行52公里，便是近年中声名鹊起的凤凰古城。一个人口不足30万的边地小县，仅在清末后的百年之中便造就了民国总理熊希龄、文坛巨匠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等举世闻名的一代精英，难怪人们在啧啧称奇的同时，纷纷亲临边城作一番历史与文化的考察，希望能从这里的青山绿水之间、漫漫岁月之中探寻到个中的奥秘。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长卷，你便会发现这里本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宋时设五寨司，清初设凤凰营，后又改凤凰厅、凤凰县，而在凤凰城以西三十公里一个叫黄丝桥的地方，则早在唐代武则天垂拱年间就建土城，置渭阳县，成为湘西的一个重镇。

凤凰本是汉、苗、土家杂居之地，为了防备驽悍的苗民，历代的官家始终在此设重兵，筑城堡，视作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此番凤凰之行的第一站便是黄丝桥古城堡。

黄丝桥古城位于湘黔两省的边境，是一个面积仅2.9万平

方米的石头城堡。现存的城墙是崇尚“高筑墙”政策的明代帝王时期留下的杰作，它虽然高不足6米，宽不能纵马，但如今依然基本完好，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石头城堡，弥足珍贵。离古城不远有个小镇，名字十分古怪，叫阿拉营。“阿拉”本是满洲语，可见这里曾经是清初满洲铁骑驻防的要地。想当初，大将福康安率精兵西剿，曾在这里横刀勒马，威震边关；而横贯湘黔边关的“苗疆边墙”，更以其傲视群山的雄伟气势矗立于凤凰城外，逶迤数百里，成为与北疆的万里长城遥相对峙的中国南方长城。

站在长城的炮台之上远望关外的连绵山峰，心里总有一个疑窦难以解开：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以其远见卓识促成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团结，筑起了心中的长城，以至有清一代始终未有大规模修缮长城之举，为史家所赞赏。何以在苗疆边地的湘黔群山之中偏偏有这样一座长城？是强弩之末鞭长莫及，还是边民驽悍不服制约？

我们的汽车经过阿拉营时，恰逢当地五日一期的赶集之日。穿镇而过的公路两侧摆满了各式商贩的小摊，农具、耕牛、粮食、蔬果、日用百货、绸缎布匹、家用电器、文具用品，各类商品拥挤在这临时的市场内，把公路塞得水泄不通。车子像蜗牛似地一寸一寸蠕动，车内的我们也正好趁便把边民们的日常生计作一番仔细的观察。路旁裹着包头布的苗家妇女，背着背篓的汉族姑娘，叼着烟竿的土家汉子，虽然看上去都还算不上富庶，但从他们平和的表情里依稀可以看出，他们都安心于这种平平常常的生活。人们常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

足的良民，只要有一份口粮，有一份平安，就很少有人会轻易去破坏安定的局面。所以，城堡和兵刃决不是治国的根本。

二

凤凰古城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崛起，不能不归功于沈从文先生和他的《边城》。

1988年5月10日，堪称世界文学巨匠的沈从文先生在北京逝世。1992年清明节，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安葬于凤凰的听涛山，实现了他“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的夙愿。此后，一批又一批沈先生的崇拜者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凤凰，瞻仰先生的故居，上听涛山看望先生。

当然，更多的人来凤凰是为了看看美丽的“边城”，看看“边城”外那条美丽的小溪，看看小溪上牵渡船的那位美丽的姑娘翠翠，看看“边城”地方美丽而有点神秘的乡间风情。《边城》是沈先生三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写了一个关于翠翠的美丽故事。读过《边城》的人，似乎很少有不被它的美打动的，人们都觉得小说里的边城就是凤凰，小溪就是傍城而过的沱江，而凤凰的姑娘一定都和翠翠一样漂亮。

踏着石板小路，我们走进凤凰古城内中营街10号的沈从文故居。这是沈从文的那位当过贵州提督的爷爷建造的一座典型的湘西四合古院，1902年12月28日，沈先生就诞生在院内的一间普普通通的小屋里，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

年时期。因为家道中落，仅仅上过小学的沈从文，十五岁便离开家乡，从此沦落天涯。他在湘西的土著部队当过兵，但在四处飘零的行伍生活里却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目睹了火热的生活与战争，得到了历练，同时也萌生了创作的欲望。

1922年，二十岁的青年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心中怀着信仰和希望，怀里揣着七元六毛钱，开始了他从文的生涯。以他的天才与勤奋，当年的小学生不可思议地成为了讲师、主编和大学教授，他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蜚声文坛，先后被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被誉为世界乡土文学之父。在功成名就的同时，沈先生还以其天才和执着的精神赢得了江南才女张兆和的芳心，成了我们苏州的乘龙快婿。

五十年代以后的沈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他的文学创作，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很快地又在文物研究上卓然而成大家，出版了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一批文物论著。

徘徊在布满先生足迹的房廊间，抚摸着先生用过的书桌、座椅，凝神着先生各个时期出版的著作，心中升腾起由衷的敬仰之情。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从行伍士兵到一代文豪，这里面凝聚了先生的好学、多思、勤笔、执着与坚毅。一个具有了这么多优秀品质的人怎么会不成功呢？

三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动情地

说：“凤凰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

凤凰城的美丽，首先美在她的小巧与玲珑。据史料记载，建于康熙54年（1715年）的古城，周长才2公里多，这在中国的城市家族里，实在只能算个不起眼的小不点儿。我在城墙的顶上信步漫游，不足4米宽的城墙像是条小小的巷道。一边是面向城外的女儿墙，另一边的几步开外地方是一排古式古香的二层楼房，而它的屋檐却压过城头的高度。小城内到处是窄窄的石板街，低矮的老屋，一副楚楚动人的娇小模样。站在城外的凤凰桥上眺望，偎依在葱茏群山脚下的袖珍小城凤凰，就像一颗镶嵌在翠屏山上的五色宝石，美得让人动心。

凤凰城的美丽，还美在她的古朴与端庄。在沱江边的古街上，一间间不加修饰的店铺门脸外挑出的土布店招迎风摆动，一下把我的思绪拉向百年前，仿佛漫步在明清代古街上，晃悠悠，好不自在。在熊希龄故居，在沈从文故居，在杨家祠堂，看到的都是朴实无华的清水砖墙，在烟薰雨淋中渐渐发黑的木板门壁。在简简陋陋的大拙里，我品出了大雅，闻到了书香。

凤凰城的美丽，更美在她枕着的那条清丽的沱江。如水晶一般剔透的沱江水，从湘西的深山里匆匆地一路奔来，到了凤凰城下，也许它累了，乏了，突然放慢了脚步，轻轻地踮着脚尖，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她像一个含情脉脉的山乡村姑，一步三回首，舍不得从凤凰城下离去。

我们在北门楼下的码头，跳上了一条柳叶小舟，顺着沱江悠悠地向虹桥淌去。江水碧绿碧绿的，绿得叫人心颤，浅浅的

河底，一丛丛细长的水草摇摇摆摆，一伸手就能抓住。小船的前方，便是著名的虹桥。三个拱型的桥孔，如三个敞开的古老城门，迎候着我们。更有意思的是虹桥的桥面，两侧是二层的楼房店铺，中间是路，简直就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虹桥的桥堍，沿着沱江一字排开的是一溜高高的吊脚楼，面江挑出的水阁，一根根细长的“吊脚”木桩就像一群鹭鸶伸出的长腿，风姿绰约。

凤凰城的美丽，最美还在凤凰的人。在沈从文故居，讲解的小姐柔声细语的，耐心地解答着我们的询问；卖姜糖的老汉朴朴实实的，做生意就像在和朋友交换着一件礼品；街头的孩子认认真真的，热情地给我们指点路径。在我们沱江泛舟的途中，虹桥的桥孔下有两位漂亮的苗家姑娘站立船头，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迎宾的山歌。那婉转的歌声顺着沱江水一路飘去，飘进了游人的心窝……

终于到了向凤凰城告别的时候，我真有点依依不舍。回首再看一眼渐渐远去的边城凤凰，你留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起了几天前报纸上读到的一首小诗：

湘西的小城凤凰

成为一个背影留在我的背囊

水的背影是情

山的背影是梦……

走马观花访五台

乙亥仲秋，余应邀访五台山。时近国庆节，秋风送爽，枫叶正红，乃旅游之佳期，遂欣然前往，忙里偷闲，作五台山一日之游。

五台山，位于山西忻州五台县境内，因诸峰顶平坦如台，有东南西北中五台，故名。最高海拔3058米，为华北第一峰，气候凉爽，风景宜人，乃避暑胜地。五台山为中国佛教圣地，文殊菩萨传教说法之道场，居四大名山之首，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齐名。五台山上寺院众多，据云全盛时有三百余处，山西魏国祚君1956年调查时尚存青庙99处，黄庙25处，共124寺，虽经十年浩劫破坏严重，现仍开放46寺，可算中国之最也。

9月28日中午抵五台山腹地台怀镇，餐后先游万佛阁。据说万佛阁内之文殊殿原供三寸小佛万尊，故有此名，惜皆在文革十年中被毁；又有五龙王殿，内供龙王五爷，故民间俗称万佛阁为五爷庙。传说中之龙王五爷乃文殊之化身，专为人间消

灾，有求必应，至今仍香火颇盛。五龙王殿对面有一戏台，为五台山仅有，传说五爷好看戏，故每年旧历六月信徒请名角在此为五爷唱一个月大戏，观者如潮。院内尚有五台山各寺免粮碑，明万历年所立，可一观。

五台山佛寺有两类：一为汉民尊崇之青庙，一为满、蒙、藏民崇奉之黄庙，即喇嘛庙。“菩萨顶”三字为满语意译，意为文殊菩萨居于灵鹫峰顶，此寺为五台山黄庙之领袖寺。上菩萨顶须经 108 级陡峭石阶。佛家云人生有 108 种烦恼，而台阶即解脱烦恼之“法门”，踏上一级台阶，意即跨入一个法门，解脱一种烦恼；朝拜者跨过 108 级台阶，即把人间一切烦恼踩于脚下，超然而极乐矣。此说虽不可信，然为登山者解乏则甚妙，余等汗流浹背登上山顶，皆喜形于色，欣欣然也。台阶之上有高大木牌楼一座，上书“灵峰胜境”四字，彩绘龙凤，精雕细刻，巍峨壮观，造型极美，为五台山牌楼之冠。过天王殿，入大雄宝殿，见正中如来三佛前尚有三尊小佛，为藏传佛教集大成者宗喀巴大师像。殿内十余喇嘛朗朗诵经，所念经文皆藏文。西侧禅院内有乾隆帝御笔汉白玉碑，高逾三米，四面刻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雕刻颇精良。大雄宝殿后为文殊殿，红墙黄琉璃瓦，富丽堂皇，为佛寺中所罕见，因此寺曾为清帝行宫，故有此饰。文殊殿俗称滴水殿，据云早年殿簷中部终年滴水不止，殿前石阶现尚可见无数蜂窝状小坑，乃滴水穿石，后经翻修，已不复滴水，其中奥妙众说纷纭，留下疑问供观光者遐想。殿内供文殊真容，寺僧云唐贞观年间僧人法云得见文殊菩萨显圣展示真容，即着名塑工安生按真容塑成此像，故文殊

殿又称为真容院。殿后院内有大铜锅三只，直径二米，深一米二，为寺中煮“腊八粥”用，世所罕见。菩萨顶为千年古刹，留下无数传说，令人神往，其中尤以鲁智深故事最为今人所津津乐道。《水浒》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在此削发为僧，法号智深，但其生性刚烈，难守寂寞，终因醉打山门，大闹僧堂，为佛门所难容，最后打发到东京看守相国寺菜园，引出野猪林、逼上梁山一段故事来。

菩萨顶下有罗睺寺，亦为黄庙。佛主释迦牟尼出家前生一子名罗睺罗，后随释氏出家，为十大弟子之一，寺以罗睺名，意即佛普渡众生之地。寺内天王殿之韦驮像双手合十，金刚杵臂间平放，意即本寺为十方庙，接待十方云游僧食宿参禅，为五台山独一家。佛寺分十方庙与子孙庙，子孙庙之方丈只能由本寺僧人继承，而十方庙较为民主，可由各方僧人中择贤继承。此寺香火极盛，尤为蒙人信徒所尊崇，究其因，皆为“开花现佛”所吸引：后殿内有巨型木制八瓣莲花，下设机关，左右旋转，花瓣即开合，展开时可见花中坐四佛面朝四方，称“开花现佛”，设计颇精巧。

出罗睺寺无多路，即五台山青庙之领袖寺显通寺。显通寺为五台山最古最大之寺院，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占地4.37万平方米，现尚有房400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苍松古柏郁郁青青，殿宇高大雄伟，错落有致。大雄宝殿内三尊主佛，中为释迦牟尼佛，东座消灾延寿药师佛，西座阿弥陀佛，两侧十八罗汉相侍，后有文殊、观音、普贤三菩萨。佛家等级森严，佛祖以下曰菩萨，曰罗汉，曰僧人，

曰居士，如人间相仿。第四进殿字名无量殿，取佛法无量之意；而民间则称无椽殿，此殿深七间宽四间，然无一椽一柱，以砖砌拱圈支撑屋顶，坚固无比，四百年来基本无损。后又有铜殿一座，阳光下熠熠生辉，殿高8.3米，宽4.7米，深4.5米，铸造精巧，殿身饰花卉人物、飞禽走兽，堪称绝观。据传，明万历年间，有一万名僧人，向一万户人家化缘，得铜十万斤，铸造成此殿，殿内壁铸小佛一万尊，中供高约一米之文殊铜佛像，内有一僧坐佛前诵经供奉。余等观之，皆惊叹不已。

190 显通寺侧为大塔院寺，寺中大白塔高56.3米，雄奇高大冠于五台山，惜乎正在修葺之中，为脚手架缠身，只可略窥其形。此时暮色渐浓，双腿亦略觉沉重，遂返回宾馆歇息。

翌日早餐，宾馆特为余等安排素斋。临时餐厅内“佛”字素嶂高悬，佛乐悠扬，普化寺住持率四僧为余等诵经降福，而后进餐，一切按佛家程式进行。餐厅内气氛肃穆、庄重，就餐者正襟危坐，轻声啜饮，别具一番情趣。

上午游黛螺顶。先乘缆车抵山顶，登高远眺，台怀镇一览无遗，四周翠峰耸立，古刹丛林隐约其间，景色佳绝。黛螺峰又名青峰，因形似大螺得名。山顶之五方文殊殿最为闻名，传说五台山五个台顶各有文殊菩萨，分别名聪明文殊、狮子吼文殊、智慧文殊、无垢文殊、孺童文殊，清代乾隆帝朝五台山，欲拜五方文殊，又欲免受登五台顶之艰辛，遂令建五方文殊殿于黛螺顶。佛家称上黛螺顶朝文殊为小朝台，而上五个台顶朝文殊为大朝台。黛螺峰麓至峰顶另有石阶路，共1080级，名大智路，乃台湾高雄宏法寺住持开证法师募款50万元人民币

所建。八十年代，开证法师率台湾僧众56人登黛螺顶朝圣，下山时因山道崎岖摔倒受伤，遂发宏愿募款修路，方便朝佛、游览人等登山。1991年大智路建成，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亲题路名，并立碑记事。路长508米，宽2.2米，青石铺就，可谓功德无量矣。余等自石阶路步行而下，至山麓个个腿软身乏，疲惫不堪矣。

略歇片刻，又至龙泉寺，寺因近有龙泉得名，传说系北宋杨家将之家庙。山门前亦有108级石阶，登上石阶为一平台，台中一座汉白玉牌坊，中高旁低，雕工十分精巧，为五台山珍品。此坊建于二十年代，共耗银36400两，由一百余名石工耗时六年刻成。寺内有一石塔，名普济塔。传说清末民初，五台山名僧普济和尚化缘若干欲建寺院，后得知东北受灾，遂舍银赈灾。普济于民国六年圆寂，东北民众为纪念普济之功德，捐资建此墓塔。因普济自称弥勒佛转世，故墓塔四面刻少、青、中、老四尊弥勒佛，另刻小弥勒佛108尊，雕刻精良超群。塔后殿内陈普济生前照片及画像各一，圆头胖脸，双耳硕大，果有三分弥勒之形。奇哉。

至此，游程告一段落。此番初访五台山，前后仅一日，登三山，游七寺，只是走马观花而已，然景色之胜，寺院之众已令余惊羨不已。它日若得暇，定当再访五台山，尽收山林野趣、寺庙佛缘之妙，不亦乐乎！

九华山道上

192

号称“莲花佛国”的九华山，以地藏道场、佛教圣地而著称于世，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同时它又以灵秀神奇、瑰丽多姿的山光水色扬名，境内奇峰峭石、岭影云光伴着飞瀑流泉、松涛竹韵，展示出迷人的景色，赢得“东南第一山”的美誉。古往今来，多少善男信女来此顶礼膜拜，又有多少文人骚客为它流连忘返，留下了无数的名人遗踪、诗文佳话供后人观赏和传唱。

我们慕名而来，怀着虔诚的感情瞻仰了位于摩空岭峰巅的百岁宫“应身菩萨”肉身。虽然一行六人都不是佛家的信徒，但是，对于这位为信仰而潜心修行百年，并以26年全部心血去完成抄写“血经”宏愿的无瑕和尚，我们的敬意确乎发自内心。我们的信念也许与佛家普渡众生的主旨不尽一致，但是要关心人、帮助人，帮危救困的爱心应该还是相通的。

天台峰是九华山礼佛的终点，也是登山游览的极顶，是香客与游人必到的地方。在通往天台山顶的崎岖山道上，络绎不绝的

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挑夫了，他们的挑子里装着沉甸甸的建筑材料，往山顶上送，因为山顶正在修复一座颓败的寺院。

忽然，山道旁一位瘦弱的女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女孩大概十二、三岁的模样，身旁倚着一副小小的挑子，两头各是一小袋黄沙，分明是一名小挑夫。刚刚接受过爱心教化的我们顿生怜悯之意，立即围了上去。小女孩自述家住山里，因为交不起学费未能上学，只好跟着大人出来挣些学费。我们一行中的两位女士一听就来了火气：“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干得了这种活，你家的大人还像话吗？”不由分说，就从衣兜里向外掏钱。很快，我们凑了二百来元钱塞到了女孩手中，让她赶快回家上学去。望着女孩因感动而湿润的眼睛，我们的心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欣然，随即回身，步履轻快地向山顶走去。

在“一览众山小”的天台正顶，我们悠闲地盘桓了半日。此时，云雾从眼前飘散，群山在脚下逶迤，心底只觉得格外的欢畅，一半是为四周入眼的美景，一半是为刚才得意的举措。

一直到意兴阑珊，我们才匆匆下山。蓦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内——是她？刚才那个可怜的女孩，仍倚在挑子旁讲述着她的不幸。看到我们，女孩涨红了脸低下头去，我真想上前去诉说她一顿，但嘴巴张了两张终于没说出声。

孩子啊，原来你的挑子是用作道具来换取同情心的？你知道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吗？因为你的行为，一些人也许就此收起了怜悯心，世上会增添多少冷漠的眼光啊。虽然我们不会因此而丧失爱心，但也许从此会多加些审视的谨慎。这是我在九华山道上接受到的另一种教育。

坐轿的“理论”

194

到了庐山，三叠泉是非看不可的。三叠泉其实不是泉，而是瀑布。庐山上有许多瀑布，虽然名气最大的要数李白咏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黄崖瀑布，但最美、最奇的却是三叠泉。由于三叠泉所在的深山峡谷崖陡路险，古时又虎豹出没，人迹罕至，所以直到南宋时它才被人发现。我想，如果三叠泉早些为李白所知，那么他的《望庐山瀑布》诗也许就不是这样写了。

即使到了现在，想看三叠泉依然得化一番功夫。那一天，我们顺着青莲谷内陡峭的山道一路向谷底行进，为的是下到三叠泉底找一个最佳的仰视角一睹瀑布的丰采。山道依偎着小溪曲曲弯弯，越近谷底路越陡，到最后差不多全是60度的陡坡。我们紧记着“走路不看景”的前人教诲，也顾不得峡谷间的不尽美景，只管盯着脚下的石阶，战战兢兢，步步为营，到得谷底，早已是一身臭汗，两腿发软。

世上的事常常是这样，无限风光在险峰，只有付出了艰

辛，才能获取丰厚的回报。眼前的三叠泉确乎美不胜收。瀑布从高山间飞泻而下，先后跌落在断崖的三级阶梯上，形成了瀑分三叠的奇观：第一叠如云如烟，如水帘垂挂；第二叠如玉如珠，如碎冰迸飞；第三叠如雪，如雾，如玉龙探潭。如此佳景奇观也不枉我们奔波一场。

休息片刻之后，我们按原路返回。险峻的山道就像一架笔直的天梯竖在我们的头顶，叫人见了心寒。我有些犹豫，但还是咬咬牙，迈开了双腿。这时，早就在一旁察言观色的抬山轿的轿夫盯上了我们：“先生，坐轿子吧。”“不坐，不坐！”虽然脚下已有些踉跄，但我嘴上还挺硬，可是才上了几十级，我已经气喘吁吁，腿有些不听使唤了。这时，更多的轿夫围上来发起了攻势：“前边还有1800级陡坡石阶，远着呢！”1800级的陡坡很快瓦解了我们的意志，一阵软磨硬泡之后，一个个半推半就被“抢”上了山轿。

所谓山轿，其实只是光秃秃两根竹竿中间绑上一只竹椅，山里人叫作滑竿。坐在颤颤悠悠的山轿里，看着轿夫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向上移动，心里很不是滋味，总觉得在这样险峻的山道上让人抬着，有些不道德。也许是轿夫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开始给我灌输坐轿的“理论”：“你们坐轿子是照应了我们的生意，让我们挣了钱。家里人还靠这养活呢？”他告诉我，山上的一百多名轿夫都来自山下的海会镇，他们从小在山里转悠，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山里没什么赚钱的活计，于是镇里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为老弱游客抬轿。每年春夏初秋旅游旺季的五个月里，一般每人可挣3万元，刨去给景区管理局和镇里

枕柳成荫拾锦塘，波桥卧水亦生香，碧湖词有留新韵，山色年年入画堂。

上交的2千多元，收入也不算低了。在当地农村，抬轿也算是个好行当了，许多人争着想做，还受到名额限制呢。按他的说法，“如果大家都不坐轿子，我们挣不到钱，那才惨呢。”尽管心中多少还有些不自在，但不得不承认，他的一通坐轿经济学“理论”，还是简明而在理的。

揣着这一番“理论”下山，我想了很久。

团泊洼的“秋天”

近日赴天津考察一个工业项目，顺道去了一趟团泊洼。

团泊洼是缺水的华北平原上少见的一片湖水。1975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在团泊洼边的一个“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写下一首流传颇广的诗《团泊洼的秋天》，于是我和许多爱好文学的读者一起认识了这个团泊洼。但是，更多的人认识团泊洼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那里崛起的一颗曾经十分耀眼的新星大邱庄。

大邱庄本是个十分贫瘠的村落，以至落得个“有女不嫁大邱庄”的名声。改革开放初，不甘贫穷的大邱庄人奋起与命运抗争，硬是在偏僻之乡营造起一座繁荣的工业城，成为名扬天下的“华夏第一村”。大邱庄的崛起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各种媒体的记者纷纷来此采粉酿蜜，一时间，大邱庄成了报刊荧屏中的热门话题。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参观团纷拥而至，又带动了村里的“三产”，于是有了灯红酒绿的香港街，有了显赫的豪华车队，有了团泊洼边风光旖旎的度假村和别墅群。几乎是

一夜之间，世界认识了大邱庄，也认识了团泊洼。

说到大邱庄，就不能不说到禹作敏这位大邱庄的当家人。数年前，在汹涌的参观潮的裹挟下，我曾访问了奇迹般的大邱庄，听到过无数关于禹作敏的故事。尽管舆论对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老人有过种种评价悬殊的传闻，但毕竟是他带领大邱庄人走出贫穷，创下了几十亿的家当，在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城。虽然他因为知识上的局限和人格上的缺陷，导致违法滋事，身陷囹圄，但人们依然有理由钦佩他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如今，禹作敏的影子已渐渐远去，那么大邱庄怎么样了呢？

汽车在平野上疾行，扬起淡淡的尘土。虽已进入初春，但依然寒气袭人，公路两侧广阔的农田里春意悄无声息，疏疏朗朗的几行乔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曳，远处缺少绿意的村落与干旱的土地融成了大片的灰黄，给人的感觉却如肃杀的深秋一般。公路修得很好，却少有路标，引路的司机不得不屡屡停车问道，才拐入了大邱庄。

我们在镇里转了一个大圈。宽阔的马路上很少见到往日里繁忙的运输车辆，大邱庄四大集团总部的大楼依然气派，但似乎少了些生气，那条曾经十分繁华的香港街，也已门庭冷落，行人稀少。我们徘徊再三，才在一家餐厅前停车吃饭。老板告诉我们，如今大邱庄的企业大多不景气，也没人来参观了，因此生意很不好做，话语中很有些失落与伤感。没想到一个曾经如日中天的大邱庄，竟如此快地步入了萧索的晚秋。它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个企业、一个村乃至一个乡镇，其经济发展的快慢和兴衰，无不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素质所制约。大邱庄今日之走下坡，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企业的成功与否过分地依赖于某个能人是十分危险的。过去曾有人把乡镇企业的成功归结为“能人经济”现象。确实，当年正是依靠了一批农村的能人把乡镇企业轰轰烈烈地推到了时代的前列，但是，如果企业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去增强其整体素质，而一味地依赖能人的所谓“能量”，那么它迟早会在竞争中摔跤。今日的大邱庄也许就是又一个例证。

位于团泊洼湖边的度假村冷冷清清，寂寞地陪伴着一洼半枯的湖水，只有刻在墙头的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依然那么让人动情：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
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
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团泊洼眼下虽然有些憔悴，但随着春夏雨季的到来，它会很快地丰腴；相信大邱庄也一定会很快走出晚秋的萧索，迎来新的辉煌。

尚湖春色

200

清明前夕，我因事赴常熟练塘镇，晚上歇憩于尚湖度假村。

尚湖，是江南著名的游览胜迹，背靠十里虞山，面对万顷沃野，绿水泛涟漪，幽林棲鸣禽，曲径草深，柳暗花明，为历代文人骚客所称道。湖以兴周八百年的太公姜尚为名，《孟子》上记载“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传说姜尚曾避居于虞山石屋，常在山下湖中垂钓，韬光养晦。如此算来，堪称是三千年的古迹了。

翌晨，莺声啾啾将我从梦中唤醒。我赶紧打开窗户，扑入眼帘的是迎面的一排排垂柳，柳叶初绽，一片新绿，柳丝修长，柔姿窈窕，一阵暖风吹过，柳枝随风起舞，如卷起一阵绿浪。哦，好一幅柳浪闻莺图！欣喜中，我快步冲出居室，融入一片春色之中。

匆匆早餐后，我们驱车至尚湖之滨。站在湖堤上极目远眺，虞山延绵十里，郁郁青青，山脊略平，如一头伏卧湖畔畅

饮清波的巨牛。此时湖中晨霭未散，薄雾轻流，更添朦胧之美，湖面水波不兴，平静如镜，水色清澈，一碧千顷，鱼戏于水草之间，优哉游哉。湖畔，不知名的花草散发出阵阵幽香，沁人心脾；四周静静的，似可听到草木拔节的声音，远处林中不时传来鸟雀问答的鸣叫声，更显出环境的宁静、安谧，真可谓“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啊。游人置身于其间，如心底淌过一脉清泉，把胸中脏腑洗涤得一尘不染，心灵不啻是得到了一次净化。

我们顺着湖堤漫步，沿途到处有桃红柳绿、珍禽异草点缀其间，美则美矣，然而似乎稍多人工斧凿的痕迹，未免失之粗陋。我询问了东道主，方知尚湖在文革期间曾因为围湖造田而失去了往日的风流，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五年，尚湖放水还湖，才重新成为游览胜地。十多年里旧景尽毁，现在正在修复中。今天的尚湖虽然湖面较前为小，但整个风景区作了整体规划，湖中新建了多个人工小岛和各种游乐设施，湖畔新辟的度假区内，一个个风格独特、设施完善的度假村正在建设之中，不久，一个集访古探胜、风光游览、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尚湖风景区将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的又一个旅游热点。

孤山寻梦

202

又去了一回西湖。这是从绍兴返回途中的一次短暂的停留，如电视剧中的一段悠扬的插曲，如宴席间的一道可口的点心，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会儿，但了却了心中一段不尽的思念。

二十年前，我是西子湖畔的常客。龙井问茶，灵隐访僧，苏堤上看桃红柳绿，断桥边觅鸟语花香，晨雾中登初阳台观日出，暮霭里沿南山路听虫鸣，哪一处不留下我踟躅徘徊、寻寻觅觅的重重足迹？其间最令我神往的是独占西湖佳绝的孤山。我常常独自一人面对“西湖天下景”久久不忍离去，那副“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的妙联，多少年来深深烙在我的心底，成为我游历天下胜景时常常不自觉地拿来作为参照的一段标尺。然而近年中我却与她久违了，虽曾许多次从她身边擦肩而过，竟无暇与她照个面，问候一声。叫我怎能不想她？

美丽的孤山虽然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但二十年的岁月毕竟给她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不知道轻纱背后的孤山苍老

了？还是更美了？孤山成了一个寄托着我无限思念的梦。

几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近了孤山。我深怕二十年的风霜雨雪消蚀了她秀美的容颜，更怕经济大潮的滚滚红尘为她改穿了时装。啊，看见了：依然是林木葱郁、亭台错落，依然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依然是天然的悬崖峭壁、巧夺天工的假山叠石，一切是那样的熟悉，一如旧日的模样。孤山就像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坦露胸怀迎候我的造访。

203

枕榭成荫拾锦塘，流桥卧水亦生香，鹭湖词客留芳瑞，西良轩中题景忙。

站在孤山之巅，眺望眼前浩渺的千顷湖水，阳光下万片锦鳞闪烁，西子湖依然水光潋滟、柔情万种；俯瞰山麓间殿宇重重，依稀是文澜阁的重檐飞椽、钩栏望柱。三老石室内，重新拜读了古意森然的东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六一泉边，又忆起了这位欧阳老夫子名传千古的《醉翁亭记》。就这样，沿着上上下下曲贡弯弯的山间小径，行行复行行，我寻觅着梦境中的旧物，也找回了二十年前旧时的心情。

忽然，我想起了“梅妻鹤子”的林和靖。这位长年在孤山结庐隐居的北宋诗人，终身不任，孤高清贫，专拣这片清静雅洁之地，吟诗作画，植梅养鹤，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绝唱和梅为妻、鹤为子的美谈。传说这位林逋先生死后葬于孤山，他养的那只鹤也在墓前哀哀悲鸣泣血而亡，感人至深。至元代，杭州士人在林和靖放鹤之处建了一座放鹤亭，从此成为历朝文人墨客题咏唱和之所。

顺着孤山北麓的曲径逶迤而下，我终于在湖畔空旷处找到了思慕已久的放鹤亭。亭中立着一幅人称“四绝”的《舞鹤赋》刻石。此赋为南朝刘宋时大文学家鲍照所作，碑文是清圣祖康

熙帝临摹明代董其昌书法的手迹，字体飘逸挥洒，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再由名家刻石，故而称之“四绝”。放鹤亭左右山坡间有梅林一片，伸向西泠桥边，遥想瑞雪初霁之际，这里寒梅怒放，清香四溢，又是何等的雅趣啊！

沉思中，忽闻同车人呼归之声连连，只得与孤山依依惜别。此次孤山之行行色匆匆，仓促之间虽然来不及细细品味，但已然撩去她脸上的轻纱，了却多年来的相思。孤山依然是我梦中的孤山，我已经满足了。

南浔藏书楼

每次去南浔，总要到嘉业堂藏书楼走走看看。

藏书楼座落于南浔西南隅的鹁鸪溪畔，与小莲庄相邻。我第一次走近它还在30年前，那时它还是浙江省图书馆的一部分，没有对外开放。因为久慕藏书楼之名，我通过熟人设法疏通了管理此楼的一位老先生，才得以入内参观。

这是一幢回廊式两进两层的走马楼，中间一个石板大天井，四周的两进两厢楼上楼下的书橱、书架上堆满了藏书和木刻印板。据说这里藏书最丰时达60万卷，计17万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藏有全国各州、郡、府、县、镇志1200余种、33380卷，这在私家藏书楼中实属凤毛麟角。1949年解放大军挥师南下时，周恩来曾命陈毅将军重点保护此楼，另外，当年曾引起中印边界分歧的那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就是因为在这嘉业堂的珍藏典籍中找到有力证据才得以否定。这些都使嘉业堂藏书楼的声名倍增。

站在藏书楼前，我想起了那位斥巨资广搜古籍善本并刻版印书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924年前后，正是军阀混战、民

生凋敝的年代，当大多数人“苟且性命于乱世”之时，他却建造嘉业堂藏书楼去保护那些散落于民间的古籍书稿。刘氏虽然是南浔巨富，然而要以个人的力量作此文化大工程，其艰巨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其间尚有极大的风险。就在这南浔镇上曾发生过清代第一桩文字大狱——庄廷铨明史案。这位倒霉的庄先生从邻人手中购得一点明史的未刊稿，招集学人编辑《明史辑略》。只因书中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南明年号，并有“夷寇”等字样，被人告发而酿成大狱。庄廷铨被剖棺戮尸，庄氏家人和为书写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的人，以及地方官员分别被处以极刑或流放盛京（今辽宁沈阳）予被甲人为奴，死者七十二人，充军者百余人，惨不忍睹。前车之鉴尚在眼前，但刘承干又开始刻书、印书、送书，而且刻印的不少还是清朝的禁书。

中国自秦始皇焚书坑儒起，哪朝哪代没有因言致祸、因文致狱的大案，到了明清两代，文字之狱更是严酷十倍。在这一脉相承的封建专制政权下，文字始终被束缚、抑制在允许的范围内，纵然如汉武帝、清康熙帝这样的所谓英武明君，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一样的神经兮兮、十分敏感，纵然如汉代的司马迁、北宋的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宗，也都难免受文字之累。然而中华文脉的风骨却代代不绝，嘉业堂藏书楼又让人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骨气。为此，我对嘉业堂藏书楼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游园

生在江南真是好福气。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苏州就离老家不远，那里的碧山秀水、古城僻巷、佛塔古刹、园林小筑无一不是人世间的精华。尤其那堪称甲天下的苏州园林，简直每一处都那么精巧雅致、玲珑剔透，令人叹为观之，且各有各的特色，随便挑出一个来都可以算得是海内翘楚。我与苏州园林天生有缘，二十多年前，几乎每个月都会去转一两个园子，几年下来，每个园林都游了好多遍，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百看不厌，乐此不疲。如今虽然上苏州的机会少了，但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些老朋友，只要稍有闲暇，便会抽空去看看它们。

初识苏州园林还在四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年轻，偶尔从父兄那里听到“苏州园林甲天下”的赞誉后，便萌生了对苏州园林的向往，于是我找来一大堆介绍苏州园林的书籍和画册，先作“纸上游”。从那里走进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环秀山庄，品味到远香堂夏日赏荷的雅趣，秋夜里卧听雨打芭蕉的幽

情：从那里读懂了“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深意，拜识了五百名贤祠内诸位先贤的高风。当我终于踏进苏州的一个个园林时，它们早已成了我的老相识了。

那时候，多数人尚未萌生旅游的念头，逛园林只是出差时附带的余兴活动。虽然各家园林的门票非常便宜，多数只是三分钱，就是留园、拙政园这样的名园也只需五分钱，但是游人还是不多，进得园中尽可以款款而行，去细细品味苏州园林特有的那种移步换景的精致的美丽。

苏州的园林骨子里都是文人园，园林的布局，厅堂亭轩廊榭的设置，一草一木的点缀。无不体现了文人骚客们的审美情趣，有着很高的文化品位，因此，游览苏州园林一定要有充裕的时间和恬淡的心境，只有在静心的观赏中才能品出其中的书卷味来。有一回，我独自一人在拙政园内欣赏长廊上的各色花窗时，结识了一位杭州的退休教授。老先生游遍了名山大川和南北各式园林，唯独对苏州的园林情有独钟。在他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地的见闻，其中记述最多的便是苏州园林中的内容。他说，杭州的园林虽然也颇有名，然而它们缺少苏州的那股雅味，相比之下文野立见。单说铺地，在杭州常常是水泥的地面，讲究一点也无非石块满铺而已，但是在苏州园林里决看不到粗俗的水泥地。匠人拾来看似无用的卵石、碎瓷、断瓦，在泥地上镶嵌出精致的图案，或“五福捧寿”，或“平升三级”，一个个喜庆吉祥，构思精巧。这样的铺地还有一个好处，渗水特别快，不用愁雨后积水。这种体会，只有在细心的观察下才能获得。

有一段时间我常去苏州，每次办完公事，都会抽半天时间找一处园林随便转转，身边揣一册笔记、小品文之类的闲书，有兴时随意翻翻，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这样的氛围里，身上会不知不觉地薰蒸出一些雅味来，于文化修养的提升无疑大为有益。

而今旅游之风盛行，苏州的各家园林无不人满为患，昔日供人们探幽觅趣的精巧小园内人头攒动，游人只能在人流的裹胁下机械地向前移动，哪里还有游园的情趣，于是，吾辈只得远远地避开，转而从《苏园六记》中寻觅它往日的风情。

老军垦

210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我与盛泽镇上的二百多名知识青年一起，打起背包，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子，跋涉万里来到新疆路途最远、经济最落后、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和田地区，开始了垦荒造田的漫长岁月。

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分布着一线散开的许多个农场。这里边有军垦农场，有知青农场和地方农场，还有少量的劳改农场，一个农场就是一片绿洲，它们就象一串撒落在戈壁滩上的珍珠，为“死亡之海”带来一片生机。其中规模最大，资格最老的是番号叫作四十七团的军垦农场。

四十七团的前身便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把“处处是荒滩，没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解放战争中，这支已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的主力部队，跟着“胡子将军”王震从酒泉步行进入新疆，随后又从阿克苏徒步

穿越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用十八天时间，奔袭一千多公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胜利解放了南疆重镇和田。

建国之初，党中央让王震将军把他的部队带进北京担任中央机关的卫戍任务，但是这位善打硬仗的将军却主动请战，把他的部队撒向了新疆的各地。不久，沿着千里戈壁的四周和数千公里的国境线冒出了一百多个肩负屯垦戍边艰巨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于是，在和田西北方一个叫墨玉的小县城外的大戈壁中，英雄十五团的士兵成了四十七团农场军垦战士。他们挥起了砍土镩，开荒造田，修渠引水，植树造林。在这片万古荒原上，他们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一干就是五十年，“献出了青春献终身，献出了终身献子孙”，为边疆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在新疆的那段日子里，四十七团就是一面旗帜，虽然我从未去过四十七团农场，但他们的事迹时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在我返回故乡后不久，我们的农场曾一度划归四十七团麾下，直到知青们一批批离开农场后，才又交还了地方。

两年前的，我在家乡接待了一位原四十七团的首长，听到一段感人的故事。许许多多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在戈壁滩上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有的甚至没有走出过大沙漠。在兵团成立四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团里安排几十位从未去过新疆首府的老军垦到乌鲁木齐玩了几天。看到城市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他们十分的激动，以为这几天的经历已经是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生活了，表示这辈子已非常满意。他

们说，比起长眠在沙丘下的战友来，我们是幸福的。多好的老军垦啊，他们的故事使我感动不已，他们甘于寂寞、安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令我汗颜。我真诚地寄去一份遥远的祝福，祝他们晚年幸福。

跋

我的第三本散文集《锦塘步月》终于付梓了。

两年前，当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出版时，我曾在文友的一次聚会上夸下口：争取三年出版三本散文集。其实当时心中并无太大的把握，所以这样说，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压力罢了。

作为一名业余的作者，想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白天忙于工作，几乎不可能有时间写东西，只有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才能静下心来，理一理思路，伏案笔耕。可以说，我的绝大部分短文都是在晚间十点以后写就的，几年来，这已成了我写作的一种习惯。

人是有惰性的，我也不例外。有时工作一忙，或者烦心事缠身，会觉得脑子里空空的，便自己原谅了自己：歇一歇吧，日子还长着哩！于是一歇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把写作计划拖了下来。幸好我还是个爱面子的人，既然已经在朋友面前吹了

牛，那么就应该言而有信，哪怕质量差一些，也必须先把三本书的目标实现了再说。

为了赶任务，近两个月中几乎回绝了所有的应酬，每晚潜心在灯下疾书，紧赶慢赶，终于把文章赶了出来。这大概就是当初自加压力的作用了，否则，业余作者总是能找到少动笔的理由的。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故乡情结很浓的人。对于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故乡的水土，我都有了一份深深的恋情。在我的作品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写故乡的人、事、物，写亲情、友情、故乡情的，因此，每次给自己的散文结集时，总会不由自主地给它安上个与故乡相关的书名。

我的故乡盛泽虽然只是一个乡镇，却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数百年来，盛泽以她的“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扬名于世，被人誉为“绸乡”、“绸都”，近年来更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我深爱着我的故乡，并为她感到自豪。我愿意为宣传我的故乡尽自己的一份力。

谨将这本不成熟的小集子《锦塘步月》献给我亲爱的故乡。

沈莹宝

2003年8月30日